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命运之门

姚虹／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命 运 之 门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姚 虹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命运之门

POSTERN OF FATE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姚　虹
责任编辑：李佩衡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205 千字
印　　张：9.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06-5/I·1040
定　　价：20.50 元

引 言

大马士革城有四扇大门……
命运之门，毁灭之门，灾难之洞，恐怖之塞……
不要穿越其下，啊，商队啊，也别唱着歌穿越。
你是否听见
鸟群死亡的沉寂中，还有鸟鸣般的声音？

摘自詹姆斯·埃尔罗伊·弗莱克《大马士革之门》

目 录

第　一　部



第一章 关 于 书

“书!”图彭丝说。

她说出这个字时,很有点发脾气的样子。

“你说什么?”汤米说。

图彭丝望着在房间那头的汤米。

“我说:‘书!’”她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托玛斯·贝雷斯福特说。

图彭丝面前有三个大箱子,每个箱子里都已抽出各种不同的书。可是,箱子里大部分仍然装满了书。

“真叫人不敢相信。”图彭丝说。

“你是说书占了很大地方?”

“是的。”

“你是想把它们全都摆在书架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图彭丝说,“真烦人。一个人竟

然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唉！"她叹了口气。

"噢，"她的丈夫说，"我觉得这根本不像你的个性。你最烦人的地方从来都是你太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的意思是，"图彭丝说，"我们终于到这里来了，有点老了，越来越——算了，还是面对它吧——肯定患了风湿病，尤其是挺直身子的时候。唉，挺直身子把书放上书架，从架上取下东西，弯腰在最底层的书架找东西，然后发觉再站起来就有点困难了。"

"是啊，是啊，"汤米说，"这说明我们的身体都不行了。你想说的就是这些吧？"

"不，不是。我想说的是，我真高兴能买个新家，并在我们想住进去的地方找到了我们一直梦想的房子——当然要稍加修整。"

"打通两个房间，"汤米说，"添个你所说的阳台，你的建筑师所说的客房。不过，我倒宁愿把它叫作凉廊。"

"那一定好极了。"图彭丝肯定地说。

"当你完工时，我一定会说真没想到！对吧？"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说的是，当你看见它完工时，你一定会很满意地说，真没想到我竟然有这样一个心灵手巧、聪明而又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妻子。"

"好吧，"汤米说，"我一定会记住我该说的话。"

"不需要记住，"图彭丝说，"你会冲口而出的。"

"那跟书有什么关系呢？"汤米说。

"噢，我们搬来的时候只带了两三箱书。我是说我们把那些不太喜欢的书给卖掉了。带来的只是一些实在舍不得

丢掉的书。当然，还有那些你叫什么来着——我这会儿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就是卖房子给我们的人——他们不想带走的一大堆东西，就说，如果我们愿意出个价，就全部留下来，包括在内。我们就来看了看那些东西——"

"我们已经买了一些了。"汤米说。

"嗯，似乎不像他们所预期的那么多。有些家具和装饰品太可怕了。好啦，幸好我们没有留下那些东西。不过，我来时看到了很多书——有些是少儿读物，放在起居室——有好几本是我以前喜欢读的书，现在仍然搁在那里。其中有一两本我特别喜欢。于是我想我要拥有这些书，那可真是一件美事。哦，是《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的故事》，"她说，"我记得我十一岁时曾经读过那本书，是安德鲁·朗写的。"

"告诉我，图彭丝，你那么聪明，十一岁时就能看书啦？"

"是的，"图彭丝说，"我五岁时就开始看书了。在我小的时候，谁都能看书。甚至不知道没人教就不能看书。我是说，有人大声读故事给你听，你要是特别喜欢，就记住那本书放在书架的什么地方，你又可以随时取出来自己悄悄看。这样即使没有人费神地教拼字法或别的什么，你也会发觉自己已经会看书了。后来就不大好了。"她说，"因为我从来就不太会拼写。我四岁的时候，如果有人教我拼写法，我会觉得那太好了。当然，我父亲的确教过我做加减法和乘法，他说乘法表是你一生中能学到的最有用的东西，我也学会了除法。"

"你爸爸一定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我并不认为他特别聪明，"图彭丝说，"但他就是非常

非常好。”

“我们是不是离题太远了！”

“是啊，”图彭丝说，“好吧，我说过，我想再看一遍《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它是在一本关于动物的故事书里，我想，是由安德鲁·朗写的——啊，我好喜欢它。还有一本伊顿公学学生所写的《我在伊顿公学的一天》。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看那本书，但我确实看过。那是我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此外还有一些取材自古典作品的故事，和莫尔斯沃思夫人所写的《布谷鸟自鸣钟》、《四季风农场》——”

“好啦，行了，”汤米说，“不必把你小时候的文学成绩一一讲给我听了。”

“我的意思是说，”图彭丝说，“如今你再也读不到那些书了。有时你还可以买到修订本，但那些书常常文字都变了，插图也不同了。真的，有一天我看到《爱丽丝漫游奇境》时，我都认不出来。书里的一切看着都怪怪的。不错，有的书现在还可以买到。莫尔斯沃思夫人的一两本老故事书——《粉色、蓝色和黄色》——还可以找到。当然，许多我所喜欢的其他后来的作家的作品，如斯坦利·韦曼斯等的许多作品也可以找到。这类书在留下来的书里一定不少。”

“好啊，”汤米说，“你胃口大开想买下它们了。你觉得这是一桩好买卖。”

“是的。至少——你说‘再见’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买。”汤米说。

“噢，我以为你要离开这个房间，对我说‘再见’呢。”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汤米说，“我觉得非常有趣。不管

怎么说,那确实是一桩好买卖。"

"我买得很便宜,我告诉过你的。而且——那些书和我们自己的书及其他东西全放在一起了。只是,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书,我想我们做的书架一定摆不下。你的书房怎么样?那儿还能再放些书吗?"

"不行,不行。"汤米说,"我自己的书还放不下呢。"

"噢,亲爱的,这怎么办呢,"图彭丝说,"这倒真像我们。我们也许还得盖一间特别的房间。你认为怎么样?"

"不行,"汤米说,"我们要勤俭节约。我们前天说好了的,你不记得吗?"

"那是前天啊,"图彭丝说,"时间变了。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把所有我舍不得丢掉的书全都放到这些书架上。然后——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其他的书——哦,也许什么地方有儿童医院,在那里,无论如何,会有地方要书的。"

"或许我们可以把它们卖掉。"汤米说。

"我想那些书不是人们非常想买的那种书。我不认为它们是具有珍贵价值或珍本似的书。"

"你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运气,"汤米说,"希望有几本绝版书会满足一些书商的长期求索的渴望。"

"现在,"图彭丝说,"我们得把它们放到书架上,当然,每次放进去的时候顺便看看是不是有我真正需要和真正能记住的书。我现在就去粗约整理一下——好啦,你知道,我是说去分类:冒险故事、幻想故事、儿童故事和 T·L·米德所写的那些有关学校的故事,那些学校里的孩子们总是很富有。有些书,在黛波拉小时候我们也常常读给她听。以

前我们都喜欢《小熊阿朴》，还有《灰色小母鸡》，不过我可不大喜欢那本书。”

“我看你已经累了，”汤米说，“我想你现在该停下你做的事了。”

“嗯，也许我会的，”图彭丝说，“不过，我想只要我能收拾完房间这边，只要把书放进去……”

“好啦，我来帮你。”汤米说。

他走过来，放倒箱子，倒出里面的书，伸出胳膊抱起一摞书，走到书架前，把书塞了进去。

“我把同样大小的书放在一起，这样看起来更整齐一些。”他说。

“哎呀，这样就无法叫作分类了。”图彭丝说。

“这就是够好的分类了，以后再作更好的分类吧。你看，这样就显得很好看。在哪个下雨天，我们没别的事干的时候，再分类吧。”

“问题是，我们总会想起有别的事情要做。”

“好啦，这里还可以放七本。现在只剩下最上层的角落了。把那边的木椅拿给我好吗？椅子腿结实吗？我想站在上面，这样我就能把一些书放到书架顶层上去了。”

他小心翼翼地爬上椅子，图彭丝把一摞书举着递给他。他小心谨慎地把它们放到书架顶层。只是最后三本书不幸掉了下来，差点砸到了图彭丝。

“哎哟，”图彭丝说，“要我命啊！”

“好啦，我也没办法。你一下子递给我太多了。”

“噢，这样看起来好多了。”图彭丝往后退了一点说，“现

在，如果你把这些放到书架倒数第二层的那个空隙，就可以把这一满箱书放完了。这些书也很不错。我从今天早上就开始整理的这些书，不是我们的，是我们买的。我们也许会找到一些宝物。"

"当然可能。"汤米说。

"我想我们会找到一些宝物，我觉得我真的会找到点什么。这些东西也许会值很多钱。"

"如果真的发现了宝物怎么办？卖掉它？"

"是的，我想我们只得卖掉它。"图彭丝说，"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珍藏起来拿给大家看。你知道，这不是炫耀，而只是说：'啊，瞧，我们真的找到了一两件有趣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的。"

"什么——你忘记了你以前喜欢的书啦？"

"不完全是。我是说一些意外的、令人惊喜的事，也许会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

"啊，图彭丝，"汤米说，"你脑袋可真聪明啊。我倒觉得我们更有可能会发现一些给我们带来致命灾难的东西呢！"

"胡说八道，"图彭丝说，"人必须有希望。这才是你一生中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希望！记住了吗？我总是满怀希望。"

"我知道你满怀希望，"汤米叹了一口气说，"我常常为希望叹息。"

第二章 《黑　　箭》

托马斯·贝雷斯福特太太把莫尔斯沃思夫人写的《布谷鸟自鸣钟》移到书架上倒数第三层的一个空位中。莫尔斯沃思夫人的作品都集中放到了这里。图彭丝取出《织锦房间》，拿在手里，若有所思。她也许读过《四季风农场》，但没有像对《布谷鸟自鸣钟》和《织锦房间》那样记得清楚。她的手指不停地翻动着书页……汤米很快就要回来了。

她进展顺利。是的，她确实取得了进展。只要她不停地取出原来爱看的书来读就行。这的确很惬意，但也太费时间。当汤米晚上回来问她进展如何时，她说："噢，现在非常好。"可是，她不得不运用各种技巧和手腕不让汤米上楼去亲眼看看书架整理得到底怎么样。一切都很费时间。搬进一幢新房子安顿好，总是要花很长时间，甚至比想象的还要多。还有许多烦心的人。比如说，电工，每次来时似乎都对

他们上次干的活不满意，又在地板上占了更大的地方，还笑嘻嘻地造了更多的陷阱。粗心的主妇走过时错一步就会一脚踩空，而千钧一发之际，就会被正在地板下摸索的、看不见人影的电工救起。

“有时，”图彭丝说，“我真希望我们没有离开巴尔敦阿卡。”

“想想那个餐厅的屋顶，”汤米说，“再想想那些阁楼，想想那个车库发生了什么。车子差点都被毁了，这你知道的。”

“我想我们可以请人把它修好。”图彭丝说。

“不，”汤米说，“那破房子实际上得重建，不然就得搬走。这所房子总有一天会成为一所非常好的房子。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无论如何，这所房子会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说到我们想做的事，”图彭丝说，“是指我们想找个地方存放那些东西？”

“我知道，”汤米说，“人们总是保留太多的东西。超过这个限度，我就难以同意你了。”

这时，图彭丝想到了一些事情——他们在这房子里是不是还有事要做，也就是说，除了住在里面外还有什么事要做吗？这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当然，一部分原因是这些书。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普通的乖孩子，”图彭丝说，“我就不可能在小的时候就那么容易地学会看书了。如今的孩子，到了四岁、五岁或六岁，甚至到了十岁或十一岁，似乎还不会看书。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就会看书。我们过

去都能看书。我、隔壁的马丁、马路那头的珍尼弗和西里尔、温尼弗雷德，我们都会看书。我不是说我们都能很好地拼写，而是说我们想看的书都能看。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学会的。我猜大概是向人学来的。像什么招牌啊，卡特小肝丸啊。在火车开进伦敦时，我们常常把田野里写的那些东西一一读出来。那可真是让人兴奋。我总是好奇地想那些是什么广告。哎哟，我必须想想我现在该干什么了。”

她又移走了几本书。她先是全神贯注地看《镜中的爱丽丝》，接着又读起了夏洛蒂·杨的《未知的历史》，这样过了四十五分钟。她的手又摸到了那本又厚又破的《雏菊的花环》。

“噢，这本书我得再读一遍，”图彭丝说，“想想我读这本书时已经过了许多许多年。哎呀，读起来多么让人兴奋啊。你知道吗，诺曼人也会让人接受坚信礼？还有埃塞尔——这地方叫什么名字？是科克斯威尔或其他什么吧——还有像弗洛拉这样的凡夫俗子。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人人都是‘凡夫俗子’，也不知道被认为是凡夫俗子多么可怜。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你说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吗？”

“对不起，太太，你说什么？”

“噢，没什么，”图彭丝说着，回头望了一下刚刚出现在门口的忠实仆人艾伯特。

“我以为你有什么事情，太太。你按铃了，是吗？”

“不是这么回事，”图彭丝说，“我只是爬上椅子取书时碰到了按钮。”

“有什么东西要我为你拿下来吗？”

"好吧，我希望你能。"图彭丝说，"我从这些椅子上掉下来了。有些椅脚摇摇晃晃，有些还相当滑。"

"要拿哪一本？"

"哦，顶上第三层我还没有好好看过。从顶层往下两层，你知道。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书。"

艾伯特爬上椅子，依次把每本书上的灰尘拍掉，再递下来。图彭丝专心专意地接着书。

"哇，不可思议！每本都棒极了。我真的把这么多书都给忘了。哎呀，这本是《护身符》，这本是《萨玛雅德》，这本是《新寻宝记》。啊，全是我喜欢的。不，暂时别把它们放进书架去，艾伯特。我想我得先读读这些书。噢，我是说，也许先读一两本。啊，这本是什么？让我看看。是《红色的帽章》。不错，它是一本历史读物，非常振奋人心。还有《在红色长袍下》。斯坦利·韦曼的可真不少，的确很多。当然，这些都是我十岁或十一岁时常读的书。假如我没有遇到《赞达的囚徒》，我才会惊讶呢。"她舒了一口气，极其高兴地回忆着说，"《赞达的囚徒》确实是人们阅读浪漫小说的第一步。弗拉维亚公主的罗曼史。鲁利塔尼亚的国王。鲁道夫·拉森迪尔，这个名字，人们一上床就会梦见他。"

艾伯特又递下来一本选集。

"啊，是的，"图彭丝说，"这更好了，真的。这也是比较古老的，我得把老书都放在一起。让我看看，这里有什么？《金银岛》，不错，这也是一本很好的书，不过我当然已经读过，还看过用它改编的两部电影。我不喜欢看改编后的电影，总觉得不对劲。啊——这是《绑架》。是啊，我一直喜欢这本

书。”

艾伯特伸直胳膊，一下子抱得太多，以致《卡特里奥拉》掉下来几乎砸到图彭丝头上。

“哦，对不起，太太。真对不起。”

“没关系，”图彭丝说，“不要紧。《卡特里奥拉》，对了，史蒂文森的还有没有？”

艾伯特这次小心翼翼地把书递了下来。图彭丝高兴得叫了起来。

“这是《黑箭》！《黑箭》！这是我最先得到并读过的一本书。对了，我猜你从未读过，艾伯特。我是说，你当时还没有出生呢，对吗？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黑箭》。嗯，当然，那是眼睛从挂在墙上的画中——是真的眼睛呢——透过画中的眼看。棒极了。真有点吓人。噢，《黑箭》。那是什么？那是——啊，是狗，还是猫？不是。是《猫、老鼠和狗洛弗尔、英国全在猪的统治下》。就是这样。猪当然是指理查三世。尽管现在每本书都说他非常了不起，不是坏蛋。但我不相信。莎士比亚也不相信。他竟然在他的戏剧开头就让理查说：‘我决定要做个坏蛋。’啊，对，是《黑箭》。”

“还要拿吗，太太？”

“不要了，谢谢你，艾伯特。我想我已经很累了，现在不能再看了。”

“那好。哦，老爷打电话说他要晚半个小时回来。”

“没关系。”图彭丝说。

她在椅子上坐下，拿起《黑箭》，翻开书，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

"哎呀,"她说,"这可真棒啊。我真的全忘光了,再读一遍仍觉得其乐无穷。它真是让人激动。"

周围一片寂静。艾伯特回到厨房。图彭丝斜靠在椅子上,时间渐渐逝去。蜷曲在已经相当破旧的扶手椅里,托马斯·贝雷斯福特太太追寻着往日的欢乐,仔细地阅读着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黑箭》。

在厨房里,时间也过去了。艾伯特在火炉旁边忙个不停。一辆汽车开了进来。艾伯特走到侧门边。

"先生,要我把车开到车库里吗?"

"不用,"汤米说,"我自己开进去。我想你还是忙晚餐吧。我回来得很晚吗?"

"其实没晚,先生,大约就是你电话里所说的时间,实际上还早了一点呢。"

"啊,"汤米停好车,然后搓着手走进厨房,"外面真冷。图彭丝在哪里?"

"哦,太太嘛,她在楼上整理书呢。"

"什么?还在弄那些令人厌烦的书?"

"是的。她今天收拾了不少书,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书。"

"唉,"汤米说,"算了。艾伯特,今天我们吃什么?"

"柠檬肉片,先生。马上就好了。"

"好啊。哦,过十五分钟左右再开饭吧。我先要去洗个澡。"

楼上,图彭丝依然在顶层坐在破旧的扶手椅里,专心读着《黑箭》。她前额微皱。她碰到了一种对她来说似乎有点

奇怪的现象：她似乎只能称之为某种干扰。她看过的某一页——她瞄了一眼，是第六十四页还是第六十五页？她搞不清楚。无论如何，显然有人在那一页的某些字母下面画了线。十五分钟前，图彭丝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她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这些字母下面画线。这些词既不相关，也不是书中的引语。似乎是随便挑出一些字母，然后用红墨水画了线。她低声读着："马查姆不由得发出低沉的叫声。迪克吓了一跳，掉下了手中的温德克。他们一齐站了起来，拔出鞘中的剑和匕首。埃利斯举起手。他的眼放白光。啊，好大的——"图彭丝摇摇头。这讲不通，完全讲不通。

她走到放书写用具的桌子边，拿出几张便条纸。这是最近由一家信纸印刷公司送到贝雷斯福特家的，是为了供他们选择以便印上他们的新地址："月桂庄园"。

"无聊的名字，"图彭丝说，"不过，如果老是改名字，信件会全部丢失。"

她把那些有问题的词句抄了下来。这次她还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这样就完全不同了。"图彭丝说。

她在那页上找着画线的字。

"你果然在这里，"汤米的声音突然出现了，"就要吃晚饭了。书怎么啦？"

"这本书实在让人迷惑，"图彭丝说，"简直让人搞不懂。"

"什么让你迷惑不解？"

"噢，这是史蒂文森的《黑箭》，我想再读一遍，就拿起来

看。本来一切好好的,可是突然间——每一页都有点怪,我是说许多字下面都被人用红墨水画了线。"

"哦,有人喜欢画线,"汤米说,"我是说未必都用红墨水,但有人总是在书上画线。你知道,是在你想记住的地方或某些引语下。好啦,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图彭丝说,"但这跟你说的不同。而且,这是字。"

"你说字是什么意思?"

"过来呀。"图彭丝说。

汤米走过来坐在椅子扶手上,然后念道:"'马查姆不由得发出低沉的叫声,连死去的发信号的人也吓了一跳,两位巨汉手中的窗子掉落到'——什么东西,我看不懂——'贝壳是预定的信号。他们一齐站了起来,拔出剑和匕首。'简直莫名其妙。"他说。

"是啊,"图彭丝说,"我开始也这么想,简直莫名其妙。但它并不莫名其妙,汤米。"

楼下响起一阵铃声。

"吃晚饭啦。"

"没关系,"图彭丝说,"我得先告诉你这件事。我们可以饭后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它实在太不一般了。我必须马上告诉你。"

"噢,好吧。你发现了什么海市蜃楼?"

"不,我没有什么发现。我只是排出了一些字来,你看,噢——就是这一页,你看,噢——马查姆的第一个字母 M,M 下面画了线,A 和后面的三个,啊,不,三个或四个或更

多字都画了线。这些字母在书中并没有什么关联，只是随便挑出来画了线——这些词里的字母——他们似乎是要找到合适的字母。下一个，你看，是在‘压抑’的R上划线，然后是在‘叫贼’的Y、‘杰克’的J、‘射击’的O、‘毁灭’的R、‘死亡’的D，接着又是‘瘟疫’的N——”

“看在上帝的分上，”汤米说，“停下来吧。”

“等等，”图彭丝说，“我得找到答案。现在你看我抄下的这些字母，你看这是什么？我是说如果你把这些字母挑出来在这张纸上按顺序写出来，你看到我先前写下来的这些字母了吗？M—A—R—Y，这四个字母下面都画了线。”

“这又怎么啦？”

“它变成了玛丽。”

“对，”汤米说，“是变成了玛丽这个词。有人叫玛丽。我想是某个天资聪颖的孩子想表示这是她的书。人们总是在书或类似的东西里写上他们的名字。”

“不错。是玛丽。”图彭丝说，“而下一组划线字母组成了J—o—r—d—a—n。”

“你不明白吗？是玛丽·乔丹。”汤米说，“这很自然。这样你就知道她的全名了。她叫玛丽·乔丹。”

“可是，这本书并不是她的。在开头部分，用一种歪歪斜斜、孩子气的字体写着‘亚历山大’几个字，我想是亚历山大·帕金森。”

“噢，这真的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图彭丝说。

“走吧，我饿了。”汤米说。

“忍耐一下嘛，”图彭丝说，“我只是给你读读下面一小段，到画线停止的地方——再有四页就结束了。字母是从不同页数的奇怪地方挑出来的。无任何关联可言——那些词简直不重要——只有字母。喏，我们已经有了 M—a—r—y J—o—r—d—a—n，对吧？你知道下面四个词是什么吗？D—i—d n—o—t d—i—e n—a—t—u—r—a—l—y，这意思是‘自然地’，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有两个‘l’。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是‘玛丽·乔丹并非自然死亡。’看见了吧。”图彭丝说，“接下来的句子是：‘凶手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我想我知道是谁。’就这么多了，再也没有别的了。但这足以让人心怦怦跳，是吧？”

“看着我，图彭丝，”汤米说，“你不是想从中闹出点什么事吧？”

“你是什么意思？从中闹点什么？”

“噢，我是说凭空造出一个悬疑事件。”

“没错，这对我倒是一个悬疑事件。”图彭丝说，“‘玛丽·乔丹并非自然死亡。凶手是我们中的一个，我想我知道是谁。’噢，汤米，你说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迷惑人的事吗？”

第三章　寻访墓地

“图彭丝！”汤米走进屋内，大声喊叫。

没有人回答，他有点生气，跑上楼梯，沿着二楼的走廊快步走着。正走着，一只脚差点踩进一个开着口的洞，他立即诅咒起来。

“又是一些该死的粗心电工。”他说。

前几天，他已经遇到同样的麻烦。这些电工大都怀着一种善良而混乱的乐观主义，麻利地工作。“现在进展得很好，没多少事可做了，”他们说，“我们下午再来。”可是那天下午他们并没有来；汤米一点也不惊讶。他已经习惯了建筑、电气、煤气及其他行业的一般工作方式。每次他们来，一开始就麻利地工作，提一些乐观的意见，然后离开去取点什么东西，就不再回来。你打电话去催，多半都是电话号码不对。即使电话号码对了，那人也不在公司的任何部门。你所能做的

一切就是小心别扭伤踝骨，掉进洞里，或这样那样地伤到自己。他担心图彭丝受伤更甚于担心自己受伤。他比图彭丝更有经验。他觉得，图彭丝被水壶烫伤或被火炉里的火灼伤的危险性更大。可是，图彭丝现在在哪儿呢？他又叫了起来：

"图彭丝！图彭丝！"

他为图彭丝担心。图彭丝是那种你不能不为她担心的人。临出门时，他还给了她颇为明智的忠告，而她最后也再三保证会遵守诺言：除了去买半磅黄油，她决不会外出半步。总不能说这也是危险吧？

"可是，即使你出去买半磅黄油，也可能有危险。"汤米说。

"噢，"图彭丝说，"别傻了。"

"我不傻，"汤米说，"我只是一位聪明而细心的丈夫，关心自己所拥有的一件最喜爱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

"因为，"图彭丝说，"我很有魅力，很漂亮，又是一位好伴侣，况且我非常关心你。"

"说的也是，"汤米说，"但我可以给你更多的忠告。"

"我觉得我不会喜欢，"图彭丝说，"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你好像有很多牢骚怨言。不过别担心，一切都会很顺利的。你只要回家进门时大声叫我就行了。"

可是，现在图彭丝在哪儿呢？

"这个小恶魔，"汤米说，"她一定到外面什么地方去了。"

他往楼上的房间走去，以前他曾在那里找到过她。他猜

想，大概她又在看另一本儿童故事，又在为某个笨小孩用红墨水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字母兴奋不已，并努力寻找不知是何方人氏的玛丽·乔丹的线索了。玛丽·乔丹，不是自然死亡。他禁不住好奇起来。以前拥有这幢房子并把它卖给他们的那家人姓琼斯，他们住在这里，为时并不久，只有三四年。而拥有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书的孩子住在这里是比那更早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图彭丝并不在这个房间里。书没有散置一地，似乎表明她没有像以前那样对之产生过兴趣。

“噢，她到底到哪儿去了呢?”汤米说。

他又回到楼下，喊了一两声，没有人回答。他查看大厅里的挂钩。图彭丝的马金托什雨衣不见了。那么她是出去了。到哪儿去了呢？还有，汉尼巴尔在哪儿呢？汤米变换声调，呼唤汉尼巴尔。

“汉尼巴尔——汉尼巴尔——汉尼——宝贝。过来，汉尼巴尔！”

汉尼巴尔也不在。

噢，不管怎么说，图彭丝是带着汉尼巴尔一起出去了，汤米想。

他不知道图彭丝带着汉尼巴尔出去是好还是坏。汉尼巴尔一定不会让危险降临到图彭丝身上。问题是，汉尼巴尔会伤害别人吗？带着它去访亲问友时，它非常友善；但当别人想来看看它，走进它住的任何房子时，在它心目中那些人永远是必须注意的人物。一旦它认为必要，不管多么危险，它都会不顾一切地大声吠叫或咬住对方。然而，他们究竟到

哪里去了呢？

他顺着街道走了一小段，并没有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子，穿着鲜红色的马金托什雨衣，牵着一条小黑狗，从远处走来。最后，他有点生气地回到家中。

一股相当诱人食欲的香味扑鼻而来。他快步走到厨房，图彭丝从炉边转过身来给他一个欢迎他回家的微笑。

“你总是回来得这么晚。”她说，“这是一道砂锅菜。很香，是吧？我这次放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花园里有一些可以用来做香料的草，至少我希望它们是可以做香料的草。”

“如果它们不是可做香料的草，”汤米说，“我想它们会是有毒的颠茄，或是外表像别的东西、其实是毛地黄的洋地黄叶子。你刚才到底去哪儿啦？”

“我带着汉尼巴尔去散步了。”

到这时候，汉尼巴尔才让人感觉到出场了。它奔向汤米，发疯似地表示欢迎他，差点把汤米撞倒在地。汉尼巴尔是一只小黑狗，毛色光滑，尾部和双颊有黄褐色的有趣斑点。它是纯种曼彻斯特猎犬，自以为比它碰到的其他狗都要高贵有教养。

“嗨，老天爷！我在四周都找过，你们到哪儿去了？天气可并不好啊。”

“是啊，天气的确不好，有点雾气蒙蒙。噢，我也相当累了。”

“你到哪儿去了？只是上街买东西吗？”

“不，商店今天都关门很早。不，不是——我是到墓地去了。”

“听起来阴森森的，”汤米说，“你到墓地去干什么？”

“我去看一些坟墓。”

“这听起来还是非常阴森森的，”汤米说，“汉尼巴尔玩得高兴吗？”

“噢，我得牵着汉尼巴尔。有个像教堂执事的人不时走出教堂大门，我想他不大喜欢汉尼巴尔，因为——唉，你不知道，汉尼巴尔可能也不喜欢他。而我自从我们搬到这里后，就不希望别人对我们抱有成见。”

“你到底想到墓地去干什么？”

“噢，我想去看看是些什么样的人埋在那里。有好多人，我是说墓地都葬满了。墓地相当古老。有十九世纪的墓，我想还有一两座更古老的。只是墓碑已经剥蚀得很厉害，都看不清了。”

“我还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到墓地去。”

“我在做调查。”图彭丝说。

“调查什么？”

“我想去看看是不是有姓乔丹的人埋在那里。”

“老天爷，”汤米说，“你还在挂念那件事？你是在找——”

“你知道，玛丽·乔丹已经死了。我们知道她已经死了。因为我们有那本书说她并非自然死亡，可她仍然应该埋在什么地方，对吧？”

“这还用说？”汤米说，“除非她葬在这个院子里。”

“我认为那不太可能，”图彭丝说，“因为我认为只有那个男孩或女孩——我想一定是个男孩——当然是个男孩，

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他显然觉得自己很聪明，知道她不是自然死亡。不过，假如他是惟一对她的死有清楚的认识或者发现她的死因的人——噢，我是说，别人全然不知道这件事。我的意思是说，她只是死了，埋葬了，而且没有人……”

“没有人说那是谋杀。”汤米插嘴道。

“是啊，就是这样。被毒杀，或被殴击头部，或被推下悬崖，或被车子压死——噢，我能想象方法多得很呢。”

“我肯定你能想到很多，”汤米说，“你惟一的优点是，图彭丝，你至少有一颗善良的心。你不会只是为了有趣而将这些方法付诸实施。”

“可是墓地里没有玛丽·乔丹的坟墓。没有任何一个姓乔丹的人。”

“你失望了吧？”汤米说，“你做的那道菜该好了吧，我饿极了。它闻起来好香啊。”

“刚好可以吃了。”图彭丝说，“这样吧，你一洗完手，我们就吃饭。”

第四章　姓帕金森的人真多

“姓帕金森的人可真多,”吃饭时图彭丝说,“很久以前就有,但他们人数多得惊人。年老的、年轻的、还有结了婚的,似乎到处都是姓帕金森的。还有凯普、格里芬、安德伍德和奥弗伍德等。稀奇的是安德伍德和奥弗伍德都有,是吗?”

“我有个朋友就叫乔治·安德伍德。”汤米说。

“是啊,我也认识几个姓安德伍德的人,可是没有姓奥弗伍德的。”

“是男的还是女的?”汤米说着,他有点感兴趣了。

“是一个女孩,我想是,罗斯·奥弗伍德。”

“罗斯·奥弗伍德?”汤米听着这个名字的音调说,“我认为这合起来似乎并不怎么好听。”他补充说,“午饭后,我必须给那些电工打电话。图彭丝,千万要小心,要是在楼梯过道里一脚踩空了,那可就糟了。”

“那么我将是自然死亡，或是非自然死亡，两者必居其一。”

“是好奇心致死，”汤米说，“好奇心杀了猫。”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好奇心？”图彭丝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引发好奇心的理由。饭后点心吃什么？”

“蜜糖果馅饼。”

“哦，图彭丝，我得说这顿饭真是鲜美可口呀。”

“真高兴你喜欢吃。”图彭丝说。

“后门外的那个包裹是什么？是我们订的酒吗？”

“不是，”图彭丝说，“是球根。”

“哦，”汤米说，“球根。”

“是郁金香球根，”图彭丝说，“我要去找伊萨克老爹商量一下。”

“你打算把它们种在哪儿？”

“我想种在院子中央小径的两旁。”

“可怜的老伙计，他看起来像是随时都会倒地而死似的。”汤米说。

“哪里是这样，”图彭丝说，“伊萨克还健壮得很。我发现，园丁就是那样。真正好的园丁好像过了八十岁才进入巅峰期。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个三十五岁左右，肌肉发达又强健有力的年轻人对你说：‘我一直想在院子里工作。’这种人肯定没有什么用。他们充其量只会偶尔抖落一些树叶，不管你要他们做什么，他们总是说季节不对，从来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才算季节对，至少我不知道。最后，你只好让他们按他

们的意思去做了。可伊萨克是个好园丁。他什么都知道。”图彭丝又加了一句，“还应该要些番红花，大概它们也在包裹里。好啦，我要出去看看。今天，伊萨克要来，他会告诉我一切。”

“好吧，”汤米说，“我一会出来帮你们。”

图彭丝和伊萨克又愉快地见了面。他们把球根拿了出来，商量着如何栽种才能让花草显得最好看。先是早开的郁金香，预计它在二月底就能开花让人高兴；其次是考虑花瓣上有美丽镶边、色泽艳丽的郁金香以及一些如图彭丝所能了解的被称之为绿色花(Viridiflora)的郁金香，这后一种郁金番会在五月到六月初在长茎上开出特别美丽的花。由于这些花都是很有情趣的浅绿色，所以他们同意把它们集中种在院子里一个僻静的地方，以便能摘下来在客厅摆成有趣的花饰。而如果种在前门通向房子的短短小径旁，会引起来访客人的嫉妒与羡慕。而且，在商人们送来肉食和其他食品的时候，这些花还可以满足他们的艺术情感。

四点钟，图彭丝在厨房里用一个褐色茶壶煮了一满壶好浓茶，茶壶旁放了方糖和牛奶罐，然后叫伊萨克进来，要他在回家前喝杯茶提提神。接着，她去找汤米。

“我猜他一定在什么地方睡着了，”图彭丝一边一个个房间找一边想。她很高兴地看到有个人从楼梯过道地板上那个阴森的洞里伸头出来。

“现在好啦，夫人，”电工说，“不必再小心翼翼了，全都弄好了。”他又加上一句说，他明天早上再来在屋里的另一个地方开始工作。

“我的确希望，”图彭丝说，“你真的能来。”她又问道：“你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贝雷斯福特先生吗？”

“哦，你的丈夫，是吗？对，我想他在楼上。他扔了什么东西下来。对，还是很重的东西。我想，一定是些书。”

“书！”图彭丝说，“我可从来没想到！”

电工缩回到过道下面他自己的个人世界去了。图彭丝上楼走到阁楼边，那儿现在已变成一间专放儿童图书的临时书库。

汤米坐在一架取物梯顶上，他周围的地板上放着几本书，书架上明显有空隙。

“原来你在这里，”图彭丝说，“你还假装对任何书不感兴趣呢。你看了很多书，对不对？你把放得整整齐齐的书给弄得乱七八糟了。”

“好啦，对不起，”汤米说，“不过，我原本想我只是看一看。”

“你找到什么其他用红墨水画线的书了吗？”

“没有。一本也没有。”

“真烦人。”图彭丝说。

“我想一定是亚历山大搞的鬼，亚历山大·帕金森。”汤米说。

“不错，”图彭丝说，“帕金森之一，无数帕金森之一。”

“哦，我想他一定是个相当懒的男孩，不过，像那样画线，一定相当麻烦。可是再也没有更多关于乔丹的信息了。”汤米说。

“我问过伊萨克老爹，他认识这一带的很多人。他说他

不记得有什么叫乔丹的人。”

“放在前门旁的那个黄铜灯，你有何打算？”汤米一边下楼一边问道。

“我要把它带到义卖会上去。”图彭丝说。

“为什么？”

“噢，因为它总是碍手碍脚。我们是在国外哪个地方买的，是吗？”

“是的，我想我们那时一定是疯了。你从来就不喜欢它。你说你恨它。嗯，我也有同感。而且它还特别沉，沉得怕人。”

“不过，桑德森小姐在我说他们可以把它拿出去时倒非常高兴。她提出她过来取，但我说我会用车子送去。我们今天把它送去。”

“如果你愿意，我送去好了。”

“不，我想自己去。”

“好吧，也许我最好还是和你一起去，帮你扛着。”

“啊，我想我会找个人替我扛的。”图彭丝说。

“好吧，随你的便。不过，不要累坏了自己。”

“知道了。”图彭丝说。

“你想去，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哦，我只是想和大家聊聊。”图彭丝说。

“我真不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图彭丝，不过，从你眼神中，我知道你想去干什么。”

“你带汉尼巴尔去散散步，”图彭丝说，“我不能带它到义卖会上去，我可不想引起狗打架。”

“好吧。汉尼巴尔，想散步去吗？”

汉尼巴尔一如往常的习惯，立即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它的肯定与否定绝对不可能让人弄错。它扭着身子，摇动尾巴，举起一只前腿，又放下，然后走过来用头使劲擦着汤米的腿。

“这很好，”它显然是在说，“你是为此存在的，我亲爱的奴隶。我们到街上去快快乐乐地走走吧，但愿有各种味道。”

“来吧，”汤米说，“我要带着牵狗皮带去，可别像上次那样跑到马路中央，一辆可怕而巨大的卡车差点要了你的命。”

汉尼巴尔望着汤米，那神情仿佛是说“我从来就是最听话的好狗。”这种说法是假的，但即使是与汉尼巴尔最亲密的人也常常被它成功地欺骗。

汤米把那盏黄铜灯放进车里，低声说它好重。图彭丝开着车走了。看到她拐了弯，汤米才把牵狗皮带拴到汉尼巴尔的颈圈上，牵着它上街。不久，他转到了通往教堂的那条小路。由于这条路上几乎没有车辆，汤米便把汉尼巴尔颈上的皮带取掉。汉尼巴尔充分享受着这种特权，在靠墙的柏油路边的草丛中，到处咕噜着鼻子不停地嗅着。如果它能说人话，它一定会说：“香极了！真是香。这是大狗，相信它一定是可恶的阿尔萨斯牧羊犬。”低声咆哮，“我不喜欢阿尔萨斯牧羊犬。如果我再看到上次咬我的那个家伙，我会咬死它。啊，好香，好香！这儿有一只非常漂亮的小母狗。是的——是的——我想见见它。它住得很远吧，希望它就是从这个房子跑出来的，大概没错。”

“喂，从那扇门里出来，”汤米说，“别到不是你自己的房

子里去。”

汉尼巴尔假装没听见。

“汉尼巴尔!”

汉尼巴尔加快速度,拐进了一个通往厨房的角落。

“汉尼巴尔!”汤米喊道,“你听见我喊了没有?”

“听见啦,主人。”汉尼巴尔说,“你是在叫我吗,噢,的确是。”

听见厨房里传来凶狂的狗吠声,汉尼巴尔慌忙跳出来跑到汤米身边,紧紧跟在汤米脚后走着。

“好样的。”汤米说。

“我很乖吧?”汉尼巴尔说,“你需要我保护的时候,我总是与你寸步不离。”

他们抵达一个进入教堂墓地的侧门。汉尼巴尔不知怎的有种可以随时改变自己体形的特殊技巧,不是变成那种宽肩、看起来可能过于肥胖的狗,而是可以随时把自己变得像一根细细的黑线。它现在就毫不困难地从那道门的横木间钻了进去。

“回来,汉尼巴尔!”汤米喊道,“不能进入教堂墓地。”

假如汉尼巴尔能回答的话,它会说:“主人,我已经进来了。”它围着墓地欢快地跳跃着,那样子就像它进入了一个特别宜人的花园一样。

“你这讨厌狗!”汤米说。

他拔开门拴走进去,手上拿着牵狗皮带去追汉尼巴尔。汉尼巴尔现在已跑到墓地的另一角落,似乎很想从微开的教堂大门挤进去。可是,汤米及时赶来抓住了它,给它套上

了皮带。汉尼巴尔扬起头，一副似乎这一切老早就该发生的样子。“给我系 上皮带吗?”它说，“对，当然，我知道这样显得有身份。这表明我是一只非常重要的狗。”它摇摇尾巴。既然似乎没有人会反对，汉尼巴尔被紧紧系着皮带跟主人一起在墓地散步，汤米就在四周转了转，似乎想再查看一下图彭丝在前几天的调查。

他先看了看半藏在教堂小边门后面的一块石碑。他想，那似乎是最古老的石碑之一。这一带有好几个这种石碑，大都刻着十九世纪的日期。可是，有块墓碑，汤米看得最久。

“奇怪，”汤米说，“真奇怪。”

汉尼巴尔抬头看了看他。它不明白主人这句话的意思。它看不出这块墓碑对狗来说有什么意思。它坐下来，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它的主人。

第五章 义卖会

图彭丝和汤米都极其厌恶的黄铜灯，想不到竟然大受欢迎，图彭丝又惊又喜。

“真谢谢你，贝雷斯福特太太，你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东西。真别致，真别致。我猜一定是你们到外国旅行时找到的吧。”

“是的，我们是在埃及买的。”图彭丝说。

她买那东西已经过去八到十年了，她现在已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买的。也许是在大马士革，她想，也有可能是在巴格达或德黑兰。不过，她觉得，目前埃及正成为大家谈论的新闻重心，说是在埃及买的会更为有趣。况且，那盏铜灯看起来颇有点埃及风格。显然，即使她是在别的国家买的，也可能是该国模仿埃及艺术品的那个时代的东西。

“老实说，”她说，“它对我们家来说有点大了，所以我想

——”

“噢,我想我们真的应该抽签。”利特尔小姐说。

利特尔小姐多多少少是个管事的。她在这一带有个绰号,叫“教区的唧筒”,主要是因为她对教区内发生的任何事情无所不知。她的姓(Little)很容易引起误会。她其实是一个身材粗壮的高大女人。她的教名是多萝西,但人们总叫她多蒂。

“贝雷斯福特太太,希望你到义卖会来卖东西,好吗?”

图彭丝肯定地对她说,她会来。

“我都等不及想买东西了。”图彭丝聊家常似地说。

“啊,我真高兴你这样想。”

“我觉这是件好事,”图彭丝说,“这种义卖会,因为它是——唔,的确很好,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多余物品对别人可能正是无价之宝。”

“啊,我们一定要把这句话告诉给牧师。”普赖斯·里德利小姐说,她是一个装了很多假牙的瘦小女人。“我敢肯定他听了会很高兴的。”

“比方说,这个纸糊的水桶。”图彭丝说着提起这个特别的纪念品。

“啊,真的,你认为会有人买它吗?”

“如果明天我来这里时它还在卖的话,我自己会买下。”

“可是现在已经有了非常漂亮的塑胶洗衣桶了。”

“我不太喜欢塑胶制品,”图彭丝说,“你们这儿的纸糊桶的确非常好,我是说即使你一下放进许多陶器,也不会破。还有一种老式的开罐器。如今已经看不到这种附有牛

头的东西了。”

“噢，用这种开罐器真费事。你不认为那些电动开罐器更方便吗？”

这样的谈话持续了一阵子，然后图彭丝问有没有她可以效劳的事。

“啊，亲爱的贝雷斯福特太太，那就麻烦你布置一下古董摊位，我想你一定很有艺术修养。”

“我根本没有什么艺术修养，”图彭丝说，“不过，我倒乐意布置这个摊位。如果我弄错了，你要告诉我一声。”她又说。

“噢，有人帮忙当然是好事。我们也很高兴见到你。我想你的新居快整理好了吧？”

“我原以为现在应该整理好了，”图彭丝说，“可是看来还得花好长一段时间才行。电工、木工们真是难缠，他们动不动回来。”

对于图彭丝抱怨电工行和煤气公司表示赞同的人，引发了一场小小的争论。

“煤气工最糟糕，”科特尔小姐坚定地说，“因为他们全都来自下斯坦福。而电工只有来自威尔班卡的才好。”

牧师过来向帮忙的人说了些鼓励和鼓劲的话，才改变了话题。他也表示他非常高兴见到他教区内的新居民，贝雷斯福特太太。

“我们都很了解你，”牧师说，“啊，是真的。还有你的丈夫。有一天，我曾听过你们两位最有趣的故事。你们的生活一定非常有趣。我敢说那是不该谈的，我也就不提了。我是

说，在上次战争中，你和你丈夫表现得可真活跃。"

"啊，请告诉我们吧，牧师。"一位摆果酱瓶摊的女人一边离开摊位一边说。

"我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获知的，"牧师说，"我想昨天我看见你到墓地那边去散步，贝雷斯福特太太。"

"是的，"图彭丝说，"我先到教堂看了看，我看见你的教堂里有一两扇窗户特别吸引人。"

"不错，不错，那是十四世纪的，也就是北边走廊的那扇窗户。不过，大部分当然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

"在墓地周围散步的时候，"图彭丝说，"我发觉帕金森家的人埋在那里的真不少。"

"不错，不错，的确如此。这一带过去住着一大群姓帕金森的人。当然，我一个也不记得了。但我想，卢普顿太太，你记得吧？"

卢普顿太太是一位拄着两根手杖的老妇人，她看上去颇为高兴。

"是的，是的，"她说，"我记得帕金森夫人在世的时候——啊，帕金森老太太，就是那个住在'领主府邸'的帕金森太太，她真是位了不起的老太太，真了不起。"

"我还看见过一些索姆斯和查特顿家的坟墓。"

"啊，我觉得你对我们这一带过去的历史倒相当了解。"

"我想我还听过一些关于乔丹的事——是安妮或玛丽·乔丹吧？"

图彭丝带着询问的神情环视众人。但乔丹这个名字似乎没有引起特别兴趣。

"有人曾雇过一个叫乔丹的女厨师。我想是布莱克韦尔太太。那厨师叫苏珊·乔丹。她只呆了六个月,有很多缺点。"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噢,不。我想只是八到十年前的事,不会比这更久。"

"这里现在还住有姓帕金森的人吗?"

"没有了。他们很久以前就都搬走了。其中有一个娶了他表妹,住到肯尼亚去了。"

"我不知道,"图彭丝知道卢普顿太太跟当地的儿童医院有关系,便设法接近她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一些儿童读物?我是说,都是些旧书。我们在买下原来房主的家具时,得到了许多。"

"啊,你真是太好了,贝雷斯福特太太。当然,我们确实有一些好书,你知道,是人家送的。全是如今专门为孩子写的书。让孩子们看旧书,未免太可怜啦。"

"啊,你真这样想?"图彭丝说,"我喜欢孩提时代拥有的书,其中有些还是我祖母小时候的书,我想我最喜欢这种书。我永远不会忘记读《金银岛》、莫尔斯沃思夫人的《四季风农场》和斯坦利·韦曼的一些作品时的感受。"

她以充满询问的目光环视四周——随后,她看看手表,说声太晚了,就向大家告辞。

回到家,图彭丝把车开到车库,绕过房子走到前门。门开着,她便走进去。艾伯特从后屋出来鞠躬迎接她。

"要不要喝点茶,太太?你一定很累了。"

“我不觉得，”图彭丝说，“我已喝过茶，他们在协会给我喝过了，蛋糕还不错，甜面包可真难吃。”

“甜面包很难做，几乎和炸面包圈一样难。唉！”艾伯特叹了口气，“埃米过去常常能做非常可口的炸面包圈。”

“我知道，没有人能做得像她那么好。”图彭丝说。

埃米是艾伯特的妻子，已经去世多年了。依图彭丝的看法，埃米做的蜜糖果馅饼香酥可口，但炸面包圈决不能说做得很好。

“我认为炸面包圈的确很难做，”图彭丝说，“我自已从来就不会做。”

“是啊，那是有技巧的。”

“贝雷斯福特先生在哪儿呢？他出去了吗？”

“哦，没有，他在楼上，在那间房里。啊，就是那个你叫书房什么的房间。我自已还是习惯叫它阁楼。”

“他在那里做什么？”图彭丝略感意外地说。

“哦，我想他还是在看书，在整理或收拾书。”

“这仍然令我惊讶，”图彭丝说，“他对那些书一直相当不了解。”

“没错，”艾伯特说，“绅士都是那样的，对吧？他们多半喜欢大部头的书，是不是？一些他们可以潜心阅读的科学书籍！”

“我要上楼去把他找出来，”图彭丝说，“汉尼巴尔在哪里？”

“我想它是和主人一起在楼上。”

可就在这个时候，汉尼巴尔出现了。它认为狗吠是一只

优秀看门狗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在一阵狂吠之后，它马上发现是它自己亲爱的女主人回家了，并不是有人来偷汤匙或袭击它的男女主人。它伸着粉红色的舌头，摇着尾巴，扭动着身子从楼上跑下来。

“啊，”图彭丝说，“很高兴见到你的妈妈吧？”

汉尼巴尔说它是很高兴见到妈妈，它用力朝她猛扑过去，差点把她撞倒在地上。

“轻点，”图彭丝说，“轻点，你想杀死我吗？”

汉尼巴尔清楚地表示了它的意思，就是它非常喜欢她，想把她给吃掉。

“你的主人在哪儿？爸爸呢？他在楼上吗？”

汉尼巴尔明白她的意思。它跑上一级楼梯，扭过头来等着图彭丝赶来。

“唉，我真没想到，”图彭丝微微喘着气，走进书房，看见汤米跨在取物梯上，把书取出来放进去。“你到底在干什么？我还以为你要带汉尼巴尔出去散步呢。”

“我们散过步了，”汤米说，“我们到过教堂墓地。”

“你为什么竟然带汉尼巴尔到墓地去？我肯定他们不喜欢带狗进去。”

“它系着皮带，”汤米说，“而且不是我带它去，而是它带我去。它好像很喜欢墓地。”

“我希望它还没有养成习惯，”图彭丝说，“你知道汉尼巴尔是什么样的狗。它总是喜欢安排一个日常行事规则。如果它每天照例都要去一趟教区墓地，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它对这整个事情确实非常聪明。”汤米说。

“你说它聪明，其实是说它自作主张。”图彭丝说。

汉尼巴尔扭过头来走向图彭丝，用鼻子抚摩她的小腿肚。

“它是在告诉你，”汤米说，“它是一只非常聪明的狗，比你我过去都要聪明。”

“你这是什么意思？”图彭丝问道。

“你下午过得很开心吧？”汤米转移话题问。

“哦，还够不上开心，”图彭丝说，“不过，大家都对我很友好，很亲切，我想不久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把他们给弄混了。开始总是特别困难，因为大家看起来都很像，穿着同样的衣服，起初简直分不清谁是谁。我是说，除非某个人特别漂亮或特别丑。而且，这种事在乡下似乎并不怎么显眼，对不对？”

“我告诉过你，”汤米说，“汉尼巴尔和我可是非常聪明的。”

“我觉得你刚才是说汉尼巴尔很聪明？”

汤米伸手从面前的架上取出来一本书。

“《绑架》，”他说道，“噢，这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另一部作品。一定是有人特别喜欢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黑箭》、《绑架》、《凯特里奥娜》和另外两本书，我想，都是由一位慈爱的祖母送给亚历山大·帕金森的，其中有一本是一位慷慨大方的姨妈送的。”

“唔，”图彭丝说，“那又怎样？”

“我还找到了他的坟墓。”汤米说。

“找到什么？”

"哦,其实是汉尼巴尔找到的。就在教堂小门边的角落里。我猜想那是通向圣器室或什么类似地方的门。墓碑磨损得很厉害,保存得也不太好,不过确实是他的坟墓。他死时才十四岁,叫亚历山大・理查・帕金森。汉尼巴尔在那里嗅来嗅去。我去牵它,却设法认清了墓志铭,尽管磨损得很厉害。"

"十四岁,"图彭丝说,"可怜的小男孩。"

"是啊,"汤米说,"真可怜,而且——"

"我不知道你脑袋里想到了什么。"图彭丝说。

"噢,我感到奇怪。我想,图彭丝,你已经感染了我。这是你坏的地方。每当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你总不是自己一个人去做,总要让别人也对它产生兴趣。"

"我不大懂你是什么意思。"图彭丝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因果案。"

"你是什么意思,汤米?"

"我是在想亚历山大・帕金森,他劳神费力,在书中作出了一种密码,一种秘密信息,但他一定很高兴这么做。'玛丽・乔丹并非自然死亡',假如那是真的?假如玛丽・乔丹,不管她是谁,不是自然死亡的?那么,你还不明白吗,接着可能发生的就是亚历山大・帕金森的死了。"

"难道,你真的认为——"

"嗯,人总是好奇的,"汤米说,"这使我也开始想——才十四岁。墓碑上没有一句提到他的死因。我猜墓碑上也不会写。只有一句圣经原文:'你生前洋溢着欢乐。'就这么一句。可是——也许是他知道了某些对别人构成威胁的事情。

所以——所以，他死了。”

“你是说他是被杀害的？你只是在想象而已。”图彭丝说。

“不过，这可是你使我这么做的。是想象也好，是好奇也好，不都是一样吗？”

“我想，我们今后会继续觉得奇怪，”图彭丝说，“而且不可能发现任何线索，因为那都是许多、许多年以前的事了。”

他们互相望着。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我们以前调查简·劳思命案的时候。”汤米说。

他们又互相凝望着；他们的思绪都回到过去了。

第六章 问 题

搬家，在事前常常被认为是搬家的人将要享受的舒适运动，可是事情并不总是如人所料。

要跟电工、营造商、木工、油漆匠、壁纸工、冰箱、煤气炉、电器供应商、室内装璜商、窗帘制造商、窗帘悬挂工、铺油毡和地毯的人重新建立关系或调整关系。每天不仅有预定的任务，通常还会有大约四到十二个突然造访的客人，这些客人不是早就想着要来的，就是早就完全忘记他们会来的。

但也有图彭丝终于可以舒口气、轻松地宣布各种工作都已完成的时刻。

“我真的认为厨房现在已经大致就绪，”她说，“只是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面粉箱。”

“噢，”汤米说，“这很要紧吗？”

"啊，相当要紧。我是说，常常买三磅装的面粉，却放不进这一类容器。面粉箱都很漂亮。你知道，有一种上面有一朵漂亮的玫瑰花纹，另一种上有向日葵花纹，可都只能装一磅。都太蠢了。"

图彭丝还不时提出别的建议。

"'月桂庄园'，"她说，"对一幢房子来说是个很无聊的名字。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叫'月桂庄园'，这里并没有月桂树。还不如叫它法国梧桐庄园更好。法国梧桐树非常好。"图彭丝说。

"据说，在叫'月桂庄园'之前是叫'朗·斯科菲尔德庄园'。"汤米说。

"那个名字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图彭丝说。

"斯科菲尔德是什么？那时谁住在这里？"

"我想是叫沃丁顿的人。"

"真复杂，"图彭丝说，"先是沃丁顿家，接着是琼斯家，是他们把房子卖给我们的。在那之前是布莱克韦尔家吧？我猜帕金森家一度在这里住过。无数的帕金森。我总是碰到更多的帕金森。"

"你是指哪方面？"

"这个，我想就是我一直在打听的，"图彭丝说，"要是我能找到一些有关帕金森家的线索，我们就能解开我们——唔，解开我们的问题。"

"最近似乎什么东西都是叫做问题。你说的是玛丽·乔丹的问题吗？"

"啊，还不止这个问题。有帕金森家的问题，有玛丽·乔

丹的问题，一定还有其他许多的问题。‘玛丽·乔丹不是自然死亡，’接着那个信息又说：‘凶手是我们当中的一个。’那么那是指帕金森家中的成员之一，还是指住在这房子里的人？如果帕金森家有两三个姓帕金森的，有老帕金森，有姓氏不同却是帕金森家的舅妈、外甥或外甥女，我想还有女仆、侍女和厨师什么的，也许还有家庭教师，也许——啊，没有借家教换取食宿的女孩吧，因为时间太久，那时还没有这种女孩——可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一定是指一家子。以前‘一家子’的人可比现在多。唔，玛丽·乔丹可能是女仆、侍女甚至女厨。可是为什么有人要她死，而且不是自然死亡呢？我是说，一定有人想她死，不然的话，她应该是自然死亡才对，你说是吗？——后天我要去参加另一个咖啡早茶会。”图彭丝说。

“你好像老是去参加咖啡早茶会。”

“嗯，要认识邻居和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人，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村子毕竟不太大。大家常常谈起他们的老姑妈或认识的人。我想从格里芬太太开始探听，她以前显然是这里的一个大人物。我敢说她以铁腕控制着每一个人。她欺凌牧师、医生及教区护士和其他所有的人。”

“教区护士会有什么帮助吗？”

“似乎没有。她已经死了。我是说帕金森时代的住在这里的那个教区护士已经死了，现在的这个护士住在这里为时尚短，对这地方似乎不感兴趣。我想，她甚至都不认识帕金森家的人。”

“但愿，”汤米绝望地说，“噢，但愿我们能把帕金森通通

忘掉。"

"你认为这样我们就不会有疑问了吗?"

"噢,亲爱的,"汤米说,"又有问题了。"

"那是比阿特丽斯。"图彭丝说。

"比阿特丽斯是什么?"

"带来问题的人。其实是伊丽莎白,是我们雇比阿特丽斯之前的清洁工。她总是来对我说:'哦,太太,我能跟你谈一会吗?你看,我有一个问题。'以后,比阿特丽斯每星期四来,我猜她一定也听见了。于是连她也有问题了。虽然那只是个口头禅——但你却总是把它称之为问题。"

"好了,"汤米说,"我们得承认的确如此。你有问题——我有问题——我们俩都有问题。"

汤米叹了口气,走出去。

图彭丝摇着头缓缓走下楼梯。汉尼巴尔满怀希望,摇着尾巴,扭着身子,向她跑来,希望得到宠爱。

"不行,汉尼巴尔,"图彭丝说,"你已经散过步了。你早晨已经散过步了。"

汉尼巴尔暗示她说,完全错了,它还没有散过步。

"真没见过像你这样爱撒谎的狗,"图彭丝说,"你不是已经跟爸爸去散过步了吗?"

汉尼巴尔又试了一下,它努力通过各种姿势表明,只要能让主人用和自己相同的立场观点看事物,任何一只狗都可以再去散一次步。这种努力终于失败,它失望地走下楼梯,开始大声狂吠,并做出各种样子好像要咬一个头发蓬乱的女孩。那个女孩正在拉着吸尘器绕来绕去。它不喜欢吸

尘器，也反对图彭丝跟比阿特丽斯长谈。

“啊，不要让它咬我。”比阿特丽斯说。

“它不会咬你，”图彭丝说，“它只是假装要咬你。”

“哦，我想它总有一天真的会咬，”比阿特丽斯说，“太太，我想和您顺便谈谈。”

“啊，”图彭丝说，“你是说——”

“哦，太太，事实上，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也是，”图彭丝说，“是什么样的问题？顺便问一句，你知不知道住在这里的家庭，或以前住在这里的人当中，有个叫乔丹的？”

“乔丹吗？啊，可真不好说。当然有姓约翰逊的，还有——啊，对啦，警察中有一个叫约翰逊的。邮差中也有一个，名叫乔治·约翰逊。他是我的朋友。”她微笑着说。

“你没有听到过有一个玛丽·乔丹死了？”

比阿特丽斯满脸疑惑——她摇摇头，又回到她的麻烦上来。

“关于刚才的问题，太太？”

“哦，对了，你的问题。”

“我希望您不介意我来问您，太太。可是，这个问题让我很为难，而且我不喜欢——”

“哦，你快点告诉我吧，”图彭丝说，“我要出去参加咖啡早茶会。”

“哦，是在巴伯太太家吧？”

“不错，”图彭丝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哦，是件大衣。那是件非常漂亮的大衣。在西蒙服装

店，我进去试了试，似乎的确非常合适。只是在裙子上，噢，就是在接近下摆的地方有个小斑点，不过那对我来说似乎并没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哦——那——”

“噢，”图彭丝说，“它怎么了？”

“它使我明白为什么会这么便宜，所以我把它买了下来。到此一切都好。可回到家里我发现大衣上有个标签，标签上写着 6 英镑而不是 3.7 英镑。噢，太太，我可不喜欢这么做，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拿着大衣回到那家商店——我想最好还是把大衣还回去，并向他们解释说我不愿意就那样把大衣拿回家。可是，那个卖大衣给我的姑娘——她是个非常好的姑娘，名叫格拉迪斯，我不知道她姓什么——总之，她非常不安。我说：‘就这样吧，我把不足的钱补给你。’而她说：‘不行，你不能那么做，因为已经进账了。’就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嗯，我想我知道。”图彭丝说。

“接着她又说：‘哦，你不能那么做，那会给我惹来麻烦。’”

“为什么会给她惹来麻烦呢？”

“是啊，我也这样觉得。我是想说，大衣卖的价钱比标的价钱便宜，我把它送回去，可不知道为什么那样会给她惹来麻烦。她说如果出现那样的疏忽，没有看清正确的价码签，就以错误的价格卖给我，她可能因此而被解雇。”

“哦，我想不至于如此吧？”图彭丝说，“我想你做得很对，我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

“哦，问题就在这里。她非常不安，还开始哭了起来，我

只好又把大衣拿回家。现在我不知道我是欺骗了那家商店还是——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唉，”图彭丝说，“现在的商店每件事都这么奇怪，我想我真的老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价格反常，每件事都很难处理。不过如果我是你，又想把不足的钱补上，也许你最好还是把钱交给那个叫什么——格拉迪斯的姑娘。她可以把钱放进钱柜或什么地方。”

“噢，这个，我不想那么做，因为她可能把钱据为己有。我是说，如果她留了钱，噢，这可并不困难，就等于我偷了钱，而我其实又没有偷。也就是说，是格拉迪斯偷了钱，而我根本不可能相信她。噢，天哪。”

“是啊，”图彭丝说，“人生就是这么艰难，对不对？我很抱歉，比阿特丽斯，但我真的认为这件事你得自己拿主意。如果你不能相信自己的朋友——”

“哦，她还算不上是朋友。我只是在那里买东西而已。跟她聊聊，她倒是非常好。但要知道，她还说不上是朋友。她在以前工作过的地方也曾有过一次小麻烦，他们说她把卖东西的钱给带走了。”

“既然这样，”图彭丝有点绝望地说，“我就无能为力了。”

她的口气如此坚决，引得汉尼巴尔也加入了商议。它对比阿特丽斯大声狂吠一阵，又一下子扑向它视为主要敌人之一的吸尘器。“我不相信那个吸尘器，”汉尼巴尔说，“我想把它咬碎。”

“喂，汉尼巴尔，安静！别叫了。不能咬东西和人。”图彭

丝说，“糟了，我要迟到了。”

她慌慌张张地从房子里冲了出去。

“到处都是问题，”图彭丝走下山丘，一面沿着果园路行走，一面说。在沿着这条路走的时候，她像以前那样又想着，不知道是不是每户人家附近都有果园？现在似乎不能想这些事了。

巴伯太太非常高兴地接待了她。她拿来了一些看上去非常好吃的巧克力奶油点心。

“多么可口的点心啊，”图彭丝说，“是在贝特比买的吗？”

贝特比是当地的点心店。

“啊，不，是我姨妈做的。她真了不起，她做什么都很好。”

“巧克力奶油点心非常难做，”图彭丝说，“我从来就没有做好过。”

“嗯，你得用一种特别的面粉。我想这是秘诀。”

女士们一面喝着咖啡，一面谈论着做菜的诀窍。

“前几天，博兰小姐谈起过你，贝雷斯福特太太。”

“哦？”图彭丝说，“真的？博兰？”

“她住在牧师家隔壁。她的家人很久以前就住在这里。最近，她告诉我们她在孩提时代是怎么来到这里并定居下来的。她常常盼望着能住在这里。她说，因为院子里有非常可口的醋栗，还有李树。现在你几乎看不到真正的李树了。有些东西虽然也叫做李子，但味道完全不一样。”

她们又谈起了一些味道不如从前的水果，这些水果仍然留在她们童年的记忆中。

“我叔祖父家有一棵李树。”图彭丝说。

“噢，是啊。就是在安奇斯特作过教堂牧师的那个人吧？我想，亨德森牧师很早以前就跟他的妹妹一起住在那里。真可怜。一天，她正吃着芝麻香饼，你知道，一颗芝麻卡进气管。就这样，她呛住了，呛着呛着，终于窒息而死。啊，亲爱的，可真惨啦，你说是不是？”巴伯太太说，“实在可怜，我的一个堂兄也是给呛死的，”她说，“一块羊肉，它很容易卡住。还有人因为打嗝停不下来而致死。他们不知道那首古老的民谣，”她解释道，“‘打嗝打嗝，嗝到隔壁城；三嗝一杯酒，嗝儿你快走！’你念这首民谣时必须屏住呼吸才行。”

第七章　更多的问题

“我能和您谈一谈吗？”

“啊，亲爱的，”图彭丝说，“不会又有问题吧？”

她走出书房，一面下着楼梯，一面掸着身上的灰尘，因为她穿着她最好的上衣和裙子，正考虑是否戴上一顶羽毛帽，准备应前几天在义卖会上结识的一位新朋友之邀，去参加一个茶会。她觉得，已经没有时间去听比阿特丽斯诉说遭遇的难题了。

“哦，不，不，不完全是一个问题。只是有些事情我想您也许想要知道。”

“噢。”图彭丝说，但她觉得这或许只是一个借口，可能又有什么新问题。她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我要去参加一个茶会，很急。”

“唔，其实是关于您以前问过的一个人。叫玛丽·乔丹，

对吗？不过大家都认为那也许是玛丽·约翰逊。你知道，有一个叫比琳达·约翰逊的人曾在邮局工作过，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哦，”图彭丝说，“有人告诉我，还有个警察也叫约翰逊。”

“是的，嗯，不管怎么说，我这个朋友——她的名字叫格温达——你知道那个商店，一边是邮局，另一边是卖信封和卡片之类的商店，圣诞节前也卖些瓷器类的东西，而且——”

“我知道，”图彭丝说，“那是家叫加里森夫人或什么类似名字的商店。”

“是的，不过它现在的老板并不叫加里森，是叫别的名字。但不管怎么说，我的朋友格温达认为你很可能有兴趣知道这件事，因为她听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过一个叫玛丽·乔丹的人。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住在这儿，也就是住在这所房子里。”

“啊，住在‘月桂庄园’？”

“哦，当时不叫那个名字。格温达听说过她的一些事情，所以格温达觉得你可能有兴趣。她有一段相当悲惨的故事，遇到过意外事故之类的事。总之，她死了。”

“你是说她去世时住在这所房子里？她是这个家里的人吗？”

“不是。我想住在这里的人家是叫帕克，好像是这个名字。当时有许多人姓帕克，帕克或帕金森——好像是这类名字。我想她只是暂时住在这里。我相信格里芬太太知道那

件事。你认识格里芬太太吗?"

"噢,略为认识,"图彭丝说,"其实,我今天下午就是到她家参加茶会。前几天我在义卖会跟她谈过话,以前没见过。"

"她是个年纪很大的妇人。她外表看上去更老,但我想她记性非常好。我相信帕金森家有一个男孩是她的教子。"

"他的教名是什么?"

"噢,我想是叫亚历克,想必就是这类名字,亚历克或亚历克斯。"

"他怎么啦?他长大——离开——去当兵或做船员或干其他什么吗?"

"啊,不。他死了。对了,我想他就埋在这里。死于某种疾病。当时人们还不大知道这种病,那种病好像是个教名的名字。"

"你是说有人生病?"

"可能是霍奇金病。不,那名字很像某种教名。我不知道,不过据说是血液变了颜色的病。我相信是要先放血再输入健康血液或什么东西,但据说当时这种病大都没救。比林斯太太——你知道,就是那家点心店——她有一个小女儿得这种病死了,才七岁呢。据说这种病常常夺去小孩的生命。"

"白血病?"

"啊,您知道,对,就是这个名字,我敢肯定。但据说这种病现在总有一天可以治好。就像伤寒病之类,现在就可以用打预防针之类方法来治好一样。"

“不错,”图彭丝说,“很有趣。可怜的小孩。”

“哦,他并不太小。他已经上学了,大概是十三到十四岁。”

“是这样啊,”图彭丝说,“确实可悲。”她停了一下,接着说,“噢,亲爱的,现在太晚了,我必须马上走。”

“我敢说格里芬太太也会告诉你一些事。我不是说她记得那件事,但她从小在这里长大,听到过不少事情,她有时还告诉人们以前住在这里的人的许多事,有些是不体面的事。你知道,是淫乱之类的事。这当然是在爱德华时代或维多利亚时代的事。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个时代。您应该知道。我想是维多利亚时代,因为老女王还活着,所以一定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们都把它说成是爱德华时代,或称为什么‘马博鲁家一伙人’。很像上流社会,是不是?”

“是的,”图彭丝说,“是的,是上流社会。”

“还有淫乱行为。”比阿特丽斯有点热切地说。

“有许多淫乱行为。”图彭丝说。

“年轻姑娘也常做她们不该做的事,”比阿特丽斯说。她刚想再说些有趣的事时,很不情愿地觉得该与女主人分手了。

“不,”图彭丝说,“我相信姑娘们过着非常——嗯,纯洁而质朴的生活,而且很早就嫁人,不过,嫁给贵族的也很多。”

“哦,”比阿特丽斯说,“她们多么快乐!我猜想她们一定有许多漂亮衣服,经常去赛马会、舞会和舞厅。”

“是啊,”图彭丝说,“有很多舞厅。”

“哦,我曾经认识一个人,她的祖母曾经在这种上流人物家当女佣人。她见过许多客人,还见过威尔士亲王——当时是威尔士亲王,后来是爱德华七世,就是比较早的那一位——他在那里很好,很亲切,对仆人们也好,一切都好。所以,她离开的时候便把亲王洗手的肥皂带走了,一直保存着,我们小时候她常拿给我们看。”

“你们一定很激动吧,”图彭丝说,“那段时间一定很令人激动,亲王也许在‘月桂庄园’这里停留过。”

“没有,我没听说过这个,要是有这回事,我应该听说过。不,只有帕金森家住在这里。没有伯爵夫人或侯爵夫人,也没有贵族夫妇留宿。我想,帕金森家的人大部分在经商,他们很富有,但经商并没有什么能使人兴奋,是吗?”

“那要看情况而定,”图彭丝说。她又说了句:“我想我该——”

“是的,太太,你该走了。”

“是的。好,谢谢你。我真不该戴帽子,头发给弄得乱七八糟的。”

“噢,你刚才把头伸进到处是蜘蛛网的那个角落去了。你要是再伸进去,我会除掉它的。”

图彭丝奔下楼梯。

“亚历山大也是从这里跑下去的,”她说,“我想他该跑了好几次。他还知道凶手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奇怪,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奇怪了。”

第八章 格里芬太太

“我真高兴你和你的丈夫搬到这里来住，贝雷斯福特太太，”格里芬太太一面倒茶一面说，“要糖还是牛奶？”

她端来一盘三明治，图彭丝随便拿了一块。

“你知道，在乡下有可以沟通的好邻居，真是难得。你以前就知道这个地方吗？”

“不知道，”图彭丝说，“根本不知道。我们去看了许多不同的房子——尤其是房地产经纪人给我们送来房屋指南的房子。当然，大部分房子都很可怕。其中有一所房子叫做‘充满旧世界魅力’。”

“我知道，”格里芬太太说，“我完全知道。所谓‘充满旧世界魅力’通常是指你必须重修屋顶或湿气很重。‘完全现代式’——哦，谁都懂它的意思，有许多不必要的小装饰，从窗户往外看视野不好，住着吓人。但‘月桂庄园’是幢非常迷

人的房子。不过，我想你得好好修修。居住的人常常变。”

“我想有很多不同的人在这里住过。”图彭丝说。

“噢，是的。现在似乎没有人会在一个地方住很长时间，对吗？卡思伯森家在这儿住过，雷德兰家也住过。雷德兰家之前是西蒙家。他们之后是琼斯家。”

“为什么叫‘月桂庄园’呢？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图彭丝说。

“啊，这是那种谁都喜欢给房子取的名字。对了，很久以前，大概是帕金森家住的时候，我想那儿确实有月桂树。蜿蜒曲折的车道边种了许多月桂树，有些有斑点。我从来就不喜欢有斑点的月桂树。”

“不错，”图彭丝说，“我有同感，我也不喜欢。这儿似乎有很多姓帕金森的人。”她补充道。

“噢，是的。我想帕金森家在‘月桂庄园’住得最久。”

“现在似乎没有人能记得他们了。”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知道，亲爱的。而且在那种——唔，我想在那种——那种麻烦之后，尽管觉得有点奇怪，帕金森家把那房子卖掉并非不可思议。”

“是风水不好，对吗？”图彭丝乘机说道，“你是说那房子被认为不卫生，对吗？”

“哦，不是，不是那房子。不，其实是指人。当然，那是——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光彩的事——那是第一次大战时的事。没有人会相信这件事。我祖母过去常谈起这件事，她说这件事跟海军机密有关——关于一种新型潜水艇的机密。一个住在帕金森家的女孩据说被完全卷入其中。”

“是那个玛丽·乔丹吗?”图彭丝说。

“是的,是的,你说得很对。后来,人们怀疑这并不是她的真名。我想很久以前就有人怀疑她,这人就是亚历山大。真是一个好孩子,他脑子也转得很快。”

第　二　部



第一章　很久以前

图彭丝正在挑选生日卡片。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邮局里人影稀疏，几乎空无一人。有人把信投进外面的信箱，偶尔也有人匆匆赶来购买邮票。然后他们都尽快赶回家。那不是一个顾客喧嚷的下午。事实上，图彭丝觉得，真是选对了日子。

照着比阿特丽斯的描述，图彭丝轻而易举地认出了格温达。格温达很乐意帮她的忙。格温达主管邮局的家庭用品柜台。皇家邮政的管理业务由一位灰发老妇人负责。格温达是一位喜欢说话的女孩，对新搬到村里来的人总是很感兴趣。在圣诞卡、情人卡、生日卡、漫画明信片、便条和文具、各种巧克力、家庭用的各种陶瓷艺术品中，她显得很快乐。她与图彭丝一说起话来就仿佛已经是朋友。

"真高兴那所房子又有人住了。我是说那家'亲王宿

舍’。”

“我想它一直叫‘月桂庄园’。”

“啊，不。我认为它不是一直用那个名字。这一带，房子的名字变得很多。大家都喜欢替房子取个新名字。”

“嗯，也许如此，”图彭丝沉思着说，“我们也曾想过一两个名字。顺便说说，比阿特丽斯告诉我，说你知道以前住在这里的名叫玛丽·乔丹的人。”

“我不认识她，但我听人提起过她。那是大战时的事，但不是最近这一次。那是齐柏林硬式飞艇飞行时很久以前的事。”

“我也听说过齐柏林的事。”图彭丝说。

“一九一五或一九一六年——它们来袭击伦敦。”

“我记得，有一天我跟老姑婆到陆海军商店去，空袭警报响了。”

“它们有时是在晚上飞过来，是吗？我想一定很可怕。”

“是啊，不过，说真的，并不那么可怕，”图彭丝说，“大家常常都很兴奋。它并没有飞弹那么可怕——像在上次大战中那样。大家常常感到它总是在追着你跑，甚至把你赶到大街上去。”

“人们常在地铁车站里过夜，是吗？我有一个朋友在伦敦，她常常整个晚上都呆在地铁车站里。我想是在沃伦街车站。每个人都有自己常去的车站。”

“上次大战时我不在伦敦，”图彭丝说，“我想我不喜欢整夜都呆在地铁车站里。”

“可是，我的朋友，她的名字叫珍妮，倒很喜欢地铁车

站。她说那里非常有趣。你想，在车站里有自己固定的台阶，那儿已定为你自己的地方，你在那儿睡觉，吃三明治，跟大家一起嬉戏谈话，整个晚上就这样度过，多棒啊！火车一直开到清晨。她告诉我，战争结束后她必须回家，她对此无法忍受，感到很无聊。”

“不管怎么说，”图彭丝说，“一九一四年还没有飞弹，只有齐柏林硬式飞艇。”

格温达显然对齐柏林硬式飞艇没有兴趣。

“我刚才问你的叫玛丽·乔丹的人，”图彭丝说，“比阿特丽斯说你认识她。”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只一两次听说过她的名字，但那是在很久以前。我祖母说，她有一头漂亮的金发。她是德国人——当时叫弗罗莱因。照顾小孩——可说是保姆吧。本来是跟一个海军家庭住在别的地方，我想是在苏格兰。后来，她来到这里，住在一个叫帕克的家里——或者是帕金斯家。她每个星期可以休息一天，就到伦敦去拿一些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图彭丝问。

“我不知道——大家都不太清楚。我想也许是偷来的东西。”

“有人看见她偷？”

“哦，不，我想不是这样。大家只是开始怀疑而已，而在这之前她已生病死了。”

“她得什么病死的？死在这里吗？我猜她去过医院。”

“不——我想当时这里没有什么医院，不像现在有福利

设施。有人告诉我说，厨子犯了一些愚蠢的错误，他把指顶花的叶子误当作菠菜带进厨房——也许是莴苣。不，我想是别的东西，有人告诉我说是致命的莨菪，但我当时并不相信。因为若是莨菪，谁都会知道，而且，莨菪无论如何是一种浆果。哦，我想那是从院子里误摘的指顶花叶子。指顶花是洋地黄(Digoxo)或某种名字类似手指的东西。它里面含有某种很致命的东西——医生来尽力挽救，但我想是太迟了。”

“事故发生时，那房子里有很多人？”

“嗯，我想一定有很多人——是的，我听说那里常有客人留宿，还有小孩，和周末客人、保姆、家庭教师及宴请的客人。不过，我自己对这件事并不了解，我只是从祖母那里听来的。博德利科特老爹也时不时谈起。你知道，就是那个常在这一带工作的园丁。他曾在那家做过园丁，起初他们责备他说他摘错了叶子，但实际上并不是他。听说是有人从房子里出来想帮忙摘园中的蔬菜，送到厨子那里去。你知道，菠菜和莴苣之类的东西以及——嗯——我猜他们不是十分认识蔬菜，才会误摘。后来在死因调查讯问中，他们说那是谁都可能犯的错误，因为菠菜和酸模植物叶子长得都很像指头，所以我猜他们只是摘了许多这两种植物的叶子，可能混在了一起。不管怎么说，实在让人感到悲伤，因为祖母说，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发女孩。”

“她每个星期都到伦敦去？自然，她得请一天假。”

“是的，据说她在那儿有朋友。她是外国人——祖母说，有人认为她其实是德国间谍。”

"她是吗?"

"我想不是。显然,男士们都很喜欢她。你知道,海军官员和谢尔顿陆军部队的士兵也喜欢她。玛丽在陆军部队有一两个朋友。"

"她真的是间谍吗?"

"我想不是。我是说,我祖母说那是谣传。那不是在上次战争时的事,而是在那之前。"

"奇怪,"图彭丝说,"战争时期总是很容易混乱。我认识一个老人,他有一个朋友参加过滑铁卢战役。"

"啊,太好了。一九一四年以前,人们常常雇用外国保姆——就像弗罗莱因一样,称为马摩塞尔。弗罗莱因是什么,我可不知道。祖母说,她对小孩很好,大家都很欢迎她、喜欢她。"

"那是她住在'月桂庄园'的时候吗?"

"那时不叫这个名字——至少我认为不叫这个名字。她是和叫帕金森或珀金斯之类名字的人家住在一起的。"格温达说,"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工作换取膳宿的女孩。她来自小面饼的发源地,你知道,就是梅特南姆和梅森留作宴会用的那种昂贵小面饼。据说那地方一半属于德国,一半属于法国。"

"是斯特拉斯堡吗?"

"是,是这个名字。她很会绘画。我的姑婆请她画过像。范妮姑婆说,她的画像看起来人显老。帕金森家的孩子也请她画过。格里芬老太太现在还保留有那张画。我相信那个帕金森家的孩子对玛丽的事有所觉察——我指的是请她画

过像的那个孩子。我想一定是格里芬太太的那个教子。”

“是亚历山大·帕金森吗?”

“对,就是那个孩子,就是那个葬在教堂边的孩子。”

第二章　介绍马蒂尔德、特鲁洛夫及KK

第二天早上，图彭丝去拜访村里一位无人不知的人物，一般称他为伊萨克老爹，或者，如果人们记得的话，在正式场合，他应该叫博得利科特先生。伊萨克·博德利科特是当地的“名人”之一。他成为名人，是因为他的年纪——他号称九十岁（一般人不相信）——和他能够修理许多特殊的东西。如果你一再打电话给铜管工人，就是请不来，你就得去找伊萨克·博德利科特。不管是否有修理东西的资格，博德利科特先生在他漫长的人生中，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在各种卫生设备与浴室给水设备、热水锅炉的故障和电气之类的问题上。他要的工钱比有正式资格的铜管工人更能获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的修理常常非常成功。他会做木匠活，会做锁匠活，也会替人挂画——有时挂得歪点——他还懂得修理旧安乐椅的弹簧。博德利科特先生的主要毛病就是喋

喋不休、说个不停的习惯；虽然必须调整假牙才能使发音清楚正确，他仍然没有改掉这种习惯。他对这一带过去的居民的回忆似乎是没有止境的。人们很难知道他的回忆是否可靠。博德利科特先生从来不会掩饰讲一些过去发生的故事给人听，这也会给他自己带来乐趣。幻想的飞跃一般称为记忆的飞跃，它常常是从同一类型的话题开始的。

“假如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那件事，你一定会吃惊的。啊，那可是真的。哦，你知道，人人都觉得自己知道一切，可他们错了，绝对错了。你知道，那是姐姐，她看起来可真是个好女孩。给他们提供线索的是肉铺的狗。它跟到她的家。不过，那并不是她自己的家。哦，关于这件事，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还有阿特金斯老婆婆的事。没有人知道她在家里藏了一枝手枪，但是我知道。我是在被叫去修理她的高脚衣橱时知道的——是这样称呼高衣橱的吗？嗯，是的，是高脚衣橱。这样很好。哦，她已经七十五岁了，而且在那个抽屉里，你知道，就是在我去修理的那个抽屉里——铰链和锁都拿走了——有一枝手枪，和一只女人的鞋绑在一起。是三号大小的鞋，或者是二号白缎子鞋，我不敢肯定。好小的脚。她说那是她曾祖母结婚时穿的鞋。也许是吧。不过，有人说那是她以前在古董店买的。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但那鞋跟手枪绑在一起，可是真的。据说那枪是她儿子带回来的，是他从东非带回来的。他曾出去猎象或什么东西，回来时就带回了那枝手枪。你知道那个老妇人做什么了吗？她的儿子教她射击。她坐在客厅窗口边往外看，一旦有人进入车道，她就拿枪朝车道两边射去。哎呀，他们吓得要死，赶快逃跑。她

说，她不让任何人进来打扰鸟类，她特别关心鸟类。要知道，她决不会射鸟。确实，她不想那么做。至于莱瑟比太太，也有许多故事。她已稍微好了一点。是的，她会在商店顺手牵羊。所以大家都说，她在这方面很有专长。不过，她却像大家一样衣食不愁。”

在请博德利科特先生换掉浴室的天窗后，图彭丝觉得她可以把他的谈话直接引到过去的任何回忆中去，希望这对汤米和她自己解开这房子隐藏的秘密有所帮助。因为，他们对这房子到底隐藏着什么宝物或有趣的秘密，仍然一无所知。

老伊萨克·博德利科特很爽快地答应来为这家新来的邻居修理东西。他一生中的乐趣之一就是尽量跟许多新来的居民见面。跟从未听过他精彩回忆和往事的人相见，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那些已经很熟悉他的回忆的人，总是不鼓励他去重述那些故事。可是，有新的听众！那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展示许多美妙的商业上的故事，并尽量跟自己给所在社区提供的各种服务联系起来，也是一件乐事。他很乐意热心解释。

“乔很幸运，他从未受过伤。不过，可能割破过脸。”

“是的，也许是这样。”

“太太，地板上有些玻璃要收拾啦。”

“我知道，”图彭丝说，“我们还没有时间。”

“哦，不过，你可不能拿玻璃冒险啊。你知道玻璃是什么吗？一块小小的碎片也足以让你受伤。要是进入血管，会要你的命哪。我记得拉维尼娅·肖塔康姆小姐。简直没法相

信……”

图彭丝对拉维尼娅·肖塔康姆小姐不感兴趣。她已听当地其他人提起过肖塔康姆的事。她显然在七十到八十岁之间，已经完全聋了，也几乎瞎了。

“我想，”图彭丝在伊萨克开始回忆拉维尼娅·肖塔康姆之前便插话道，“你一定认识许多各种各样的人，也知道这个地方过去发生的怪事。”

“不错，你知道，我已经不再年轻，已经超过八十五岁啦，正往九十岁上奔呢。我向来记忆力不错。有些事情，你没法忘记。不管过多久，总会有些事情使你想起它，使你完全想起它。我要告诉你的事，你是不会相信的。”

“啊，那太好了，不是吗？”图彭丝说，“你竟会知道许多怪人的事。”

“哪里，人可真难预料，不是吗？跟你一向认为的不同，有时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我猜有时是间谍，”图彭丝说，“或是犯罪。”

她满怀希望地望着他……老伊萨克弯腰捡起玻璃片。

“你看，”他说，“要是扎进你的脚里，你是什么感觉？”

图彭丝开始觉得，修理玻璃天窗似乎无法引起伊萨克关于过去更多的有趣回忆。她注意到靠客厅窗边墙壁的所谓小花房也需要修理和花钱更换玻璃。它值得修理还是毁掉更好呢？伊萨克很满意地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这个新问题上。他们下楼到屋外，沿着墙壁走到他们所谈论的那个建筑物旁。

“啊，你是说这里吗？”

图彭丝说，是的，她就是指这里。

“啊，是Kay Kay。”伊萨克说。

图彭丝望着他，不知道KK这两个字母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

“我说KK。洛蒂·琼斯老太太的时候，常这样称呼它。”

“哦，她为什么把它叫做KK呢？”

“我不知道。它是某种——我想是某种名字，人们过去常给这种地方取这种名字。你知道，它并不大。大房子都有一个真正的温室，摆放孔雀草盆景。”

“原来如此，”图彭丝说，听到这些话，她很快便回想起这些东西。

“你也可以把它叫作花房。不过，这儿，洛蒂·琼斯老太太却总把它叫作KK。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儿有孔雀草盆景吗？”

“没有，用不着那种东西。大都让孩子放玩具。哦，说到玩具，如果没有人扔掉，应该还放在这里。你看，这间温室已经半塌了吧？那时他们还会稍加修整，改造一下屋顶，可我想现在不会再有人用它了。以前他们常在这儿放置破旧的玩具或多余的椅子之类的东西。不过现在，你看，这儿放了摇摆木马，角落那边还放了特鲁洛夫。”

“我们可以进去吗？”图彭丝一面想在玻璃窗上找一块稍微干净点的地方，一面说，“里面一定有许多有趣的东西。”

“好，我去找钥匙，”伊萨克说，“我希望它还挂在以前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地方在哪儿？”

“哦，就在附近的一个储藏室。”

他们沿着旁边的小路走过去，储藏室很难说是一个储藏东西的地方。伊萨克踢开门，挪开各种树枝，踢开一些烂苹果，移开挂在墙上的旧擦鞋棕垫，就看到一个钉子上挂着三四把生了锈的钥匙。

“那是林德普的钥匙，”他说，“他是住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园丁。他是个退了休的做篮子的人。你要到KK里面去看看吗？”

“噢，是的，”图彭丝满怀希望地说，“我很想到KK里面去看看。你是怎么拼的？”

“怎么拼什么？”

“我是说KK啊，只有两个字母吗？”

“不，不是这样。我想它是两个外国字。我现在记得好像是K—A—I，而另外一个也是K—A—I。也许是Kay—Kay或Kye—kye，他们常这么说。我想是日本字。”

“哦，”图彭丝说，“这里有日本人住过吗？”

“不，不是。这里没有那种外国人。”

伊萨克迅速地给生锈的钥匙涂上一点油，便产生奇妙的效果。他将钥匙插进门锁，嘎嘎转动，并推开门。图彭丝和她的向导走进去。

“你看，”伊萨克说，对里面的物品没有表示任何特别的荣耀，“除了陈旧的破烂什么都没有吧？”

“那个木马看起来相当不错。”图彭丝说。

“那是马蒂尔德。”伊萨克说。

“马蒂尔——德?”图彭丝颇感疑惑地说。

“是的,是某个女人的名字。有人说是女王,有人说是征服者威廉的妻子。但我认为他们只是在吹牛。这木马其实是从美国来的,是美国教父带来送给一个孩子的。”

“送给一个孩子——?”

“是贝辛顿的孩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也不知道。我想现在已经完全锈了。”

尽管马蒂尔德破烂不堪,但仍是一匹相当好看的马。它的身长与现在所能看到的任何公马或母马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以前肯定很浓厚的鬃毛只剩下了一点点。耳朵掉了一只。它以前被涂成灰色。前腿向前伸直,后腿也向后伸直。它还有一撮尾巴。

“它动起来跟我以前看到过的木马不一样。”图彭丝饶有兴致地说。

“不一样吗?”伊萨克说,“你知道,一般木马都摇上摇下,摇下摇上,由前向后。但这只木马,你看——是往前跳跃。先是前腿跳——砰的一声——然后是后腿跳。动作很好看。假如我现在骑上去给你看——”

“小心,”图彭丝说,“也许——也许有钉子或什么东西扎着你,或掉下来。”

“嗯。我骑过马蒂尔德,那一定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不过我还记得。这马还很结实,还真不会垮掉。”

他突然以意想不到的特技动作跨上了马蒂尔德。木马

猛然向前跑，然后向后跑。

“动了，对吧？”

“是的，它动了。”图彭丝说。

“哦，他们都很喜欢它。珍妮小姐过去每天都骑它。”

“珍妮小姐是谁？”

“哦，她是那个最大的孩子。就是教父送给她木马和特鲁洛夫的那个孩子。”他补充说。

图彭丝诧异地望着伊萨克。他说的话似乎与Kay—Kay中的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他们就那么叫它，就是那个放在角落带有小马车的小木马。帕梅拉小姐总是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骑着它走下山丘。她在山丘顶上跨上马，双脚就放在那儿——你看，它备有踏板，但不会动，所以，她可以把木马拿到山丘顶上，然后让它从山丘上向下滑，用自己的脚作刹车。当然，她有时会被智利南美杉挡住。”

“被智利南美杉挡住好像很不舒服。”图彭丝说。

“哦，在碰到它之前，她可以停住。她非常认真。我曾经看见她玩了三四个钟头。我常常来修整圣诞玫瑰花的花圃和银苇草，所以我能看见她从山丘上滑下来。由于她不喜欢别人跟她说话，我也就不跟她攀谈。不管做什么或想做什么，她都想继续下去。”

“她认为她在干什么呢？”图彭丝对帕梅拉小姐的兴趣突然开始比对珍妮小姐更浓了。

“噢，我不知道。她有时老说她是一个逃亡的公主，或什么玛丽女王——是爱尔兰或苏格兰的吧？”

"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图彭丝猜测。

"是的，不错。她不是离开就是逃亡。进入城堡，锁什么东西。其实不是真锁，而只是一潭水。"

"啊，我明白了。帕梅拉觉得自己就是正在逃避敌人的苏格兰玛丽女王，对吗？"

"对。她说她要到英格兰去求伊丽莎白女王宽恕，但我并不认为伊丽莎白女王有多么仁慈。"

"哦，"图彭丝掩饰着自己的失望说，"确实很有趣，你说的这些人是谁？"

"噢，是利斯特家的。"

"你知道玛丽·乔丹吗？"

"哦，我知道你指谁。不，她的事比我出生时还早点。你是指那个做德国间谍的女孩吧？"

"好像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她的事。"图彭丝说。

"不错。他们叫她弗罗莱因或什么，听起来像铁路。"

"确实很像。"图彭丝说。

伊萨克突然笑起来。"哈，哈，哈，"他说，"如果是铁路，是铁路的铁轨，噢，就不是笔直的，对吧？噢，一定是这样。"他又笑了。

"多么好的笑话。"图彭丝温和地说。

伊萨克又笑了。

他说："该是你考虑种些蔬菜的时候了，对吧？你知道，如果要在适当的时候种上蚕豆，你现在就该种上，并准备些豆子。早生的莴苣怎么样？种些矮小的植物？好美丽的莴苣，虽然小，却非常脆。"

"我想你在这儿做了很多园艺工作吧。我是说不只在我家,而是在许多人家。"

"哦,是的,你知道,我做过临时工,到过许多人家。他们雇的园丁中有些人根本不行,所以我常去帮一阵子。这儿以前曾发生过一个小事故,弄错了蔬菜。在我出生之前——不过我听说过。"

"是关于指顶花的叶子,对吗?"图彭丝说。

"啊,真奇怪,你已经听说过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有好几个人中毒了,有一个还死了。至少我听到的是这样。那只是道听途说,我也是从老朋友那里听说的。"

"我想那是弗罗莱因。"图彭丝说。

"什么,那个死了的是弗罗莱因?噢,我从未听说过。"

"哦,也许是我错了。"图彭丝说,"假设你把特鲁洛夫拿到帕梅拉那孩子常去玩的山丘那里——如果那个山丘还在的话。"

"哦,那个山丘当然还在那里。你想干什么?它现在全长了草,可要小心哩。我不知特鲁洛夫锈成什么样子了。要我先把它弄干净一点吗?"

"好,"图彭丝说,"然后请你想一些我们可以种的蔬菜。"

"哦,我要提醒你,不要把指顶花和菠菜种在一起。我不想听到你刚搬进新房子就发生什么事故。只要花一点钱,这里可以变成很好的住宅。"

"非常感谢你。"图彭丝说。

"那我就去看看特鲁洛夫,免得你坐上去就垮了。它里

然很旧，但有些旧东西会动，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哦，我以前有个堂弟，他拉出一辆旧自行车。你会认为它不会走了——因为差不多有四十年没有人骑过。可是，加点油，它竟然可以跑了。啊，一点点油就可以发挥奇妙的作用。”

第三章 早餐之前六件不可能的事

“究竟怎么啦——”汤米说。

回家时，他总是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图彭丝，可是这一次，他比平时更为惊讶。

尽管外面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但家里仍然没有她的影子。他想起她可能正在专心致志地做园艺活，就出去看个究竟。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说“究竟怎么啦——”的。

“喂，汤米，”图彭丝说，“你回来得比我想象的早了点。”

“这是什么?”

“你是说特鲁洛夫?”

“你说什么?”

“我说特鲁洛夫，”图彭丝说，“这是它的名字。”

“你打算骑它吗? ——它对你可太小了点。”

“哦，当然。它是孩子玩的东西——我猜在你玩仙女圈

或我小时候玩玩具之前，你也玩过这东西吧？”

“它不会真的还能动吧？”汤米问道。

“哦，不完全是这样，”图彭丝说，“但是你看，把它拿到山丘顶上，然后它——噢，你看，当你向山丘下面滑下去的时候，它的轮子会自动转动。”

“我想在下面会碰垮，你要这么干吗？”

“不，”图彭丝说，“你可以用脚刹车。要我演示给你看吗？”

“我不想这样。”汤米说，“雨开始下大了。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唔，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是说，它不会很有趣吧？”

“老实说，”图彭丝说，“它非常吓人。不过，你明白，我只是想知道——”

“所以你就问这棵树？这究竟是什么树？是智利南美杉吗？”

“对，”图彭丝说，“你倒很聪明。”

“我当然知道，”汤米说，“我还知道这种树的别名。”

“我也知道。”图彭丝说。

他们互相望着。

“只是这会儿我忘记了，”汤米说，“它是一种阿提——”

“哦，很像那种东西，”图彭丝说，“我想这就足够了，是吗？”

“你在那荆棘丛生的地方干什么？”

“哦，因为当你抵达山丘底下时，我是说，如果你没有放下脚完全停住，你就可能撞进这阿提里面——”

“我所说的阿提——？大概是阿提卡利亚(荨麻疹)吧？不，这是荨麻，对吧？唉，好啦，”汤米说，“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娱乐。”

“我只是在为我们最近的问题作一点调查。”

“你的问题？我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

“我不知道，”图彭丝说，“我希望是我们俩的问题。”

“该不会是比阿特丽斯的问题或类似的什么问题吧？”

“噢，不是。我只是觉得这个房子里可能会藏着别的东西，所以，我去看了许多玩具。这些玩具可能许多年前就被乱塞在那间有点古怪的旧花房里，那儿有这个木马和马蒂尔德。马蒂尔德是个会摇动的木马，肚子上有洞。”

“肚子上有洞？”

“是的。我猜，过去常有人往里面塞东西。孩子们——为了好玩——塞进去许多枯叶、脏纸、用旧的抹布、法兰绒布块和用来擦东西的脏油布。”

“过来，我们回屋去吧。”汤米说。

“喂，汤米，”图彭丝一边把脚伸向她为汤米回家而在客厅里先点起的炉火，一边说，“让我听听你的新闻。你到里茨饭店画廊去看展览了吗？”

“没有去。老实说，我其实是没有时间去。”

“你是什么意思，你没时间？你不是专门为它去的吗？”

“哦，人未必总是去做专门去做的事情。”

“你一定是去了什么地方，干了什么事。”图彭丝说。

“我又发现一个可以停车的新地方。”

“那倒很有用，”图彭丝说，“那是什么地方？”

“霍恩斯洛附近。”

“你到霍恩斯洛去想干什么？”

“哦，其实我没有去霍恩斯洛。那儿有停车场，我就在那儿坐地铁。”

“怎么，坐地铁到伦敦去？”

“对，坐地铁似乎是最方便的途径。”

“看你满脸内疚的样子，”图彭丝说，“你不是要告诉我我有个情敌住在霍恩斯洛吧？”

“不，”汤米说，“你应该为我做的事感到高兴才对。”

“哦，你给我买礼物啦？”

“不，不，”汤米说，“恐怕不是这样。老实说，我从来就不知道送你什么才好。”

“好啦，你的猜测有时很准，”图彭丝满怀希望地说，“你到底做什么啦？汤米，我为什么应该高兴呢？”

“因为我也去调查了。”汤米说。

“现在大家都在做调查，”图彭丝说，“你知道，所有十来岁的孩子，和所有的侄甥或其他人家的子女，都在做调查。我实在不知道他们在调查什么，但不管在调查什么，他们过后从来都是不了了之。他们只是去调查和享受调查的乐趣，而且还非常自满——噢，我真不知往后该怎么办。”

“我们的养女贝蒂到东非去了，”汤米说，“你收到过她的信吗？”

“收到过，她喜欢那里——正在深入非洲人的家庭，写关于这些家庭的论文。”

“你认为那些家庭欣赏贝蒂的兴趣吗?”汤米问。

“我可不这么认为,”图彭丝说,“我记得在我父亲的教区里,大家都不喜欢教区牧师的助理——他们叫他多管闲事的人。”

“你说的也许对,”汤米说,“你的确指出了我已在做或准备去做的事的艰难。”

“调查什么？我希望不是割草机。”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提到割草机。”

“因为你在不停地看割草机的样本,”图彭丝说,“谈到割草机,你简直像疯了一样。”

“在我们这幢房里,我们正在进行历史性的调查,至少在六七十年前似乎曾发生过的犯罪或什么事。”

“不管怎么样,汤米,过来告诉我一些你的调查计划。”

“我去伦敦,”汤米说,“是想着手做一件事。”

“啊,”图彭丝说,“调查?着手调查去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和你做了一样的事,只是方法不同而已。但我调查的事时间更久远。”

“你是说,你真的开始对玛丽·乔丹的问题感兴趣了?所以你现在要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汤米说,“它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玛丽·乔丹之谜,或者说是玛丽·乔丹问题。”

“也真是个平常的名字。如果她是德国人,这不可能是她的真名,”图彭丝说,“虽然被说成是德国间谍或什么,但我猜她也可能是英国人。”

“我认为德国间谍的故事,只是一种传说。”

“说下去，汤米。你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

“噢，我将某种——某种——某种——”

“别老说某种，”图彭丝说，“我根本不明白。”

“唔，解释某种事情有时很困难，”汤米说，“不过我想说的是我有某种调查方法。”

“你是说像过去一样？”

“对，在一定意义上是这样。我是说，有些事情调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你可以从某些事情中得到信息。但是，骑旧玩具，请老妇人去回忆，询问可能错误百出的老园丁，或到邮局去请那些女孩讲她们的婶婆以前告诉她们的事，使办事员们大吃一惊，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他们都提供了一些线索。”图彭丝说。

“我也这样。”汤米说。

“你也做调查了？你去向谁问你的问题？”

“噢，不完全是那样。不过你应该记得，图彭丝，我以前曾和很会干这种事的人有联系。你知道，有些人只要你花钱雇他们，他们就会到适当的地方去为你调查，这样你得到的信息绝对很可靠。”

“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地方？”

“噢，有很多事情。首先你可以请他们去调查死亡、出生和婚姻之类的事情。”

“噢，我猜你是派他们到萨默塞特大厦去调查吧。你要到那里去调查死亡和婚姻吗？”

“还有出生——不必亲自去，只要请人代你去就行。在那里可以查出某人的死亡时间，或看到遗嘱，看看在教堂举

行的婚礼或研究出生证明。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调查出来。"

"你花了很多钱吧?"图彭丝说,"我想我们付了搬家费以后就该学会节俭了。"

"哦,考虑到你对这个问题这么感兴趣,我就觉得这可算是花钱的好方法。"

"噢,你找到了什么吗?"

"不会这么快,得等到报告送来。到那时,如果他们能为你提供答案——"

"你是说,有人来告诉你,名叫玛丽·乔丹的这个人出生于小谢菲尔德或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去亲自调查。是这样吗?"

"不完全是这样。你还可以查出人口普查中的报表和死亡证明及死亡原因等许多情况。"

"好,"图彭丝说,"听起来很有趣,总会找到点什么。"

"你还可以到报社查阅旧报纸的合订本。"

"你是指报纸上的记载——家庭谋杀或审判之类吗?"

"不一定。不过,肯定有人不时地跟某些人接触过。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可以找出这种人——问几个问题——重温一下旧情。就像我们在伦敦设立私人侦探所时那样。我想有些人会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或告诉一点什么。事情有时取决于你认识谁。"

"不错,"图彭丝说,"确实如此。我自己凭经验就知道。"

"我们俩的调查方法不一样,"汤米说,"我想你的方法跟我的一样好。我决不会忘记我突然去拜访公寓或叫桑斯

索斯什么的那一天，我首先看到的你是坐在那里编织东西，并自称布伦金索普太太。”

“完全是因为我那时没有想去调查或请人去为我调查。”图彭丝说。

“不，”汤米说，“我在跟客人谈得正有趣的时候，你潜入了隔壁的藏衣室，所以你完全知道我会受托去哪儿，也知道我准备去做什么，而你却设法先去了。偷听，简直没救了。真不知羞。”

“可结果却非常令人满意。”图彭丝说。

“是的，”汤米说，“你感觉可以成功。似乎很灵验。”

“好啦，总有一天我们会完全知道这里的每一件事，只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不认为真正重要的东西藏在这附近，或为这里的人所占有，或跟这房子有关，或以前住在这里的人很重要——我真的一点也不相信。哦，好啦，我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干什么呢？”汤米说。

“我相信那当然是在早餐之前六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图彭丝说，“现在已经是十一点差一刻啦，我想去睡了，我累了。我很困，而且由于玩那些满是尘埃的旧玩具，搞得浑身脏兮兮的。我想那儿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哎呀，它为什么叫 Kay Kay 呢？”

“我不知道，你知道拼法吗？”

“我不知道——我想该拼为 K—a—i 而不只是 KK。”

“因为它听起来更像谜一样？”

“听起来像日语。”图彭丝毫无把握地说。

“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地方听起来像日语。它听起来像吃的东西，也许是米。”

“我要去睡了，我要先去痛快地洗个澡，想法把这些蜘蛛丝去掉。”图彭丝说。

“别忘了早餐前的六件不可能的事。”汤米说。

“我想我做这些事比你更强。”图彭丝说。

“你时不时会做出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汤米说。

“其实，你常常做得比我更好，”图彭丝说，“有时真烦人。噢，这些事情是用来考验我们的。是谁过去常这样对我们说来着？像口头禅一样。”

“别太在意了，”汤米说，“快去洗掉你身上的远古尘埃吧，伊萨克的园艺水平不错吧？”

“他自己觉得做得很好，”图彭丝说，“我们可以试试他——”

“不幸的是，我们自己不太懂园艺工作。啊，还有一个问题。”

第四章　骑着特鲁洛夫探险：牛津与剑桥

"实际上，早餐之前六件不可能的事，"图彭丝说，她喝完一杯咖啡，想起碗柜上的盘子里还放着一块煎蛋，煎蛋旁还配放着两块看起来颇引人食欲的猪腰。"早餐比想着不可能的事更重要。汤米是个追逐不可能之事的人。调查，不错。不知道他能否从中得到一些东西。"

她专心地吃起煎蛋和猪腰。

"吃一顿跟平时不同的早餐，真是不错。"

很长时间以来，她早上总是只喝一杯咖啡和苹果汁或葡萄酒。虽然对解决体重问题很有好处，但这种早餐总无法获得充分的满足感。碗柜里的热茶常因明显的对比更易引起消化液的分泌。

"我想，"图彭丝说，"帕金森家的人早餐也在这里吃这种东西。煎蛋或炒蛋加熏肉，也许——"她的思绪回到很久

以前，想起了古老的小说。“也许，对啦，也许碗柜里放了冷松鸡肉。味道美极了！噢，我记得它味道鲜美。当然，我想孩子们只能吃鸡腿。鸡脚也相当不错，因为它可以慢慢嚼。”她把最后一块猪腰放进嘴里，便停了下来。

非常奇妙的声音仿佛从门外传了进来。

“奇怪，”图彭丝说，“听起来像是乐队变调的声音。”

她手上拿着一片烤面包，又停了下来。艾伯特走进来，她抬起头。

“艾伯特，是什么在响？”图彭丝问道，“难道是工人们在弹奏什么东西？风琴或类似的乐器吧？”

“是来修钢琴的先生。”艾伯特说。

“来给钢琴修什么地方？”

“来调音的。你说过让我叫钢琴调音师来的啊。”

“很好，”图彭丝说，“你已经叫他来了吗？艾伯特，你真好。”

艾伯特看上去很高兴。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常常能迅速完成图彭丝或汤米提出的特别要求，确实很不错。

“他说钢琴得好好调一调。”艾伯特说。

“我想也该这样。”图彭丝说。

她喝了半杯咖啡，走出房间，进入客厅。一个年轻人正在修理那架已经卸开的大钢琴。

“早上好，太太。”年轻人说。

“早上好。”图彭丝说，“辛苦你了。”

“啊，它需要调一调音。”

“对，”图彭丝说，“我知道。我们刚刚搬来，搬进搬出对

钢琴不太好。而且，这架钢琴也很久没有调音了。”

“唔，马上就可以知道。”年轻人说。

他依次弹了三次不同的和音，两次欢快的长调和音，两次极悲伤的A短调和音。

“这乐器很不错，太太。”

“是啊，”图彭丝说，“是伊拉德牌的。”

“这种钢琴现在很不容易买到了。”

“这架钢琴经历过好几次灾难，”图彭丝说，“它经历过伦敦空袭。我们的房子遭到轰炸，幸好我们躲开了，但这架钢琴只是外表受损。”

“啊，做工真不错，不必太费事。”

谈话很愉快地继续下去。年轻人弹了肖邦序曲的最初几节，又弹奏了《蓝色多瑙河》。不久，他宣称工作完成。

“最好不要放得太久，”他提醒她，“过一段时间我会找机会再来调试一次，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不会——哦，不知怎么说才好——走点音。你知道，有些小毛病你注意不到，或者听不出来。”

他们俩很有礼貌地道别，彼此对一般音乐尤其是对钢琴曲都很欣赏，而且，两人对音乐给人生带来的乐趣，意见也很相似。

“这房子好像还要费一番工夫整修。”年轻人看看四周，说道。

“对，我想我们搬来时，已经有些日子没人住了。”

“噢，这房子转过很多次手。”

“历史很悠久，对吗？”图彭丝说，“我是指以前住在这里

的人，和过去发生的一些怪事。”

“哦，我想你是说很久以前的事。我不知道是上次大战还是前一次大战的时候。”

“据说跟海军机密之类有关。”图彭丝满怀希望地说。

“我想也许是。据说有许多传说，不过我自己当然什么都不知道。”

“不错，那是你出生之前的事。”图彭丝凝视着年轻人稚嫩的脸孔说。

年轻人离去后，她坐在钢琴前。

“我要弹弹《屋顶上的雨水》。”图彭丝说。刚才调音师弹奏另一首序曲，使她想起了肖邦的曲子。随后，她敲了几个和音，开始一面伴奏，一面哼，然后小声唱起来：

我真正的爱人在何处徜徉？
我真正的爱人离开我去了何方？
树梢上，鸟儿在呼唤。
我真正的爱人何时回到我的身旁？

“我想是键弹错了，”图彭丝说，“不过，不管怎么说，钢琴又修好了。啊，又能弹钢琴，实在快乐。‘我真正的爱人在何处徜徉？’”她哼道，“‘我真正的爱人何时’——特鲁洛夫，”她若有所思地说，“真正的爱人？哦，我想这可能是个暗号。也许我最好还是出去看看特鲁洛夫。”

她穿上厚厚的鞋子和套头毛衣，走到院子里。特鲁洛夫已不在原来的KK里，而是放到了空马厩里。图彭丝把它拉

出来,放到长满草的斜坡顶上,用带来的掸帚拂去上面到处粘满的蜘蛛丝,然后骑上特鲁洛夫,把脚放在踏板上,以特鲁洛夫经历的岁月和伤痕所能承受的速度奔跑。

"喂,我真正的爱人,"她说,"我们一起下山吧,不用太急。"

她把脚撤离踏板,放在可以随时刹车的位置。

尽管仅凭重量就可以奔下山冈,特鲁洛夫还是跑得不是太快。但是,山坡突然变得陡起来,特鲁洛夫加快了速度,图彭丝更快地用脚作刹车,她和特鲁洛夫仍然飞快地冲人比山底下的智利南美杉树丛更令人不快的一个地方。

"好痛!"图彭丝好不容易才钻出来。

弄掉沾在身上的智利南美杉刺,图彭丝拍拍身子,环视四周。她已来到了一片一直延续到对面山丘的灌木丛中。满是映山红和八仙花。图彭丝想,这些花在花季时一定非常美丽,可现在却没有任何特别美丽之处,只是一片灌木林。在各种花株和灌木之间,似乎有一条小径,现在长满了树木,不过仍然可以看出它的方向。图彭丝摘下一两枝树枝,拨开第一道树丛,开始爬上山丘。小径一直蜿蜒到山顶。显然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清扫这条小径,也没有人行走过。

"我想知道它通到什么地方,"图彭丝说,"有道路就应该有理由。"

小径向不同的方向拐了两个急弯,变成"之"字形。这使图彭丝感到她完全领悟了《爱丽丝漫游奇境》中所谓小径会突然摇动改变方向的意思。树丛越来越稀少,可能与地名有关的月桂树现在清晰可见了,一条砾石遍布、难以行走的狭

隘小径穿过了月桂树丛。沿着小径前行，突然来到了一个长满苔藓的四级台阶前。石阶通向一个以前用金属制作而后来改用干草重作的壁龛。这是一个类似神殿的地方，里面有个台座，台座上放着一个损害得非常厉害的石像。那是个头顶篮子的男孩像。图彭丝觉得这石像很面熟。

“这是一种可以让你推测一个地方的年代的东西，”她说，“这很像莎拉婶婶放在院子里的那个石像。她也有许多月桂树。”

她的思绪回到了莎拉婶那里。孩提时，她时常去拜访莎拉婶。她记得，她自己常玩一种叫作“河马”的游戏。为了玩“河马”，必须取下裙环。当时，图彭丝才六岁。她用裙环代表马，即有鬃毛和流水般尾巴的白马。在图彭丝的幻想中，骑着白马穿越绿野，不如穿过一块草坪，然后绕过一个蒲苇羽随风摇曳的花坛，走上与这条小径相似的小路，侧身来到位于山毛榉树林间也有与这壁龛相同并有石像和篮子的凉亭式壁龛边。图彭丝策马来到这儿的时候，总是拿着礼物，把礼物放进那孩子头顶上的篮子。当时，你可说那是奉献，也是许愿。图彭丝记得，她许的愿几乎都变成了现实。

“可是，”图彭丝突然坐在她已爬上来的石阶顶上，“那当然是欺骗。我是说，我希望过某些明知肯定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愿望变成了现实，于是它真的就有了魔力。从古代开始，这便成了对一个真正的神的恰当奉献。但其实它并不是神，而只是一个显得矮胖的小男孩。啊——真有意思，一个人发明了许多事情，还相信它，并且就那样玩它。”

她舒口气，又走下小径，朝着那个神秘的名叫 KK 的花房走去。

KK 里面仍然像往常那样显得杂乱无章。马蒂尔德依然显得孤独而又绝望，但另有两件东西引起了图彭丝的注意。它们是瓷器——四周有白天鹅图像的瓷制凳子，一张深蓝色，一张淡蓝色。

"当然，"图彭丝说，"我小时候曾见过这种东西。对，通常都放在阳台上。我的另一个婶婶有这种东西。我们常常把这两样东西称为'牛津'和'剑桥'。很相像。我想那是鸭子——不，那是画在四周的天鹅。坐板上也有同样奇妙的东西，即一种像字母 S 形的洞。那里面可以放进许多东西。对了，请伊萨克把这两张凳子拿出去好好洗洗，然后放在凉廊上。伊萨克坚持把它叫做门廊，而我觉得叫阳台更自然些。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那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享用一番。"

她转身向门那边走去，脚被马蒂尔德突出来的扶手绊住——

"噢，上帝！"图彭丝说，"我干了什么？"

她的脚碰到了深蓝色的瓷制凳子，凳子倒向地板，碎成两半。

"噢，上帝，"图彭丝说，"我想我确实已经杀了牛津。我们只好用剑桥来凑合了。我想已经没办法把牛津再拼起来了。破成这样子，再拼太难了。"

她叹了口气，想起不知汤米现在在做什么。

汤米正跟几个老朋友坐着谈论往事。

“现在的世界变得真奇妙，”阿特金森上校说，“我听说你和你的叫什么普鲁登斯——啊，不，你对她有个昵称，图彭丝，不错——对，我听说你们搬到了乡下去住。邻近霍洛圭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搬到那儿去的，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哦，我们发现这房子相当便宜。”汤米说。

“嗯，那倒是很幸运。屋名叫什么？一定要告诉我你的地址。”

“哦，我们想叫它‘松树庄园’，因为那里有很美的松树。它的原名叫‘月桂庄园’，但那名字很有点维多利亚时代遗物的味道，对吧？”

“‘月桂庄园’。霍洛圭的‘月桂庄园’。喂，你在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汤米望着他那张长满白胡须的老脸。

“开始做什么了吧？”阿特金森上校说，“你又受雇为国家服务了吗？”

“唉，我太老了，不行了，”汤米说，“我已经完全退休了。”

“噢，我倒糊涂了。你也许只是说说吧？也许是受命这样说吧？总之，那件事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呀！”

“什么事？”汤米说。

“噢，我想你已经看过或听说过了，就是卡丁顿·斯坎达尔。你知道，后来又有些事情——所谓信函事件——和埃姆林·约翰逊潜水艇事件。”

“噢，”汤米说，“我仿佛有点模糊的印象。”

"唔,其实不是潜水艇事件,可因为它,才使人们注意到整个事件。而且又有那些信。问题可以从政治上加以解决。对了,是信件。如果他们能得到那些信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他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当时在政府内最受信任的几个人身上。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真令人惊讶!你看!害群之马,常常是最受信任、最没有问题的人物,常常是最后受到怀疑的人物——而且一直以来——哦,还有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查明。"他闭上一只眼睛,"也许,你是被派到那里去调查的,是吗,朋友?"

"调查什么?"汤米说。

"哦,你的这所房子,你的'月桂庄园'吧?关于'月桂庄园',曾经有过一些很愚蠢的笑话。安全人员曾做过相当详细的调查。他们认为屋里某个地方隐藏有重要的证据。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证据已经转移到国外——可能是意大利——就在人们警觉起来之前。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可能还藏在那一带的某个地方。因为那种地方有地下室、铺地石和各种各样的东西。喂,汤米,我觉得你又在进行搜查了。"

"我向你保证,我现在不做那种事了。"

"噢,你住在别的地方的时候,大家也以为你不干了。就是上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你还不是在那里追踪那个德国小子和那个拿着童谣书的女人?哦,干得很漂亮。那么,现在,也许他们又派你在进行调查!"

"胡说,"汤米说,"你完全不应该这么想,我现在只是一个乡下老头。"

"你是个老狐狸。我敢断定你比现在的一些人高明、你

坐在那里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其实，我想，别人不能问你问题，以免泄露国家秘密，我能问吗？不管怎么说，注意一下你的夫人，她总是陷得太深。她在'N或M'那次事件中，在最后关头才脱离危险。"

"噢，"汤米说，"图彭丝只是对这地方过去的一些事感兴趣。如谁在这里和什么地方住过，以前在这里住过的人的画像及其他什么的，以及营造园林等。我们现在真正感兴趣的就是那件事。我是指园林和球根样本，如此而已。"

"要是过了一年，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也许会相信。但我了解你，贝雷斯福特，我也了解我们的贝雷斯福特太太。你们俩在一起，真是很不错的一对，我敢断言，你们一定会找到点什么。我告诉你，那些文件如果公开，一定会给政界带来极大的影响，有几个人会很不高兴。这的确不假。那些会不高兴的人，已被视为——现代公正的典范！可是，有些人却认为他们是危险人物。记住，他们都很危险，不危险的人常常同危险的人有联系。所以，你要小心，也要叫你夫人注意点啊。"

"真的，"汤米说，"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激动。"

"好了，继续激动吧，但要多多照顾图彭丝太太。我很喜欢她。她是个好女孩，以前是，现在还是。"

"已经不是女孩了。"汤米说。

"不许这样说你妻子。不要养成这种习惯。她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女孩。不过，我真为那些被她盯上的人感到遗憾。她今天可能又去搜索什么了。"

"我想她没有。很可能是和那个老妇人一起喝茶去了。"

"哦,是这样。老妇人有时也会给你提供有用的信息。老妇人和五岁的小孩。这些不可能的人有时会说出谁都想象不出来的真相。我可以告诉你——"

"我相信你可以,上校。"

"啊,算了,不能泄露秘密。"

阿特金森上校摇摇头。

在回家的路上,汤米凝视着车厢窗外飞驰而过的乡村景色。"奇怪,"他自言自语道,"我真的感到奇怪。那个老家伙总是什么都知道,万事通。但现在,事情可能会很严重。那全是过去的事情——我想没什么,不可能是那场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跟现在无关。"然后,他沉思。新的思想——欧洲共同体市场的思想盛行起来。不知怎么的,他脑子里又没有这些东西了。因为,他又想到了孙辈和侄辈们那一代人——他们这些家庭中的年轻成员现在已经不容忽视,有牵引力,占据了有影响力和权力的位置,因为他们是为此而生的,如果因某些机会而丧失忠诚,他们就会受到诱惑,会相信那些你可能会想到的新观念或复活的旧观念。英国现在正处在一种奇妙的状况,一种和以前不同的状况。难道说它真的就总是处在相同的状况吗?平静的表面下总是有些黑泥土。清澈的水不会停在海底的小石和贝壳上。有的东西在移动,有的东西在慢慢移动,有的东西被发现后就遭到压制。但肯定不会——像霍洛主这种地方就肯定不会这样。即使以前是这样,霍洛主也是属于过去的地方。起初发展为渔村,后来便进一步发展为英国的海边游憩胜地——而现在

只是一个八月份热闹一阵的避暑地。现在，大部分人都喜欢集体到国外去旅行了。

“哦，”图彭丝当晚离开餐桌，进入另一间房喝咖啡时说，“有趣还是没趣？那老家伙怎么样啦？”

“啊，他很好，”汤米说，“你那个老太婆怎么样？”

“噢，钢琴调音师来了，”图彭丝说，“下午下雨，我没去看她。有点可惜，那老太婆也许会说些有趣的事情。”

“我这边那个老家伙却说了些，”汤米说，“我很吃惊。你觉得这地方到底怎么样，图彭丝？”

“你是说这房子？”

“不，不是说这房子。我是说霍洛圭。”

“哦，我想是个很好的地方。”

“你说‘很好’是指什么？”

“哦，‘很好’其实是个好字眼。人们通常觉得这个字有贬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很好的地方是指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和谁也不希望发生事故的地方。不发生事故，自然令人感到高兴。”

“唉，我想是因为我们已经老了。”

“不，我想不是因为年纪，而是因为知道有一个不会发生事故的地方确实很好。不过，今天我差点发生意外。”

“你说差点发生意外，是什么意思？你做了什么蠢事吗，图彭丝？”

“没有，当然没有。”

“那你是指什么？”

“我是指花房屋顶的窗玻璃，前几天它一直在摇晃，今

天摔了下来,几乎是从我的头顶落下,我差点被割伤。"

"好像没有伤着你。"汤米看着她说。

"噢,是我运气好。不过,吓得我跳了起来。"

"哦,我们得把那个来这里做事的老爹叫来,他叫什么名字?伊萨克,对吧?叫他来查看一下其他的玻璃窗——我是说,我可不希望你有什么意外,图彭丝。"

"唉,我想,买旧房子总有些地方有问题。"

"你觉得这房子什么地方有问题吗,图彭丝?"

"你说这房子有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唔,因为我今天听到了一些很奇怪的事。"

"什么——有关这房子的怪事?"

"是的。"

"可是,汤米,那似乎是不可能的。"图彭丝说。

"为什么似乎不可能?因为它看来很好且没有危险吗?因为它油漆、修理过吗?"

"不,油漆、修理、没危险,全是因为我们。我们买它的时候,它显得相当破败。"

"哦,当然,所以才这么便宜。"

"汤米,你看上去有点古怪,"图彭丝说,"有什么事?"

"哦,我跟老胡子蒙提见面了。"

"噢,是那个老家伙,他有没有问候过我?"

"是的,他当然问候过你。他要我请你自己小心,要我照顾好你。"

"他总是那么说。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小心不可。"

"哦,这儿似乎是个你必须小心谨慎的地方。"

“汤米，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图彭丝，如果我告诉你，他拐弯抹角地说，我们住在这里，不是隐退的老人，而是在执行任务的人，你会怎么想？他还说，我们跟以前在‘N 或 M’中的时候一样，住在这里是在执行任务。被安全当局派到这里来，奉命寻找一些东西，看看这地方有什么问题。”

“哦，汤米，我不知道是你在作梦，还是老胡子蒙提。如果是他这么说，他就是在作梦。”

“噢，他确实这么说过。他似乎认为，我们在这里，肯定是负有某种使命，寻找些什么东西。”

“寻找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这房子可能藏着什么东西。”

“这房子可能藏着什么东西！汤米，是你疯了，还是他疯了？”

“噢，我也觉得他很有点疯，但我不能肯定。”

“在这房子里能找到什么东西呢？”

“想必是以前藏在这里的东西。”

“你是说埋有珍宝？还是地下室藏有像俄国王冠珠宝之类的东西？”

“不，不是埋有珍宝。是对某些人有危险的东西。”

“哦，那倒古怪得很。”图彭丝说。

“怎么，你发现了什么吗？”

“没有，我当然什么也没发现。不过，这房子在许多年以前似乎有一段丑闻。我不是说有人真正记得，充其量只是祖母告诉或仆人们口头相传而已。事实上，比阿特丽斯有个朋

友似乎知道些什么。玛丽·乔丹跟这事搅和在一起。不过,已经完全被掩盖了。”

“你在想象什么,图彭丝?难道你回到了我们年轻时的光辉日子,回到了有人把某些机密交给露茜塔妮娅号上的女孩的时代,回到了我们冒险的日子,回到我们追踪神秘的布朗先生的时候吗?”

“天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汤米。我们自称为年轻冒险家。现在想来似乎不大真实,对吧?”

“哦,确实是这样。但那是真的,完全是真的。虽然无法相信,但许多事情确实是真的。那至少是六七十年前的事,甚至更早。”

“蒙提到底说了些什么?”

“信或文件之类,”汤米说,“他说,有些事情会造成或已经造成某些政治大骚动。他还谈到有些正在当权的人和什么人不应该当权,以及信件或文件或一些一旦公开便会使当权者下台的东西。总之,一切都是阴谋,是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在玛丽·乔丹那个时候?似乎不大可能,”图彭丝说,“汤米,你一定是在回来的火车中,梦见了这一切。”

“噢,也许,”汤米说,“似乎确实不大可能。”

“不过,既然我们住在这里,我想还是调查一下为好。”图彭丝说。

她环视四周。

“我认为这里不可能藏有什么东西,你认为呢,汤米?”

“这种房子似乎不大可能藏有什么东西。自那件事以

后，这幢房子里住过很多人。”

“是啊，我只知道有很多家庭搬进搬出。哦，我猜也许藏在顶楼或地下室。也可能埋在凉亭的地板下。哪儿都有可能藏东西。”

“不管怎么说，这倒挺有趣，”图彭丝说，“也许，在我们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的时候，或者种郁金香球根累得腰酸背疼的时候，可以去调查一下。你知道，这只是想想而已。我们可以从‘如果我想藏东西，该选择藏在哪里，在哪里才不可能被发现?’这一点开始。”

“我认为这里不可能不被发现，’汤米说，“这里有园丁，有在屋里拆来拆去的人，还有住在这里的家庭和房屋经纪人等等，他们都有可能发现。”

“哦，你决不会知道。说不定放在哪儿的一个茶壶里呢。”

图彭丝起身迈步走向壁炉架，站在凳子上，拿下一个陶瓷茶壶。她掀开盖子，往里瞧。

“什么也没有。”她说。

“那是最不可能的地方。”汤米说。

“你认为，”图彭丝以一种希望多于沮丧的口气说，“会不会有人打算杀死我，而将温室里的天窗玻璃弄松动以掉落到我身上呢?”

“最不可能，”汤米说，“也可能是掉落到老伊萨克身上。”

“真让人泄气，”图彭丝说，“我宁愿觉得自己是大难不死。”

“唔,你最好自己要小心点。我也要照顾好你。”

“你总是为我大惊小惊。”图彭丝说。

“我这是关心你,”汤米说,“你应该为自己有这么一个为你担忧的丈夫而感到高兴才对。”

“难道没有人想在火车上射杀你或使火车出轨吗?”图彭丝说。

“没有,”汤米说,“不过,下次我们开车出门时,最后先检查一下刹车。当然,这非常可笑。”他补充说。

“当然是非常可笑,”图彭丝说,“绝对可笑。尽管如此——”

“什么尽管如此?”

“哦,一想到这种事就觉得有趣。”

“你是说亚历山大是因为知道些什么才被杀吗?”汤米问道。

“他知道是谁杀死了玛丽·乔丹。‘凶手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图彭丝的脸突然亮了起来,“我们,”她加强语气说,“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我们’,是过去住在这房子里的‘我们’。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犯罪。要解决它,就必须回到过去——回到它发生的地方和原因。这是我们以前没有干过的事。”

第五章　调查方法

“图彭丝，你刚才究竟在什么地方？”她的丈夫第二天一回家就问道。

“哦，最后，我到了地下室。”图彭丝说。

“我能理解，”汤米说，“不错，我确实理解。你难道不知道你头发上沾满了蜘蛛网吗？”

“哦，那当然，地下室全是蜘蛛网。那儿什么也没有。”图彭丝说，“只有一些贝兰[①] 瓶。”

“贝兰？”汤米说，“有趣。”

“是吗？”图彭丝说，“有人喝它？这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

“不是，”汤米说，“我想它过去是人们用来抹头发的。我

① 贝兰：一种香水名。——译注。

是指男人，而非女人。”

“我相信你，”图彭丝说，“我记得我叔叔——对，我有一个叔叔用过贝兰。他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带回来给他的。”

“噢，是真的？那似乎非常有趣。”汤米说。

“我倒不觉得特别有趣，”图彭丝说，“不管怎样，它对我们没有帮助。我是说，贝兰瓶里而无法藏什么东西。”

“噢，所以这就是你一直在做的事。”

“哦，总得从什么地方开始，”图彭丝说，“如果你的老朋友所说的是事实，这房子里可能藏了些什么。这只是一种可能。可是，到底藏在哪儿，是什么东西，实在难以想象。因为，当你卖了房子或死亡或离开，房子当然便是空的，对不对？我是说，房子的继承人会把家具搬出去卖掉，或者即使留下来，下一个人搬进来，也会卖掉它。所以，房子里现在留下来的东西只是前一个房主的东而，绝不会比那更早。”

“这样，为什么有人要害你或我，或者想把我们赶出这房子？——我是说，除非这里有他们不想让我们发现的什么东西。”

“好啦，这本来就是你想象出来的，”图彭丝说，“也许根本不是事实。不管怎么说，今天并没有完全浪费，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这和玛丽·乔丹有什么关系？”

“没有特别关系。地下室不大好，我以为里面有些与照相有关的旧东西。你知道，有以前用过的一盏嵌有红玻璃的显像灯和贝兰瓶。不过，那儿没有那种掀开后可以在下面放东西的铺石。还有几个破旧的锡制皮箱和两个旧衣箱，但已

经不能用了，一踢就会破成碎片。唉，一个完全无用的地下室。”

“哦，真遗憾，”汤米说，“真没意思。”

“不过，有些东西很有意思。我对自己说，人必须对自己说——我想我还是先上楼除掉蜘蛛网后，再告诉你比较好。”

“好吧，我想也许有，”汤米说，“我最好是在你弄干净后再见到你。”

“如果你想找到‘夫妻和睦’的感觉，”图彭丝说，“你就必须常常看我；而且不论她的年纪多大，始终认为你的妻子对你来说很可爱。”

“图彭丝，我最亲爱的，”汤米说，“在我看来，你确实非常可爱。在你最有吸引力的左耳上挂着一卷蜘蛛丝，很像尤金妮亚皇后画像上常看到的鬈毛，就是垂挂在她颈项上的那种鬈毛。你的鬈毛上似乎还有一个蜘蛛在里面。”

“啊，”图彭丝说，“我可不喜欢那样。”

她用手拂去蜘蛛丝，赶快走到楼上。等她再回到汤米身边时，她的面前放了一个玻璃杯。她怀疑地望着它。

“你不会是要我喝贝兰吧？”

“是的，我想我自己就特别不想喝贝兰。”

“喔，”图彭丝说，“如果我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希望你说下去，”汤米说，“无论如何，你是一定会说下去的，不过，我倒更觉得是因为我催过你。”

“噢，我对自己说：‘如果我要在这房子里藏一些不想让人发现的东西，我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

“对，”汤米说，“非常合乎逻辑。”

“所以我便想，什么地方是可以藏东西的呢？喔，有一个地方，自然是马蒂尔德的肚子。”

“对不起，你说什么？”汤米说。

“马蒂尔德的肚子。那个摇摆木马的。我告诉过你的，就是那个美国造摇摆木马。”

“好像很多东西都来自美国，”汤米说，“你说过贝兰也是吧。”

“咳，不管怎么说，就像老伊萨克告诉我的那样，摇摆木马肚子上确实有个洞；它肚子上以前就有洞，人们从里面掏出了许多奇怪的旧纸屑，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但那是最有可能藏东西的地方，你说呢？”

“很有可能。”

“当然还有特鲁洛夫。我也查过。你知道，那儿有一个相当破旧的防水布马鞍，但里面什么也没有。那里也没有属于什么人的私人物品。所以，我再想了一下。噢，毕竟还有书箱和书啊。人们常常把东西藏在书里面。我们还没有完全整理好楼上的书房吧？”

“我想已经整理好了。”汤米满怀希望地说。

“不对，最下面那一层还没有整理好。”

“那其实不用整理。我是说，可以不必爬上取物梯把书拿下来。”

“对，所以我到那里坐在地板上查看了一下最下面那一层。几乎全是讲道稿。我想是一个卫理教派牧师写的很久以前的某人的讲道稿。不过，都没意思，里面没什么内容。所

以我把那些书全堆到了地板上。于是，我有了个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书架底部有人挖了一个大洞，塞了许多东西在里头，书也多多少少都被撕破了一点。其中有一本相当大的书，封面是褐色，我就抽出来看。竟然谁也不知道？你认为那是什么书？”

“我不知道。是像《鲁滨逊漂流记》初版本之类有价值的书吗？”

“不是，那是一本生日簿。”

“一本生日簿。那是什么？”

“噢，人们过去都有这种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是帕金森家住在这儿的时候，可能还要早。它已经相当破旧，不值得保存，我想也没人碰过它。它确实是很久以前的东西，我想也许在里面能发现一些东西。”

“我懂了。你是说也许有人把某个东西夹在里面？”

“是的。不过，没有人那么做。没那么简单。但我还要仔细查查。我还没有好好查看过呢。也许里面有很有意思的名字，可以发现些东西。”

“也许吧。”汤米有点怀疑地说。

“好啦，这是一件事，也是我在书中找到的惟一一件东西。底层书架上没别的东西啦。另一件事就是去查看一下，当然，是查看一下碗柜。”

“家具方面怎么样？家具里也有许多类似秘密抽屉的东西。”

“不行啊，汤米，你没有认真看看。我是说，这房于里现在的所有家具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搬进空房子，家具是我

们自己带来的。我们在这里发现的真正是以前别人的东西，就是从那个叫KK的温室里摆弄出来的破旧玩具和院子里用的凳子。我的意思是说，这房子里没有什么真正的古式家具留下来。也许被上次住在这里的什么人带走或卖掉了。我想，从帕金森家到现在，有很多人在这里住过，所以帕金森家的东西不会有什么留下来。不过，我确实找到了些东西，不知道它会不会有什么帮助。”

“是什么东西？”

“陶瓷菜单。”

“陶瓷菜单？”

“对。就在我们还没有放东西的那个旧碗柜里，就是食物贮藏室旁边的那个。他们好像丢失了钥匙。我在一个旧盒子里找到了钥匙。其实是在KK里找到的。我在钥匙上涂了点油，试着打开了碗柜。唉，里面什么也没有。那只是一个里面放有一些破陶器的脏碗柜。我想应该是在我们之前住在这里的那家人留下来的。但在最上面的架子上塞了几份过去宴会上常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陶瓷菜单。真诱人，他们吃的东西——真的尽是最可口的菜肴。吃完晚饭，我念些给你听。真是诱人，有两道汤：清汤和浓汤。在那上面有两道鱼，然后是两盘小菜，我想往后是沙拉之类的。再往后是排骨肉，还有——我记不清下一道菜是什么。大概是加果汁的冰水——是冰淇淋，对吧？实际上还有——龙虾沙拉！你能相信吗？”

“别说了，图彭丝，”汤米说，“我真的觉得我受不了啦。”

“哦，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那菜单很有意思。它很古老，

我想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东西。”

“你希望从这些发现物上得到什么?”

“喔,惟一有可能的是生日簿。我看到书里提到了一个叫威尼弗雷德·莫里森的人。”

“噢?”

“哦,威尼弗雷德·莫里森,我推测,是格里劳太太结婚前的名字。就是不久前请我去喝茶的那个人。她是这里最老的居民之一,记得或知道许多在她出生前的事。哦,我想她可能记得或听过生日簿中的其他名字。我们也许可以从她那里得到点什么信息。”

“也许,”汤米仍然怀疑地说,“我仍然想——”

“噢,你仍然想什么?”图彭丝说。

“我不知道想什么才好,”汤米说,“还是上床睡觉去吧。你不认为我们最好还是完全放弃这件事情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知道是谁杀死了玛丽·乔丹呢?”

“你不想知道?”

“是的,我不想知道,”汤米说,“至少——好吧,我投降。我承认,你已经把我拖进去了。”

“你没有发现什么吗?”图彭丝问。

“我今天没时间。不过,我得到了一些信息。我告诉过你的,我请那个女人——你知道,就是那个精通调查的女人——去调查一些事情。”

“噢,很好,”图彭丝说,“我们还是作最好的打算。尽管没有价值,但也许很有意思。”

“不过,我对这件事是否像你想象的那么有意思不敢肯

定。"汤米说。

"好啦，不要紧，"图彭丝说，"我们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吧。"

"哦，你可不能自己一个人拼命啊，"汤米说，"那正是我最担心的——当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第六章　鲁滨逊先生

“不知道图彭丝现在在做什么。”汤米叹口气说。

“对不起，我听不大清你说什么。”

汤米把头转过来看着科洛登小姐。科洛登小姐身材消瘦，一头灰发。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她用染发剂染过头发（其实没有多大效果）。她的满头灰发正在慢慢从染发剂恢复原状。她现在试用各种颜色，如优雅的灰色、雾状的烟色、钢铁般的蓝色和其他有趣的颜色，使自己看起来像六十到六十五岁的老妇人，以便从事调查工作。她的脸上显现出一种苦行僧式的骄傲和对自己成就的绝对自信。

“噢，其实没什么，科洛登小姐，”汤米说，“我只是——只是在想一些事情，只是想想。”

于是汤米这次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发出声来，想道，不知道图彭丝今天会做什么事呢。我敢断言，她一定会做些蠢

事。她可能坐在那个奇特的废旧玩具上，从山丘上往下滑，把玩具撞成碎片，她可能折断什么地方的骨骼而把自己弄得半死不活。也许是坐骨，现今似乎常有人折断坐骨，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坐骨比其他骨骼更易折断。图彭丝，他想，这会儿可能正在做什么蠢事或无聊的事，要不就是，没做什么蠢事或无聊的事，却在做非常危险的事。对，是危险的事。要让图彭丝远离危险的处境总是很难。汤米模糊地想起过去的种种事件。突然，过去常引用的一些诗句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大声念道：

命运之门……
不要穿越其下，啊，商队啊，也别唱着歌穿越。
你是否听见
鸟群死亡的沉默中，
还有像鸟鸣的声音？

科洛登小姐立刻有了反应，使汤米大吃一惊。

“弗莱克，”她说，“是弗莱克。下面的句子是：死亡商队……灾难之洞，恐怖之塞。”

汤米凝视着她，意识到科洛登小姐是以为他要她去调查一首诗的问题，即调查有关这几句引文的出处和吟诵这首诗的诗人的所有信息。科洛登的难题是，她调查的范围实在太广泛。

“我只是在想我的妻子。”汤米道歉似地说。

“哦。”科洛登小姐说。

她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眼神望着汤米。她推断他们家是不是出现了婚姻问题。她可能马上就告诉他一个婚姻咨询所的地址，以便让他去请求帮助解决他的婚姻事务和纠纷。

汤米急忙说："我前天请你调查的事情，有没有什么结果？"

"噢，对了，没什么麻烦。萨默塞特大厦非常有用。你所需要的东西，里面都有。我认为你所要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我已经调查过出生、婚姻和死亡方面的姓名和地址。"

"什么，那些全是玛丽·乔丹的？"

"乔丹，对。一个玛丽·乔丹，一个玛丽亚·乔丹，一个波利·乔丹，还有一个莫利·乔丹。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有一个是你想要的。我可以给你看看吗？"

她把一张打印的纸片递给他。

"哦，谢谢你。非常感谢。"

"还有几个地址，就是你问我的那几个。我还没能找到梅杰·达尔林普尔的地址。现在大家常常搬家。不过，我想再过两天就可以知道。这是赫塞尔廷医生的地址。他目前住在沙比登。"

"非常感谢，"汤米说，"不管怎样，我可以从他开始。"

"还要调查吗？"

"对。我这里有六个人的名单。其中有些不是你范围内的人。"

"啊，"科洛登小姐充满自信地说，"你知道，我得调查我范围内的事情。如果谈话方式不是很愚蠢，到可以找到的地

方就可以轻易地找到。不过，这很说明问题。我记得——哦，很久以前，当我第一次从事这种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塞尔弗里奇咨询所多么有用。即使你就最古怪的事情提出最古怪的问题，他们也总能回答，或者能提供能够立刻得到信息的地方。可是，他们现在不干这种事了。如今，大部分的调查都是——哦，你知道，是'如果你想自杀'之类的事情。像是乐善好施者。当然，还有关于遗嘱的法律问题和许多关于作家的古怪问题，还有海外工作和移民的问题。哦，我的工作范围很广。"

"我相信是这样。"汤米说。

"我还帮助酒精中毒患者。有许多协会有那方面的专家，他们当中有些相当不错。我有一张名单——全面的——有些是相当可靠的——"

"我会记住的，"汤米说，"要是我发现自己有了那种症状。这要看我现在情况怎么样。"

"啊，你没事，贝雷斯福特先生。我看你并没有酒精中毒的问题。"

"鼻子没有红吗？"汤米说。

"女人才比较麻烦，"科洛登小姐说，"要让她们戒酒，更困难。男人也会旧病复发，但不那么引人注意。不过，实际上，有些女人看来似乎完全治好了，便相当高兴地大量喝柠檬汁，而有些晚上，在宴会进行中——哦，又故态复萌了。"

她看看手表。

"哎呀，我还得去赴另一个约会。我要到上格罗斯文诺街去。"

“非常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汤米说。

他礼貌地打开房门，帮科洛登小姐穿上大衣，然后他回到房间，说：

“今晚我得记着告诉图彭丝，我们的调查已给我的调查经纪人这样一个印象，就是因为妻子嗜酒，我们的婚姻面临崩溃。噢，天啦，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是在托滕汉宫廷路旁的一个廉价餐厅跟人约会。

“啊，真没想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从他坐在那里等着的座位站起来说，“红发汤姆，真没想到竟然是你！”

“不可能，”汤米说，“我红头发剩下不多了，现在可是灰发汤姆了。”

“噢，我们都一样。你身体怎么样？”

“跟以前一样，不过已经不行了，你知道，慢慢地不行了。”

“上次见到你已经过了多久啦？两年？八年？十一年？”

“你说得太久啦，”汤米说，“去年秋天我们还在马尔特斯·卡兹的宴会上见过面，你不记得啦？”

“噢，是见过。遗憾的是那家饭店已经破产了。我以前就老觉得它会破产。房子盖得不错，但饭菜不好吃。喔，近来在做什么，老伙计？还在从事间谍活动？”

“不，”汤米说，“我跟间谍活动已经无关了。”

“哎呀，真是浪费了你的才华。”

“那你呢，穆顿·乔普？”

“哦，我太老了，已经不能用这种方式为国家服务了。”

“现在已经没有间谍活动了吗?”

“我想还有很多。但他们可能起用了一些聪明小伙子干这些事。那些小伙子刚从大学毕业，非常需要工作职位。你现在住在哪儿?今年我给你寄了一张圣诞卡。哦，其实我到一月份才寄出，但结果信封上说‘地址不明’，又退了回来。”

“噢，我们现在住在乡下。靠近海，叫霍洛圭。”

“霍洛圭。霍洛圭吗?我好像想起了点什么。以前那儿有你负责的案件，是不是?”

“不是我那时候，”汤米说，“我是住到那里以后才听到这件事。是以前的传说，至少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跟潜水艇有关，是吗?一艘潜水艇的设计图卖给了某个人。我忘了当时是卖给了什么人。可能是日本人，也可能是俄国人——哦，还有很多人。似乎有人常常跟敌人的代理人在雷根特公园或什么地方见面。你知道，他们好像是跟一个大使馆的三等秘书见面。那时似乎不像过去小说里那样有那么多的女间谍。”

“我想问你几件事，穆顿·乔普。”

“噢?问吧。我现在可是过着一种很平静的生活啊。玛杰里——你记得玛杰里吗?”

“记得，当然记得。我差点赶上你们的婚礼。”

“我知道。不过你没赶上，我记得你好像是坐错了火车。你坐上了去苏格兰而不是去苏瑟尔的火车。不管怎样，你还是没有来。不过，来不来没什么关系。”

“难道你没有结婚吗?”

"哦,我结婚了。但不知为什么过得不好。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半。她又结婚了。我还没有,但过得挺好。我住在小波隆。那儿有个相当不错的高尔夫球场。我姐姐跟我一起过。她是个寡妇,很有点钱,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好。她有点聋,听不见我说什么,不过,我只要声音稍微大一点就行。"

"你说你听说过霍洛圭,它真的跟什么间谍活动有关?"

"哦,老实说,老伙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大清楚。当时很轰动,你知道,一个绝对无可怀疑的优秀年轻海军军官,百分之九十是英国人,被认为绝对可以信任,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是被雇佣的——哦,我现在不记得他是被谁雇的。我猜是德国人。是在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以前。不错,我想是这样。"

"我相信还有一个女人跟那个案子有关。"汤米说。

"我仿佛记得听说过一个叫玛丽·乔丹的什么事。你听着,我并不十分清楚那件事。那件事当时上了报纸,我想是他的妻子——我是说那个无可怀疑的海军军官,是他的妻子跟俄国人接触——不,不,那是以后发生的事。是有人把事情搞糟了——似乎确实是这样。妻子觉得他的收入不够,我猜,也就是说她的收入不够。所以——咳,你为什么要挖这个过时了的故事?它现在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曾经跟坐在露西塔妮娅号或与露茜塔妮娅号一起沉没的人有点关系,是吗?哦,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以前跟那案子有关,或者是你的妻子跟那案子有牵连。"

"我们俩都跟它有牵连,"汤米说,"时间太久了,我现在真的记不起什么了。"

“有一个女人跟它有关，对吧？她名叫简·菲什，或者叫简·惠尔之类的女人。”

“是简·芬恩。”汤米说。

“她现在在哪儿？”

“她和一个美国人结婚了。”

“哦，我明白了。好，很好。似乎总是喜欢谈论老朋友或他们身上发生的事。谈到老朋友，要是他们死了，你会大吃一惊，因为你可能没想到他们会死；要是他们还没死，你会更吃惊。这真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世界。”

汤米说：“不错，这确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世界。”这时，服务员走了过来。吃什么呢？……他们后来的谈话便转到了烹调问题上。

那天下午，汤米安排了另一个约会。这次，是一个神情凄惨、头发斑白的人坐在办公室里，他显然对抽出时间见汤米深感可惜。

“咳，我真的不能说什么，当然我也对你要谈的事略知一二——当时有许多议论——还导致一场政治大爆炸——但你也知道，我确实对此事一无所知。不知道。你明白，这种事不会长久，对吧？一旦新闻界挖到其他的刺激性丑闻，这件事便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当一些他从未怀疑的事情突然闪现出来，或他的怀疑被一些非常特殊的事件突然勾起的时候，他便滔滔不绝地说出了一些自己生活中的趣事。他说：

“哦，我刚想起了一件可能有所帮助的事。给你这个地

址，我也跟他约好了。他是个很好的人，什么都知道。你也知道，他是个顶尖人物，绝对是个顶尖人物。我的一个女儿是他的教女。他对我非常好，还常常尽可能给我方便。所以我请他见见你。我说，你很想知道一些事情的重要信息，还告诉他你是一个好人。他说可以，他已经听说过你。他说他听说过你，当然欢迎你去，我想是三点四十五分。这是地址，是他在城里的一个办公室。你见过他吗？"

"我想没见过，"汤米望着名片和地址说，"的确没见过。"

"哦，我是说你看到他时会认为他一无所知。他脸庞宽大而且呈黄色。"

"噢，"汤米说，"脸庞宽大而且呈黄色。"

事实上，他觉得这并没有提供多少信息。

"他是顶尖人物，"汤米头发斑白的朋友说，"绝对是顶尖人物。你过去看看，他也许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老朋友，祝你好运。"

汤米顺利地抵达那间城里的办公室，受到一个三十五到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接待。那男子以一种可以承受任何困境的坚毅目光望着汤米。汤米觉得自已受到怀疑，仿佛自己是把一枚炸弹放进了某些可疑的容器里，或准备劫机、绑架某人或拿着左轮手枪抢公司一样。这使得汤米相当紧张。

"你跟鲁滨逊先生约好见面了吗？你说是几点钟？哦，三点四十五分。"那男子查了一下记录簿说，"托马斯·贝雷斯福特先生，对吧？"

“对。”汤米说。

“好，请在这儿签上名。”

汤米在指定的地方签上名。

“约翰逊！”

一个看似神经质、二十三岁左右的年轻男子，像幽灵一样，从玻璃隔开的桌子后面走出来回答说：“我在这儿，先生。”

“把贝雷斯福特先生带到四楼鲁滨逊先生的房间去。”

“是，先生。”

约翰逊把汤米带到一个电梯旁，那种电梯似乎对如何对待进去的人总是有它自己的观点。电梯门开了，汤米走进去，门在距离他背后一寸的地方关上，差点把他夹上。

“好冷的下午，”约翰逊说。他对汤米态度友好，因为汤米显然获准去见那位身居要职的人物。

“对，”汤米说，“一到下午，天好像总是变冷了。”

“有人说是大气污染造成的；也有人说是从北海引来的天然气造成的。”约翰逊说。

“哦，我还没听说过，”汤米说，“我觉得似乎不大可能。”

他们经过二楼、三楼，最后到达四楼。约翰逊领着汤米又一次以一寸之差逃离了闭上的门，沿着走廊来到一个门口。他先敲门，在被告知可以进去之后，才打开门，让汤米跨过门槛，并且说道：

“是贝雷斯福特先生，已经约好的。”

他走出房间，并随手关上门。汤米往前走去。房间似乎被一张巨大的桌子占满了。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体重和身高

都极为巨大的男子。正如朋友事先所说，他脸庞宽大且呈黄色。汤米看不出他的国籍。说他是哪国人似乎都像。汤米觉得他可能是外国人。也许是德国人？也许是奥地利人？也可能是日本人，或许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

“啊，贝雷斯福特先生。”

鲁滨逊先生站起来，跟汤米握手。

“我来占用了你的许多时间，真对不起。”汤米说。

他觉得自己以前见过鲁滨逊先生，或者让鲁滨逊先生注意过。无论如何，在那种场合，不管那是什么场合，他很有点胆怯，因为当时鲁滨逊先生显然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据汤米现在推测(倒不如说是马上感觉到)，他仍然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猜你想知道一些事情。你的朋友，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刚刚告诉我你的大概情况。”

“我并不觉得——我是说，这种事也许不该麻烦你。我不觉得那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它只是——只是——”

“只是一种想象吗？”

“部分是我妻子的想象。”

“我听说过你妻子的事，也听说过你的事。让我想想，上次可是‘M 或 N’？或‘N 或 M’？喔，我记得。记得清清楚楚。你逮捕了那个海军中校，对不对？那个人虽然被猜想为在英国海军里，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匈奴人’。我现在仍然时常把德国兵称为‘匈奴人’。当然我也知道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都是共同市场的成员。你也许会说，是全都进入幼儿园了。我知道，你在那里做了许多工作，实在了不起，

你的夫人也一样了不起。哎呀，那些儿童读物，我记得，是呆，呆头呆脑大笨鹅吧——露出了马脚？你到哪里去？上楼下楼，走进太太的房间里。”

“真想不到你还记得那些事。”汤米满怀敬意地说。

“对，我记得。当一个人记起某些事时，谁都会觉得惊奇。那对我其实只不过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而已。真糊涂，连你也没怀疑它有别的意思吗？”

“是的，确实没有。”

“究竟怎么回事？你碰到什么啦？”

“哦，其实什么也没有，”汤米说，“只是——”

“哦，尽量说出来吧，你不必在意，只要把情况告诉我就行。坐下吧，别老站着啦。你不知道——你年纪再大些时，你会知道——让脚休息非常重要。”

“我想我年纪已经够大了，”汤米说，“在我前面除了到时候会进棺材，没什么更多的事了。”

“哦，我不会这么说。我告诉你，一旦你到了某种年纪，你其实就可以永久地活下去了。喂，你要说的究竟是什么事？”

“哦，”汤米说，“简单地说，我妻子和我搬进了一所新房子，而搬进新房子有许多烦恼——”

“我知道，”鲁滨逊先生说，“是的，我知道这种事。电工占满了地板，他们挖了洞，你掉进去，而且——”

“搬走的人有些书想卖给我们。有许多儿童读物之类的各种书，如亨蒂及其他类似的书籍。”

“我记得。我从小就记得亨蒂。”

“在我妻子看的一本书中，我们发现有一段被划了线。字母下面划了线，把这些字母连在一起，就成了一句话。而且——这听起相当愚蠢，我下面要说的是——”

“哦，如果听起来很愚蠢，那就有希望。我总是想听这种事情。”鲁滨逊先生说。

“是这么一句话：‘玛丽·乔丹并非自然死亡。凶手是我们当中的一个。’”

“非常，非常有意思，”鲁滨逊先生说，“我以前从未听过这种事情。真是那样说吗？‘玛丽·乔丹并非自然死亡。’是谁写的？有什么线索吗？”

“显然是一个小学生年纪的男孩子，姓帕金森。那家人住过我们现在的房子，我们猜测那个男孩是帕金森家的成员之一，他叫亚历山大·帕金森。不管怎么说，他至少是埋在那儿的教堂墓地。”

“帕金森，”鲁滨逊先生说，“等一等，让我想想。帕金森——哦，你知道，有时名字跟什么事有联系，但却想不起是谁，什么事，什么地方。”

“我们非常想知道玛丽·乔丹是谁。”

“因为她并非自然死亡。对，我想这倒是你的专门领域。不过，似乎很奇怪。你们对玛丽·乔丹有什么发现吗？”

“绝对一无所获，”汤米说，“似乎没有人记得她什么，或者没有人谈到她。只是有些人说她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以工作换膳宿的女孩或家庭教师之类的人。没有人能记得。据说是马摩塞尔或弗罗莱因。你看，真是很困难。”

“而且，她已经死了——她的死因是什么？”

“有人偶然从院子里摘来了指顶花叶子和菠菜，他们吃了下去。但好像那东西并不足以致人死亡。”

“不错，”鲁滨逊先生说，“仅此不足以致命。不过，如果把过量的洋地黄苷碱放进咖啡或饭前的鸡尾酒里，肯定玛丽·乔丹会喝，那么——那么，你所说的那些指顶花叶子就会发生作用，并造成意外事故。但那个叫什么亚历山大·帕克的小学生很聪明而没有喝。他有别的想法，对吧？还有别的线索吗，贝雷斯福特？那是什么时候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在那以前？”

“在那以前。据世代相传下来的谣言说，她是个德国间谍。”

“我记得那个案子——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九一四年以前在英国工作的德国人常常被说成是间谍。涉及到的英国官员总是被说成‘无可怀疑的人。’我对那些无可怀疑的人向来都很看不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近年来它不再被人提起了。我是说，即使公开该案的记录资料，也不会再成为偶尔引起公众兴趣的东西了。”

“是的，不过，这类资料都相当简略。”

“对，现在全是这样。它当然总是跟当时被窃的潜水艇秘密有关。还有关于一些飞机的消息。这方面的消息很多，而且如你所说会引起公众的兴趣。但还有许多事情，也有政治方面的。我国许多著名的政治家与它们有关。你知道，对这类家伙，人们都说：‘咳，他是一个真正的正直之士。’在政府机关，真正的正直之士跟无可怀疑的人一样危险。真正的正直之士，去你的吧！”鲁滨逊先生说，“由此我想到了上次

战争。有些人完全没有人们所相信的那种正直。你知道，有个家伙就住在这附近，我想他在海边还有间小屋。他使许多人信仰、称颂希特勒。他说我国的惟一机会就是跟希特勒联合。其实这家伙表面看来倒是个高贵之士，他也有些好的意见，他非常热衷于消灭所有贫困、经济困难和不公正——这一类东西。噢，对，他们不说那是法西斯主义，却宣扬法西斯主义者。你知道，西班牙也是这样，跟佛朗哥联合，一切就由此开始。自然还有高谈阔论的墨索里尼。是的，战争前常有许多导致战争的原因。许多事情的真相从未显露出来，没有人真正知道真相。”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汤米说，“对不起，也许我言辞粗鲁了。但能遇到什么都知道的人，实在令人兴奋。”

“哦，你也许会说我总爱多管闲事。你知道，有些人爱探究原因或背景，听到许多事情。有些人也从以前深陷其中并知道许多情况的老朋友那里听到许多事情。我想你是在找这种人吧？”

“是的，”汤米说，“的确如此。我见过我的老朋友，而他们又见过其他的老朋友，所以有许多朋友们知道的事和你知道的事，以前没有放在一起思考，现在又听到了，有时这些事非常有趣。”

“是的，”鲁滨逊说，“我明白你要到哪里去——你的意向。你会遇到这种案子，很有意思。”

“问题是，”汤米说，“我确实不知道——我是说，也许我们很愚蠢。我们买到了我们以前想要的房子。我们按自己的喜好对房子加以整修，还想造一个称心的庭院。但我想说

的是，我不想再受这类事情的束缚。在我们这方面，那纯粹是出于好奇。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你禁不住想知道它，或者想知道原因。但那并没有什么目的。那种事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知道。你只是想知道。哦，人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去探究各种事物，才飞到月球上，才为海底的发现而烦恼，才在北海寻找天然气，才不从树木或森林中而从海中去寻找供应我们的氧气。人们常常发现许多东西，仅仅是出于好奇心。我想，没有好奇心，人跟乌龟就没什么不同。乌龟的生活倒非常舒服，它整个冬天在睡眠中度过，而且据我所知，它整个夏天只吃草也能生活。这也许不是很有意思的生活，但却是非常和平的生活。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许可以说人更像猫鼬。”

“很对。你读过吉卜林，我真高兴。现在，吉卜林的作品还没有被人们完全欣赏。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现在读起来仍然很了不起。他的短篇小说非常好。我不认为吉卜林已得到了充分的理解。”

“我不想做出傻事，”汤米说，“我不想自己被卷入跟我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中去。也许，这些事跟谁都没关系。”

“那样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鲁滨逊先生说。

“我是说，其实，”汤米现在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种妨害了极重要人物的负疚感之中，他说：“我是说，我现在不想去了解真相。”

“我想你会去发现真相以满足你妻子的好奇心的。哦，我听说过她。我想我还不曾有幸见过她。她是个非常了不

起的人，是不是？”

“我想是这样。”汤米说。

“很好。我喜欢彼此忠实、享受婚姻生活的乐趣并且会一直享受下去的夫妇。”

“其实，我想我有点像乌龟。我是说我们都像。我们已经老了，还很疲惫。我们这种年纪，尽管身体还很健康，却也不想卷入什么事情了。我们不想多管闲事，我们只是——”

“我知道，我知道，”鲁滨逊先生说，“你不必为此解释。你想知道，你像猫鼬那样想知道。贝雷斯福特太太也想知道。而且，从我听到的和别人谈论的她的情况看，我敢说她会设法去探知。”

“你认为她比我更有可能去探知吗？”

“哦，我想你也许不像她那样热切地想发现真相，但你也一样想知道真相，因为你更善于寻找信息来源。像那么久的事，找到信息来源并不容易。”

“所以我才怀着敬畏的心情来打扰你。不过我自己是干不了这事的，幸好有穆顿·乔普。我是说——”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人。他有络腮山羊胡须，还曾经为此非常自豪，所以人们才叫他那个名字。人很好，退休前工作干得不错。对，他知道我对这类事情感兴趣，所以才叫你来找我。你知道，我很早就开始了。我是说，开始探查了，而且还有所发现。”

“所以，现在，”汤米说，“现在你已身居最高地位了。”

“谁告诉你的？”鲁滨逊先生说，“完全是胡说。”

“我可不这么认为。”汤米说。

“唉，”鲁滨逊先生说，“有人跃居高位，有人被推上高位。我应该说我多多少少是属于后者。我原来就被迫做过几件很重要的工作。”

“是那件——与法兰克福有联系的事吗？”

“啊，你已经听到传言了？哦，你最好别想得太多。不应该流传太广。你不要认为我会拒绝你到这里问我问题，我也许可以告诉一些你想知道的事情。假如我说有些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使某些事情暴露，现在会——也许会很有趣。有时，现在仍在继续的事，或相当真实的事，也可能会带来一些信息。我不会放过任何人或任何事。不过，我不知道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听人说，发现过去岁月的事情是个很令人心烦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发现了对我有意义的东西，请给我一个电话。我们可以订些暗语。就让我们再次感受一下兴奋的滋味，感受一下好像与我们真正有关的事情。‘酸苹果的果子冻’，怎么样？你说，你妻子做了些酸苹果的果子冻，你要不要一瓶？我就知道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我会找到一些与玛丽·乔丹有关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样下去会不会有什么结果。毕竟，她已经死了。”

“是的，她已经死了。但是——你要知道，人们有时会因为听信别人的话，而对某人抱有错误的想法。或者因为所读的东西而有这种错误想法。”

“你是说我们对玛丽·乔丹抱有错误想法，也就是说，她根本不重要吗？”

“啊，不，她应该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鲁滨逊先生望着他的手表说，“我必须下逐客令了。再过十分钟，有客人要

来。是个非常无聊的家伙，但他是个政界要人，你也知道现在的社会情况。政府，政府，你不管到哪都会碰到它。在办公室里、家里、超级市场里、电视上或私生活中。这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想要的。你和你妻子正在开一个小玩笑，做一个小游戏，你们是站在私人的立场，所以你们可以从私生活背景去查查。也许，你们会有所发现，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是的，你们可能会有所发现，也可能不会发现什么。

“我不能再告诉你什么了。我知道一些可能没人会告诉你的事实，我也许会在适当的时候再告诉你。但事情已经过去，再说其实也没有用。

“我告诉你一件事，在你调查时也许会有所帮助。你看过这个案例，就是审判那个叫做什么的海军中校——我现在忘了他的名字了——他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而受审，因此被判了刑，而且是罪有应得。他是个卖国贼，没什么可说的。但玛丽·乔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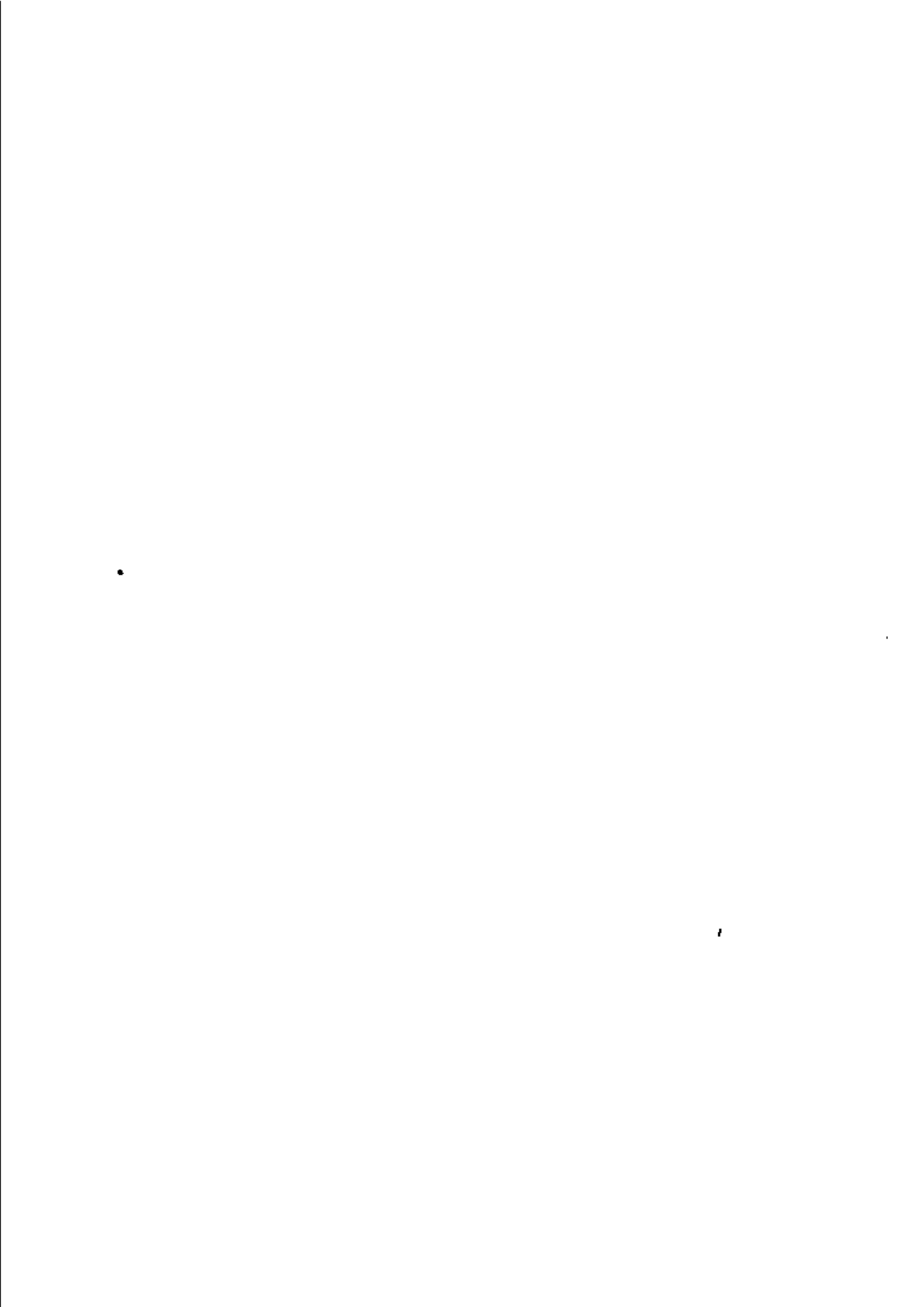
“哦？”

“你想知道玛丽·乔丹的事。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我说过，也许对你分析时有用。玛丽·乔丹是——啊，你可以称她为间谍，但她不是德国间谍。她不是敌人的间谍。听着，我的孩子。我还是忍不住叫你‘我的孩子’。”

鲁滨逊先生隔着桌子向前探出身子，压低声音说：

“她是我们的人。”

第　三　部



第一章　玛丽·乔丹

"这样一来，一切都变了。"图彭丝说。

"是的，"汤米说，"是啊，真是——真是出人意料。"

"他为什么告诉你呢？"

"我不知道，"汤米说，"我——唔，想了两三件不同的事情。"

"他——是个怎么样的人，汤米？你其实还没有告诉我呢。"

"噢，他皮肤发黄，"汤米说，"脸黄、大个子、肥胖，非常普通，但同时，如果你懂我的意思，他又绝不一般。他——嗯，就像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是个大人物。"

"听起来你像是在谈论唱流行歌曲的歌星呀。"

"嗯，人会习惯这些说法的。"

"是吗，但为什么？该告诉我他不想让你说的事了吧。"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汤米说，“你知道，都已经过去了。我想现在也不重要了，我是说，看看目前公开的那些东西，非正式的记录等等。好啦，不用再隐瞒了，可以公开真相了。谁写过什么，谁说过什么，吵闹过什么，还有如何把某些事情隐瞒起来，当作机密看待。”

“当你这么说话的时候，总让我觉得混乱不堪，”图彭丝说，“把每件事都弄错了，难道不是吗？”

“把每件事都弄错了，什么意思？”

“唔，我是说，我们以前的看法。我是说——我想说什么啊？”

“说下去，”汤米说，“你一定知道你想说什么。”

“唔，我刚说过的，一切都错了。我是说，我们在《黑箭》中发现了这件事，当时，事情是够清楚的了。有人，可能就是那个叫亚历山大的男孩在书中留下了线索。有个人——他们当中有个人，至少他说是‘我们’当中有个人——我想他那样写是想说——家中的一个人或住在这房子里的某个人，密谋杀害了玛丽·乔丹。我们不知道玛丽·乔丹是什么人，因而迷惑不解。”

“老天知道那真让人迷惑不解。”汤米说。

“不过，你不像我那么困惑着急。我倒是真的很着急，我对她还真一无所知呢。至少——”

“你是说，你只知道她是名德国间谍？只知道这一点？”

“是呀，大家都这么认为，我还想那是真的。只是现在——”

“是啊，”汤米说，“只是现在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她根

本不是什么德国间谍，恰恰相反！”

“她是某种英国间谍。”

“唔，她一定是从事英国间谍活动或保安活动，不管当时是怎么称呼的。而她以某种身份到这儿来是要探寻情况，是要探查那个——唉，叫什么名字来着？真希望能记得住人名。我是指那个海军军官或是陆军军官。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吧，就是那个出卖潜水艇机密或这类东西的家伙。是的，我想当时这里有不少德国间谍，就像‘N或M’中一样，都在忙着准备吧。”

“嗯，也许是吧。”

“她也许就是被派到这里来刺探这一切的。”

“是啊。”

“所以，‘我们当中有个人’，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意思。‘我们当中有个人’是指——唔，这一带的人，而且是和这房子有关的人，或者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住在这房子里的人。这样，玛丽死了，她的死并不是自然死亡，是因为有人觉察到她的所作所为。而亚历山大发现了实情。”

“她或许假装是德国间谍，”图彭丝说，“与那个海军中校交上了朋友——管他叫什么来着。”

“要是想不起来，”汤米说，“就叫他海军中校X。”

“好的，好的，就叫他海军中校X。玛丽渐渐和他热乎起来。”

“敌方的间谍也住在这一带，”汤米说，“是个大组织的头。我想他在码头附近有间小屋，还写了大量宣传文章，常说我国真正最佳的计划是与德国联盟，与德国合作——或

类似的说辞。"

"真是让人弄不清，"图彭丝说，"这一切——计划、秘密文件、阴谋和间谍活动——全都混乱不堪。唉，我们可能弄错了地方。"

"不一定，"汤米说，"我可不这样想。"

"你为什么不这样想？"

"因为，如果玛丽·乔丹到这里来刺探情况，而且的确查到了什么，那么他们——我是说海军中校 X 或其他的人——一定还有其他人参与——他们发觉玛丽查到了什么的时候——"

"哎呀，别又把我搞得稀里糊涂的，"图彭丝说，"你那样说，可真让我糊涂了。好吧，接着说。"

"好的。嗯，他们发觉玛丽已查到了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得——"

"让她不能开口说话。"图彭丝说。

"你说的听起来像是菲利普·奥本海姆，"汤米说，"对啦，他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

"总之，他们得在玛丽还没有报告自己的发现之前，让她不能开口说话。"

"事情一定比那要复杂，"汤米说，"也许玛丽掌握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文件什么的，或是送给某人或传给某人的信件等等。"

"噢，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要去问许多不同的人。不过，如果玛丽因为误吃了蔬菜而致死的话，我不明白亚历山大怎么会说'我们当中的一个'呢。也许不是他家里的人

吧。”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汤米说，“实际上不一定就是这房子里的人。因为很容易弄混而摘错了叶子，一起拿进厨房；也不会到真正——我是说，不到真正——致人死命的分量。只是人们吃完饭后会有点不舒服，去请医生，医生就会检查食物，认为有人弄错了蔬菜。他不会认为有人想故意害人。”

“可是，这样一来吃的人可能都会死，”图彭丝说，“或者吃的人都会不舒服但都不会死。”

“那倒不一定，”汤米说，“假如他们想让某个人——玛丽·乔丹——死去，只要再给她点毒药就行了。噢，在午餐或晚餐，反正在饭前的鸡尾酒或是饭后的咖啡中放入洋地黄苷或乌头，即从毛地黄中提取的毒物——”

“乌头是从舟形乌头中提取的。”图彭丝说。

“你真博学多识，”汤米说，“关键是每个人都显然因误食而轻微中毒，大家都有些不舒服——但只有一个人死去。明白了吧，在吃过饭——不管是晚餐或午餐之后，大部分人都不舒服，调查之后才发现误吃了东西。唉，这种事常常有。你知道，误把毒菇当作蘑菇吃了，或者因为颠茄的果子像水果，孩子误吃了。就因为是误吃，才觉得不舒服，但一般不至于全都死去。只有一个人死了，而死去的这个人可诊断为特别过敏体质，因此只有玛丽死了而其他的人都得救了。要知道，这件事的确会以误食搪塞过去，谁都不会去调查，更不会怀疑有别的原因——”

“玛丽也许和其他人一样，只是有点不舒服，而在第二

天的早茶中又被下了足以致死的毒药。"图彭丝说。

"我肯定,图彭丝,你一定有许多想法。"

"这种事,我的确很有些想法,"图彭丝说,"可是其他的事呢?我是指谁、什么情况、为什么?谁是'我们中的一个'——现在应该说'他们当中的一个'——谁有机会呢?也许是在这村里逗留的人,其他什么人的朋友吧?有人从朋友那里带来一封信,信可能还是假的。信上说:'请热情招待我的朋友穆莱·威尔逊先生或夫人(或其他的姓名),她要顺访此地,很想见识一下你美丽的花园'等等。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是的,很容易。"

"那么,"图彭丝说,"这房子里也许还有些东西,可以解释今天和昨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昨天,你发生了什么事,图彭丝?"

"昨天,我坐在那可恨的有轮木马上从山坡上往下滑,途中轮子突然掉了。我重重地摔了一跤,撞到了智利南美杉树,还差点——啊,差点送了命。那个呆老爹伊萨克应该查一查那东西是否安全。他说他确实已经查过了。在我出发前他告诉我没问题。"

"其实不是这样?"

"是的。事后,他说可能有人摆弄过木马,弄松了轮子,轮子才会脱掉。"

"图彭丝,"汤米说,"我们来到这儿不是已经发生过两三次意外了?你知道,在书屋里有东西差点落在我头上,是不是?"

"你是说，有人想把我们赶走？但是，这么说来——"

"这么说来，"汤米说，"一定有些什么。这里——在这屋子里，有些什么。"

汤米和图彭丝两人相互望着，这是需要仔细思考的时候。图彭丝三次张开口，每次都改变了主意，皱着眉头，继续思考着。汤米终于先开口了。

"他是怎么想的？关于特鲁洛夫，他说了些什么？我是说老伊萨克。"

"他只说那是意料之中的，特鲁洛夫腐烂得很厉害罢了。"

"可是，他说有人捣过鬼啊？"

"是的，"图彭丝说，"的的确确，他说：'啊，孩子们曾经捣弄过，兴致勃勃地卸了轮子，真是淘气！'我没看到过那些孩子，我想他们肯定觉得我抓不到他们。他们似乎等我离开了家再动手。我问伊萨克，他是不是认为这只是开玩笑？"

"他怎么说？"汤米问道。

"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想，也可能是开玩笑，"汤米说，"孩子的确常开这种玩笑。"

"你是说在我跟木马玩这种愚蠢游戏时，有人故意让轮子脱落，使木马破成碎片——哦，不，汤米，这未免太荒唐啦。"

"嗯，听起来是很荒唐，"汤米说，"可是，有时并不荒唐。那要看事情发生的地点、方式和理由。"

"我不明白会有什么'理由'。"

“可以猜猜看嘛——想想最有可能的事。”汤米说。

“最有可能的事，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好像有人要把我们从这房子里赶出去。”

“那是为什么？如果有人想要这房子，可以向我们购买呀。”

“是的，当然可以。”

“唔，我真不明白——就我所知，没有人想要这所房子啊。我是说，我们来看这房子时，没有别人来看过呀。人们似乎都认为这房子陈旧落伍，需要大加修整，才卖得很便宜。”

“我可不想相信有人要把我们赶走。或许是因为你到处打听，问了太多问题，从书上抄了些东西。”

“你是说我挖掘出了许多别人不愿意让人挖掘出的事情吗？”

“就是这样，”汤米说，“我是说，如果我们突然觉得不喜欢住在这里，而把房子卖掉、离去，那就不会有事了。他们会感到满意。我不认为他们——”

“‘他们’是指谁？”

“我一点都不知道，”汤米说，“我们以后会找到‘他们’的，就是‘他们’而已。有‘我们’就有‘他们’。我们必须在心里区分开来。”

“伊萨克怎么样？”

“你是什么意思，伊萨克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怀疑伊萨克可能和这件事有关。”

“他年纪很大了，住在这村里很久了，而且知道一些事

情。如果有人给他五英镑什么的，你不认为他会弄松特鲁洛夫的轮子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图彭丝说。“他没有这种头脑。”

“干这事不需要头脑，”汤米说，“只要有头脑拿了五英镑，卸下几个螺丝钉，或是折断一些木头，这样——下次你坐上木马，从山丘上奔下来，就会遭遇惨况了。”

“你的想象太荒唐了。”图彭丝说。

“哦，你可一直在想象一些事情，现在已毫无意义了。”

“不错，可是那些事完全吻合，”图彭丝说，“与我们听到的完全吻合。”

“唔，”汤米说，“从我调查或研究的结果看来，不管你怎么说，我们似乎还没有掌握事情的真相。”

“你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一切都颠倒了。我是说，现在我们知道玛丽·乔丹不是敌方间谍，而是英国间谍。她是为了某种目的才来到这个村子的。也许她已经完成了任务。”

“这样，把这条新信息加进来，让我们好好整理一下，”汤米说，“她到这里的目的是探查一些东西。”

“大概是探查与海军中校X有关的事，”图彭丝说，“你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的名字，老是只说海军中校X，多没意思。”

“好的，好的。可你知道这有多难啊。”

“玛丽的确查到了什么，而且报告了她所查到的事情。也许有人拆开过这封信。”

“什么信？”汤米问道。

“不管是谁，是玛丽给‘联络人’的信。”

“不错。”

“你不认为联络人是她的父亲或祖父之类的人吗？”

“我可不这样认为，”汤米说，“我不认为会这样做。乔丹这名字也许是她自己取的，也可能上级认为这是个相当好的名字，因为这名字不会与过去有任何联系。她是半个德国人，不替敌方，而在外国替英国工作，岂不是更好？她是以什么身份到这里来的呢？”

“啊，我怎么知道，”图彭丝说，“我们必须重新查明她是以什么身份到这里来的。我想……总之，玛丽到这里来，查到了什么东西，并把查探所得传递给什么人，或是没有传递出去。我是说，她可能并没有写信，也许她亲自去伦敦报告，比如去摄政王公园见某人。”

“通常都不会这样做吧？”汤米说，“也就是说，与某个大使馆里的同伙在摄政王公园见面——”

“有时把东西藏在树洞里。你认为他们真的那样做吗？听起来似乎不可能，相爱的情侣把情书放进去，倒更有可能。”

“我想不论放进去什么，即使表面上是情书，其实有密码。”

“好主意，”图彭丝说，“只是我想他们——哦，是这么久以前的事了。要想弄清楚点什么真难啊。知道的越多，越没什么用。不过，我们不会就这样罢手吧，汤米？”

“我想目前还不会罢手。”汤米说着，叹了一口气。

“你希望我们罢手？”图彭丝说。

“差不多。是的，依我看——”

“好啦，”图彭丝打岔道，“我看不出你已放弃。没有。而且要让我放弃，实在太难。我是说，我会一直考虑这件事，这会让我揪心的，我想我会食不知味的。”

“问题是，”汤米说，“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已知道事情的开端。谍报活动，敌人设想的有目标的间谍活动，其中有些已经完成，也许另外一些尚未完成。不过，我们不知道——嗯——我们不知道谁参与了敌方。我是说，在我国的安全人员中一定有这种人，而这种人竟是担任国家公仆职务的卖国贼。”

“是的，”图彭丝说，“我同意。这似乎很有可能。”

“而玛丽·乔丹的任务就是同这种人接触。”

“同海军中校 X 接触吗？”

“我想是的。或者同海军中校 X 的朋友接触，以便查到一些事实。显然为了完成任务，她必须到这村里来。”

“你是说帕金森家——我们似乎又不知不觉回到帕金森家了——也有关系吗？帕金森是敌人一伙的？”

“不可能吧。”汤米说。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这房子和这事有些关系。”汤米说。

“这房子？可是，这房子从那以后不是又有别人来住了吗？”

“不错。但是，他们可不像——嗯，不全像你呀，图彭丝。”

“不全像我，什么意思？”

"噢,需要旧书,查看旧书,还有所发现。真是地道的呆头鹅,他们只是搬到这儿居住,楼上想必是仆人的房间,没有人上去查看过。这房子里可能藏有什么东西。也许是玛丽·乔丹藏的。藏在某个地方,可以随时交给某人,或者玛丽找借口亲自送到伦敦或别的地方。比如看牙医,见朋友之类,很容易做到。玛丽把到手的东西或情报藏在这所房子里。"

"你不会认为它还藏在这房子里吧?"

"不,"汤米说,"我不应该这样想的。但是,我不知道。有人怕我们会找到或已经找到了,才想把我们赶出这房子。也许他们自己过去一直都在找,却没有找到,以为藏在房子以外的什么地方。现在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找到,就想把它取回去。"

"哦,汤米,"图彭丝说,"这可真的越来越有趣了。"

"这只是我们的想法而已。"汤米说。

"别说这样扫兴的话嘛,"图彭丝说,"我要里里外外都查看一遍——"

"你要做什么啊?想把菜园给翻过来吗?"

"不,"图彭丝说,"碗橱、地下室之类的地方。谁知道会有些什么?哦,汤米!"

"唉,图彭丝!"汤米说,"我们正要享受安乐平和的晚年啊。"

"靠养老金生活的人可没有安谧祥和,"图彭丝快乐地说道,"又有了好主意。"

"什么?"

"我要到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俱乐部去和他们谈谈，以前不曾想到过他们。"

"帮帮忙，好好照顾自己，"汤米说，"我想我最好还是呆在家里，看着你。可我明天要到伦敦去作些调查。"

"我呢，要在这村里调查调查。"图彭丝说。

第二章 图彭丝的调查

“我希望，”图彭丝说，“这样突然造访，没有打扰你吧？本想先打个电话，怕你万一出去了，或者太忙。可是，我是说，我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马上告辞，我不会在意的。”

“哦，很高兴见到你，贝雷斯福特太太。”格里芬太太说。

她朝椅子里移动了三英寸，让背靠得更舒服一些，然后以极其愉悦的神情望着图彭丝有些焦虑的脸。

“村里有人新搬进来住，真是叫人高兴。我们已经看惯了所有的邻居。有了一张新面孔，唔，要是可以这么说的话，是一对新面孔，肯定会乐趣无穷，绝对会乐趣无穷！我希望有一天能请你们夫妇来吃饭。可是我不知道你丈夫什么时候回来。他大部分日子都到伦敦去，是不是？”

“是的，”图彭丝说，“非常谢谢你的好意。房子修整好以

后，希望你能来看看。我一直以为快要修好了，却总也好不了。”

“修整房子就是这样的。”格里芬太太说。

据图彭丝从每日来的女仆、老伊萨克、邮局的格温达和其他人那里得来的信息，格里芬太太已九十四岁了。为了减轻背上的风湿痛，她保持着笔直的坐态。这种坐态和她挺直的身板，给人一种更年轻的感觉。虽然脸上已刻满了皱纹，但是看到她头上围着花边围巾，露出浓密的白发，图彭丝依稀想起了儿时见过的一些姑婆姨婆。格里芬太太戴着远近两用的眼镜，有时也要戴助听器；但据图彭丝观察，似乎极少用。她思维还极其敏捷，看样子可以活到一百岁，甚至一百一十岁。

“近来情况如何？”格里芬太太问，“我听说电工们已经完工了，多萝西告诉我的，就是罗杰斯太太。她以前在我家做过女仆，现在每星期来打扫两次。”

“是的，谢天谢地，”图彭丝说，“电工总算完工了。我总是掉进他们挖的洞里。我这次来拜访，听起来有些荒唐，但有些事我感到很好奇——您也许会觉得太荒唐。你知道，我最近一直在整理东西，一大堆旧书之类。买房子时也买了些书，大部分是很久以前的儿童读物，但我找到了一些以前特别喜欢的书。”

“是啊，”格里芬太太说，“我很理解，能重读过去爱读的书，的确是件乐事。像《赞达的囚徒》一类的书。我祖母过去也常看《赞达的囚徒》，我自己也看过一次。确实非常愉快，富有浪漫情调。我想这是孩子们可以阅读的第一本浪漫传

奇性的书。要知道，看小说不会得到鼓励。我的母亲和祖母就从不允许一大早看小说之类的东西，当时称为故事书。读历史或正经的书还可以，但读小说只是消遣，所以要到下午才能看。”

“我知道，”图彭丝说，“哦，我找到了许多我想再看一遍的书，莫尔斯沃思夫人所写的书。”

“《织锦房间》吗？”格里芬太太立刻就想起了这本书。

“是的。《织锦房间》是我最爱看的一本书。”

“哦，我过去最爱看《四座风力发电的农场》。”格里芬太太说。

“是的，那里也有这本书。还有些别的，以及其他作者写的书。总之，我整理到了书架的最下层，我想，过去那儿一定出过事。你知道，有人碰得很厉害，想必是搬家具时弄的。那底下有一个洞，我从里面掏出来很多旧东西。大部分是破书，其中有这么个东西。”

图彭丝拿出用包装纸简单包起来的包裹。

“是一本生日簿，老式的生日簿。上面有你的名字，结婚前的名字——记得你告诉过我的——是威尼弗蕾德·莫里森，对不对？”

“对，完全正确。”

“你的名字写在这生日簿上头。所以，我想要是我带了来给你看，你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上面可能还有很多你以前的老朋友的名字，以及其他让你觉得有趣的事和名字。”

“啊，你真太好了，我非常想看一看。要知道，年纪大了，再回想这些往事，的确很有意思。你真是想得周到。”

“有些褪色、破损了。”图彭丝说着，打开了包裹。

“哎呀！”格里芬太太说，“不错。你知道，每个人都有本生日簿。我长大以后就不太多了。我想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本。我就读的学校里，每个女孩子都有一本生日簿。你在朋友的生日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朋友们又把名字写在你的生日簿上，诸如此类。”

格里芬太太从图彭丝手上接过生日簿，开始翻阅起来。

“哎呀，”她轻声说，“这叫我想起了往事。嗯，真的。海伦·吉尔伯特——是的，当然是她。还有戴西·谢菲尔德。谢菲尔德，唔。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牙齿上装着那种东西，当时叫做矫齿器。她常常拿下来，她说她无法忍受。还有伊蒂·克龙，玛格丽特·迪克森。啊，对了，字都写得很好，比现在的孩子写得好。我侄子写的信，就根本不能看，写得跟鬼画桃符似的，大部分的字都得靠猜。莫莉·肖特，对了，她口吃——这真的叫我记起了过去的事。”

“我想他们大部分都不在了，我是说——”图彭丝觉得说下去会有些不明智，就停住了。

“你是认为大部分的人都去世了。是啊，的确如此。大多数都去世了，但不是全部。以前少年时代的朋友还有很多活得好好的，但不住在这个村子，因为以前认识的女孩子结婚后几乎都到别处去住了。有的跟服役的丈夫到国外去了，或者干脆就搬到了别的镇子。我的两个老朋友住在诺森伯兰郡。是的，不错，的确非常有意思。”

“当时搬走的没有姓帕金森的？”图彭丝说，“我到处都没看到这名字。”

"噢,是的。帕金森家住在这里是在更早以前。你想知道关于帕金森家的事,对不对?"

"哦,是的,"图彭丝说,"纯粹是出于好奇,没别的。只是——噢,在整理东西的时候不知怎的我开始对亚历山大·帕金森这个男孩子很感兴趣。后来,有一天,我在教堂的墓地散步时,才发现他年纪很轻就死了,坟墓就在那里,这更让我经常想到他。"

"他死时还很小,"格里芬太太说,"是啊,他这么小小年纪就死了,每个人似乎都觉得很难过。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家人都希望——唉,他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他不是生病,是带去野餐的食物有问题。汉德森太太是这样告诉我的,她记得许多帕金森家的事情。"

"汉德森太太?"图彭丝抬起头。

"哦,你还不认识她吧。她进了养老院,那里叫'草原之边',距离这里约十二到十五英里。你可以去看看她,她会告诉你很多事情,是关于你现在住的这所房子的。当时叫'燕窝庄园'。现在又改了名字,是吗?"

"'月桂庄园'。"

"汉德森太太年纪比我大,是一个大家族中的幺女,曾经作过家庭教师,后来当了'燕窝庄园'即现在的'月桂庄园'的主人贝丁菲尔德太太的护士兼陪伴。她很喜欢谈论往事。你一定要去看看她。"

"哦,她不会喜欢——"

"哦,我肯定她会喜欢的。去看看她,就说是我提出让你去的。她记得我和我的姐姐罗斯玛丽。我偶尔也去看望她。

但这几年，因为不太能走动，就没去了。你还可以去看看亨得利太太，她住在——现在叫什么来着？——对了，'苹果树庄'，那里住的主要是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不是同一阶层，但管理得很好，那儿可有好多消息！我相信有客人去，他们都会很高兴的。你知道，只要能打发无聊孤寂，怎么都行。"

第三章　汤米和图彭丝比较笔记

“你看起来很疲倦，图彭丝。”汤米说。晚饭后，他们移到起居室，图彭丝一下子就坐在椅子上，长长叹了几口气，又打了个哈欠。

“疲倦？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图彭丝说。

“你做什么了？我希望，不是在园子里干活吧。”

“我才不会让自己劳动过度呢，”图彭丝冷冷地说，“我跟你一样，在用脑筋调查。”

“这也的确很累，我同意，”汤米说，“在什么地方作了特别调查？前天，从格里芬太太那里没有得到什么吧？”

“哦，我想我确实得到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并不多。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打听到了。”

图彭丝拉开手提包，想拿出一本相当大的笔记本，用劲拉了半天，好不容易拿了出来。

"我每次都记些笔记。我还带了些陶瓷菜单去。"

"哦。那有什么效果呢?"

"唔,我记下的名字可没有他们告诉我的事情那样多。看到那陶瓷菜单,大家都很激动,因为那天似乎有特别的宴会,大家都非常高兴,吃了一顿精美的菜肴——他们以前从未吃过的,那天他们好像是第一次吃龙虾沙拉。听说富裕时髦的家庭,龙虾沙拉都是大块烤肉之后端上桌的,他们可没有这样。"

"哦,"汤米说,"这也没多大用处呀。"

"不,在某种意义上,很有用,因为大家都说怎么会永远记得那晚的事。于是,我问他们怎么会永远记得那晚的事,他们说因为有人口普查。"

"什么——人口普查?"

"是的。你当然知道什么是人口普查,汤米。哦,我们去年刚有过一次人口普查,不,是前年吧?你知道——让人口头说,或叫大家签名,或逐项填写。某天晚上,在你家住的所有的人都得这么做。你知道的。十一月十五日晚,你家里有什么人?你必须写下来,或者每个人都得签上自己的名字。到底是哪种方式,我忘了。总之,那天这村里也有人口普查,因此家里有什么人都得说清楚。那天参加宴会的人当然很多,因此,这事就成了谈资。大家都说这非常不公平而且荒唐。无论如何大家都认为现在还这样做非常可耻,因为得说清楚是否有孩子,结了婚或是未婚而有子女等等,必须回答许多令人难堪的问题,谁会高兴呢?如今可不是这样。一提起人口普查,大家莫不兴奋不已。我是说,他们兴奋也不是

为以前的人口普查,因为那时没人关心,只当作过去了的一件事看待。"

"要是你知道那次人口普查的确切日期,也许会有帮助。"汤米说。

"你是说可以去调查人口普查?"

"可以的。只要认识适当的人,我想很容易调查的。"

"而且他们记得当晚大家议论过玛丽·乔丹。每个人都说她似乎是个好女孩,都非常喜欢她。所以他们绝对不相信——你知道人们怎么说她吧。后来,他们说,噢,她有一半德国血统,所以雇她时应该更谨慎些。"

图彭丝放下空咖啡杯,又坐回椅子上。

"有希望吗?"汤米说。

"不,不完全,"图彭丝说,"不过,可能还有希望。不管怎么说,那些老年人谈起了那案件,也知道一些事。他们大多数人是从年长的亲友那里听到些什么,在什么地方藏东西或找到东西的故事。有人说有份遗嘱藏在一个中国花瓶里。也谈到了牛津和剑桥,只是我想不通怎么可能有人知道牛津或剑桥里藏了东西呢?不可能。"

"也许有个人的侄子大学尚未毕业,"汤米说,"那侄子把东西带回了牛津或剑桥。"

"可能,但又不像。"

"有人确实谈到了玛丽·乔丹吗?"

"都只是听说的——并非确实知道玛丽是德国间谍,而是从知道这案件的祖母、姑婆、姐姐、表舅或堂叔的海军朋友那里听来的。"

“他们谈到了玛丽·乔丹是怎么死的呢?”

“他们都把她的死和毛地黄与菠菜的故事连在一起。他们说,除了玛丽之外,其他人都康复了。”

“有趣,”汤米说,“相同的故事,不同的场景。”

“也许想法太多了,”图彭丝说,“有个叫贝茜的说:‘哦,我只听祖母谈起过这件事,当然事情发生时,祖母还是个小孩子,我想有些细节她弄错了。她经常这样。’你知道,汤米,每个人都同时在说话,都弄不清在说些什么。有的谈论间谍,有的谈论野餐中毒等等,还有别的。我无法得知确切的日期,因为当然没有人知道你祖母告诉你的事发生的确切日期。如果她说:‘那时我只有十六岁,给吓坏了。’可现在根本不知道祖母当时多大。祖母也许会说她现在九十岁了,因为人一过八十岁,就喜欢说比自己实际的年纪大;而如果只有七十岁,就会说自己五十二岁。”

“玛丽·乔丹,”汤米引用这字眼时,还在沉思,“‘不是自然死亡。’他对此事有怀疑。不知道他是否告诉过警察。”

“你是说亚历山大?”

“是的——也许就因为他说得太多,才必须死。”

“很多事都取决于亚历山大,是不是?”

“我们确实知道了亚历山大死去的时间,因为他的坟墓就在这里。但是玛丽·乔丹——去世的时间和原因还不知道。”

“我们最后都会知道的,”汤米说,“把已经知道的名字、日期和其他事情列成表看看。你会吃惊的,从各处听来的只言片语居然可查出很多事情来。”

“你好像有许多有用的朋友。”图彭丝羡慕地说。

“你也有呀。”汤米说。

“哦，我可没有。”图彭丝说。

“不，你有，你不是动员了很多人吗？”汤米说，“你带了一本生日簿去见一位老太太，后来又去养老院见了很多人，知道了他们的姑婆、曾祖母、堂叔、教父、讲述间谍故事的老海军将军，这类人物那一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一旦我们查到几个日期，再作些调查，我们可能——谁知道呢？——得到一些线索。”

“我真想知道刚才提到的大学生是谁——就是据说在牛津或剑桥藏了东西的人。”

“他们听起来不像干间谍活动的人。”汤米说。

“是啊，不错。”图彭丝说。

“还有医生和老牧师，”汤米说，“我想可以问问这些人。不过，我不认为会有什么线索。唉，逝者如斯夫，来者何可追？我们不知道——图彭丝，又有人对你玩了什么花样吗？”

“你是说有人在这两天想要我的命吗？不，还没有。没有人邀我去野餐，车的煞车也好好的，盆栽棚里有瓶除草剂，但似乎还没有打开。”

“伊萨克把瓶子放在那儿，有天你拿着三明治出来，就派上用场了。”

“哦，可怜的伊萨克，”图彭丝说，“你别说伊萨克的坏话，好吗？他已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哦，我想——这倒叫我想起——”

“想起什么？”

“我记不得了，”图彭丝说着，眨眨眼睛，“你说到伊萨克时，我想起了一些事情。”

“哦，亲爱的。”汤米叫道，叹了一口气。

“一个老太太，”图彭丝说，“据说每天晚上都要把她的宝贝放到连指手套里，我想是耳环。她以为大家都想毒死她，另外有人想起有一个人把东西放在教会的慈善捐献箱里。你知道有一种为流浪汉募捐的瓷器箱，上面贴了标签。但显然那不是为流浪汉而设的。她常先放进去五英镑纸币，作为捐钱的诱饵，这样钱箱一满就把它拿走，再另买一只箱子，而把原来的箱子打碎。”

“再花五英镑，我猜想。”汤米说。

“我想就是这样的。我堂兄埃姆林常说，”图彭丝显然是在引述，“‘没有人会去抢劫流浪汉或传教士。’不是吗？如果有人打破了那样一只箱子，总有人会注意到的，是不是？”

“你在楼上那些房间里查书的时候，难道没有找到一些相当乏味无趣的布道书？”

“没有。怎么啦？”图彭丝问道。

“哦，我刚刚想到那是个藏东西的地方。你知道，像一些有关神学的无聊之极的书，一本晦涩难懂的书，里面却掏空了。”

“没有这种书啊，”图彭丝说，“如果有的话，我应该注意得到。”

“你看过吗？”

“噢，当然没看过。”图彭丝说。

“就是呀，”汤米说，“你不会去看，想必把它丢在了一

边。”

“《成功的桂冠》，我就记得这一本，”图彭丝说，“一共有两册。啊，但愿我们的努力也会得到成功的桂冠。”

“在我看来似乎非常不可能。谁杀害了玛丽·乔丹？我想有朝一日我们会写一本这样的书，是不是？”

“要是我们能找到凶手的话。”图彭丝郁闷地说。

第四章　给马蒂尔德动手术的可能性

“今天下午你准备做什么，图彭丝？继续帮我把名字和日期列成表，好吗？”

“我不想干了，”图彭丝说，“我弄够了。把事情一件件写下来真累人。我又常常出点小错，是不是？”

“好吧，我不会对你过于苛刻。你是犯了好几个错。”

“真希望你不是那样比我仔细准确得多，汤米。我发现有时这真叫人恼火。”

“那你要做什么呢？”

“好好睡一觉也不错。哦，不，我还不打算休息，”图彭丝说，“我想我要去给马蒂尔德开膛剖肚。”

“你说什么，图彭丝？”

“我说我要去给马蒂尔德开膛剖肚。”

“你怎么啦？这么崇尚暴力。”

“马蒂尔达——她在 KK 里。”

“什么意思，在 KK 里？”

“噢，是放垃圾杂物的地方。你知道，就是那摇摆木马，肚子有洞的那个。”

“哦，原来如此——你是要去检查一下它的肚子，是不是？”

“就是，”图彭丝说，“你来帮我好吗？”

“免了吧。”汤米说。

“你能好心帮帮我，好吗？”图彭丝恳求道。

“你这样说，”汤米说，深深叹了一口气，“我也只好答应了。怎么说也比列表有趣。伊萨克也在吗？”

“不，我想他今天下午休息。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伊萨克在场，我想我已从他那里得到所有的信息了。”

“他知道很多事，”汤米深思道，“我那一天发现的。他告诉我许多过去的事，连自己都记不清的也说。”

“他一定快八十岁了，”图彭丝说，“我敢肯定。”

“是的，我知道，可他告诉我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人总能听到许多事情，”图彭丝说，“但是听到的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好啦，我们去给马蒂尔德开膛剖肚吧，我最好先去换一下衣服。KK 里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还得到马蒂尔德肚子里去翻动呢。”

“要是伊萨克在，可以让他先把马蒂尔德翻过来，这样我们动手检查它的肚子就容易多了。”

“听起来好像你上次投胎一定是个外科医生。”

“嗯，我想这与外科医生的工作是有些类似。现在我们

要把妨碍马蒂尔德继续生存的异物去掉，比如肚子里留下的东西。要不要刷点油漆，美化一下。黛波拉的双胞胎下次来住的时候，也许想骑上去玩呢。”

“噢，我们的外孙已经有很多玩具和礼物了。”

“那有什么关系，”图彭丝说，“孩子并不特别喜欢贵重的礼物。他们会玩一段旧绳子、碎布做的娃娃或心爱的熊宝宝，那不过只是一小块壁炉边的地毯卷成一团，缝上两颗黑纽扣作眼睛。孩子对玩具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好啦，走吧，”汤米说，“向着马蒂尔德前进，到手术室去。”

把马蒂尔德仰面朝天翻过来，以便适于做必要的手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马蒂尔德可不轻，另外，还到处钉着钉子。钉子有的方向相反，有的露出尖头。图彭丝擦去手上的血，汤米的套头衫挂了一个大口子，不禁骂了一句。

“这该死的摇摆木马！”

“多年以前就该当柴烧掉。”图彭丝说。

就在这时老伊萨克突然出现，加入了进来。

“到底在干些什么呀？”他有些惊讶地说道，“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呢？要对这老马做什么？要我帮忙吗？你们想怎么样——想把它弄出去吗？”

“没必要，”图彭丝说，“我们想把它翻过来，好伸手到洞里，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

“你是说把它肚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你怎么会想出干这种事？”

“是的，”图彭丝说，“我们就是想这么干。”

“你认为会找到什么呢?”

“想必全是垃圾,”汤米说,“不过也好,”他以有些怀疑的语气说,“把这里稍微清理一下。我们也许要在这儿放些别的东西。你知道——游戏用具,也许一套槌球用品等等。”

“以前这里曾有过槌球游戏的草坪,很久以前了。是福克纳太太住在这里的时候。对,就在现在的玫瑰园那一带。告诉你,那并不很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汤米问。

“什么?你是说槌球游戏的草坪吗?嗯,是我也不记得的老早以前了。总有人想告诉你以前发生的事——以前藏起来的东西,为什么要藏,谁藏的之类。很多长篇大论,其中有谎言,也有些可能是真的。”

“你真聪明,伊萨克,”图彭丝说,“你似乎总是什么都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槌球游戏的草坪的?”

“哦,这里有装槌球游戏用具的箱子,放在这儿已经很久了。用具留下的大概不多了。”

图彭丝放开马蒂尔德,向放着长形木箱的角落走过去。在费了些力气打开因年代久远而粘在一起的盖子后,里面有一只褪了色的红球、一只蓝球和一根翘曲的槌球木槌,剩下的都是蜘蛛网。

“大概是福克纳太太住在这里的时候的东西吧。他们说,福克纳太太还参加过比赛。”伊萨克说。

“在温布尔登?”图彭丝说,觉得难以置信。

“唔,不是在温布尔登,我想不是。嗯,是地方性的比赛。以前常在这村里举行比赛。我曾在照相馆里看过照片

——”

“照相馆?”

“哦,在这村里,叫达兰斯。你知道达兰斯吗?”

“达兰斯?”图彭丝茫然地说,“哦,是的,他卖胶卷这类东西,是不是?”

“是的。其实,现在管店的不是老达兰斯,是他的孙子,也许是曾孙。他主要卖明信片,也卖圣诞卡、生日卡之类的东西。以前还给人照相。全都保存着。一天,有个人到店里来,要一张她曾祖母的照片。她说本来有一张,但竟然损坏、烧了或遗失了,希望店里还留有底片。但我想她没有找到。不过,那店里留着许多旧相册。”

“相册——”图彭丝沉思似地说。

“还有要我帮忙的吗?”

“哦,帮我们搬一下简,不管它叫什么吧。”

“不是简,是马蒂尔德,也不是马提尔达,我想叫马提尔达也行。不过它一直就叫马蒂尔德,不知为什么,想来是法国式的叫法。”

“法国式还是美国式?”汤米沉思地说,“马蒂尔德,路易丝,这一类名字。”

“你不认为这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吗?”图彭丝说着,把胳膊伸进马蒂尔德的肚子里。她取出一个破破烂烂的橡皮球,那球原本是红黄色的,现在却裂了许多口子。

“我想这是孩子干的,”图彭丝说,“他们常把东西放进这种地方。”

“只要他们看到洞,”伊萨克说,“不过,我听说,以前有

个年轻人常把信放在这里，好像把它当成了邮筒。”

“信？给谁的。”

“某个年轻女士吧。但那是我这一代以前的事了。”伊萨克照例这样说道。

“事情总是发生在伊萨克这一代好久好久以前，”图彭丝说。而这时，伊萨克已把马蒂尔德调到适当位置，借口必须去关上温室，离开了。

汤米脱掉茄克。

“真是难以置信，”图彭丝把满是刮伤和尘土的胳膊从马蒂尔德腹部的大伤口中拔出来，微微气喘地说，“里面塞了这么多东西，有人还想往里塞，面从来没有人清扫过。”

“啊，为什么要清扫？谁会想到要去清扫？”

“说的也是，”图彭丝说，“然而我们想到了，不是吗？”

“只是因为我们想不到有更好的事做。我不认为这样做会有什么用。喔！”

“怎么回事？”图彭丝问。

“哦，我被什么东西刮着了。”

汤米把胳膊抽出来一点，调整好姿势，又伸进去摸索，摸到了一条手工编织的围巾。它显然曾经是蛾的住所，后来可能降为更加低级的动物社会生活的场所。

“真恶心。”汤米说。

图彭丝把他轻轻推到一边，自己伸手进去掏，身子伏在马蒂尔德上面，在它的肚子里摸索。

“小心钉子。”汤米说。

“这是什么？”图彭丝说。

她把找到的东西拉出来，似乎是玩具公共汽车或马车的轮子。

“我想，”她说，“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我肯定如此。”汤米说。

“无所谓，彻底干完了再说。”图彭丝说，“唉呀，胳膊上有三只蜘蛛在爬。马上就会有蚯蚓，我最讨厌蚯蚓啦！”

“我想马蒂尔德的肚子里不会有蚯蚓。我是说蚯蚓生活在地下。它们不会喜欢马蒂尔德而把它当作住宿的地方吧？”

“哦，反正要掏空了，”图彭丝说，“唉呀，这是什么？天哪，好像是个书形缝针纸夹。找到这样一件东西，真有趣。上面还插着针呢，不过都锈了。”

“是不喜欢做缝纫的女孩子藏在这里的吧。”汤米说。

“是啊，想法很妙。”

“刚才我摸到像书一样的东西。”汤米说。

“哦，那也许会有用。在马蒂尔德的哪个部位？”

“我想是在阑尾或肝脏一带，”汤米以一种专业医生的口气说道，“在右边的腹侧。我认为该开刀！”他加上一句。

“好的，医生。最好取出来，不管是什么。”

那本所谓的书，勉强能看出是书，已很破旧。书页松垮变色，快要散成一页一页的了。

“好像是本法文手册，”汤米说，“‘儿童用书，小小家庭教师。’”

“是啊，”图彭丝说，“我的想法与你的一样。孩子不想学法文，因此她到这儿来，故意把书塞到了马蒂尔德的肚子

里。老好马蒂尔德。”

“如果马蒂尔德好好站着，要把东西塞进她肚子的洞里，一定很难。”

“对孩子来说倒不难，”图彭丝说，“孩子的高度刚合适。我是说，她会跪着爬到肚子底下。哎呀，这有个东西，摸起来滑溜溜的，像是动物皮。”

“真令人恶心，”汤米说，“会是只死兔子或别的什么动物？”

“得了，不是毛皮之类的，质地似乎不太好。啊，又有钉子。哦，它好像是挂在一颗钉子上，有根线或绳子，奇怪，它还没腐烂呢。”

图彭丝小心翼翼地把摸到的东西取了出来。

“是只钱包，”她说，“是的，以前是相当好的皮，相当好。”

“看看里面有什么，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汤米说。

“里面有东西。”图彭丝说。

“也许是许多张五镑钞票。”她满怀希望地加了一句。

“哦，我想大概不能用了。纸会腐烂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图彭丝说，“很多奇怪的东西都不曾腐烂。你知道，五镑钞票过去都是用质量非常好的纸，虽然薄，却很耐久。”

“哦，也许是张二十镑钞票。这可帮我们过几天日子。”

“什么？这钱想必也是伊萨克那一代以前的钱吧，要不然他早就找到了。啊，想想看！也许会是张一百英镑的钞票呀。我希望是金币。金币总是放在钱包里的。我的姑婆玛

丽亚就有个装满金币的大钱包，常给我们这些孩子看，她说那是为防法国人来袭准备的钱。总之，是为非常时期或危险而准备的。可爱的厚重的金币。我过去常想，要是人长大了，拥有一钱包金币，那该多好啊！"

"谁会给你一钱包金币呢？"

"我不是想让人给我，"图彭丝说，"我想那是一旦你长大，就拥有的一种权利。你知道，真正的成年人披着斗篷——当时是那么叫的。斗篷上围着长毛皮围巾，系着帽子。有塞满金币的大钱包，要是有爱孙回学校，常给他一个金币作为奖赏。"

"女孩子呢，孙女得到什么？"

"我想女孩子得不到金币，"图彭丝说，"但是，有时她会送给我半张五镑钞票。"

"半张五镑钞票？那没有什么用。"

"哦不，那很有用。她把五镑钞票撕成两半，先送给我一半，然后再用信寄来另一半。你看，这样就没有人会偷了。"

"啊，每个人都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

"确实，"图彭丝说，"喂，这是什么？"

她正在皮包里胡乱摸索着。

"我们先离开KK一会儿，"汤米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他们走出KK。到外面一看，战利品的真面目愈发清晰。那是只厚厚的上等皮夹。由于年代久远面发硬了，但完好无损。

"我想它放在马蒂尔德的肚子里，避免了湿气的侵蚀，"

图彭丝说，“哦，汤米，你知道我认为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不是钱，但我想是一些信。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看得清。非常旧了，而且褪了色。”

汤米非常小心地把发皱了的黄黄的信纸摊开。信纸上的字写得很大，是用深蓝黑墨水写的。

“见面地点改变，”汤米念道，“肯花园彼得·潘像旁。二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三点三十分。乔安娜。”

“我真的相信，”图彭丝说，“我们终会找到一些东西。”

“你是说，某人准备去伦敦，得到指示要他带文件或计划之类，在某个特定的日子前往，与人家在肯辛顿花园碰头。你认为是谁把这些东西从马蒂尔德的肚子里取出来，或放进去的呢？”

“不可能是孩子，”图彭丝说，“一定是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所以可以到处走动而不引人注意。我想，是从海军间谍那里取得情报，然后送往伦敦。”

图彭丝用围在脖子上的围巾把那个旧钱包给包起来，与汤米一起走回屋里。

“那儿也许还有别的文件，”图彭丝说，“但我想绝大部分都变脆了，一碰就会碎的。喂，这是什么？”

大厅的桌上放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裹。艾伯特从餐厅里走出来。

“是由专人送来的，太太，”他说，“今天早晨由专人送来给你的。”

“啊，是什么呢？”图彭丝说着，拿起包裹。

汤米和她一起走进起居室。图彭丝解开绳结，打开包装

纸。

"像是本相册，"她说，"哦，还有封信。啊，是格里芬太太送来的。"

> 贝雷斯福特太太：前些日子，你带给我生日簿，真是非常感谢。看看生日簿，记起了往昔的许多人，让我非常快乐。人可忘得真快。常常只想起某个人的名而忘了他的姓，有时又正好相反。不久以前，我偶然找到了这本旧相册。它其实并不是我的。我想是我祖母的，不过里面有很多相片，我想其中有一两张帕金森家人的照片，因为我祖母认识帕金森家的人。我觉得也许你想看看，你好像对你的房子的历史以及过去住在那里的人很感兴趣。请不必麻烦特地送还给我，我向你保证，它对我个人并没有什么意义。家里总有这么多婶婶、祖母的东西。前几天，我到阁楼查看旧衣柜的抽屉，意外发现六个书形缝针纸垫。有很多很多年了。我相信那不是我祖母的，而是她祖母在每年圣诞节送给每个女仆一个书形缝针纸垫作为礼物，我想这是她在一次大减价时买的，准备第二年用。现在当然没用了。想到过去有多么浪费，有时真叫人难过。

"是本相册，"图彭丝说，"啊，也许很有趣。来吧，我们来看看。"

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来。相册是过去典型的样式，大部分照片都已褪色，但图彭丝不时能辨认出与自己的庭院相一致的背景。

“看，那棵智利南美杉。是的——看呀，后面是特鲁洛夫。一定是很久以前的照片，一个有趣的小男孩攀在特鲁洛夫上面。是的，有紫藤，也有银色的蒲苇。一定是在举行茶会什么的。是的，有很多人围坐在园子里的桌旁。每个人下面都写了名字。梅布尔。梅布尔并不漂亮。那是谁？”

“查尔斯，”汤米说，“查尔斯和埃德蒙。查尔斯和埃德蒙好像刚打过网球。他们拿着好奇怪的网球拍。那是威廉，不管他是谁，还有科茨少校。”

“而那是——哦，汤米，那是玛丽。”

“是的。玛丽·乔丹。连名带姓，都写在照片下面。”

“她很漂亮，非常漂亮。照片旧了，又褪色得厉害，可是——哦，汤米，能见到玛丽·乔丹的模样，真是好极了。”

“我想知道是谁照的这张照片呢！”

“大概是伊萨克提到的那个照相师吧，就是村里的。或许他还有旧照片，哪天我们去问问看。”

汤米这时已把相册放到一边，打开中午送来的信。

“有什么有趣的？”图彭丝问，“有三封信。我能看出有两封是账单。这一封——啊，这封有些不同。我问你是不是很有趣呀？”

“可能是，”汤米说，“明天我又要到伦敦去。”

“是去办你那些委员会的事吗？”

“不是，”汤米说，“我要去拜访一个人。实际上不是伦

敦，是在伦敦的郊区。我想是在哈罗一带。”

“什么事？”图彭丝说，“你还没告诉我呢。”

“我要去拜访一个叫派克威上校的人。”

“好怪的名字。”

“是有点怪。”

“我以前听说过他吗？”图彭丝说。

“我也许对你提到过一次。他生活在常年烟雾缭绕的空气里。有没有止咳药，图彭丝？”

“止咳药！唔，我不知道。对了，我想有的。还有一盒去年冬天的陈药。但你并没有咳嗽啊——至少我没注意到。”

“是没咳嗽，可是如果我去见派克威，我就会咳的。我记得，你呛了两口之后，就一直咳个不停。你满怀希望地看着周围紧闭的窗户，可派克威从不理会那样的暗示。”

“你想他为什么要见你呢？”

“不知道，”汤米说，“他提到了鲁滨逊。”

“什么——那个皮肤黄的人吗？那个胖胖的、黄脸又神秘兮兮的人物？”

“是他。”汤米说。

“哦，”图彭丝说，“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可能非常神秘。”

“很难认为这实际发生了——不管是什么，如果有什么的话——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甚至是在伊萨克能记事以前。”

“新的罪恶有旧的阴影，”图彭丝说，“这谚语不知是不是这样说的。我已记不清了。是‘新的罪恶有旧的阴影’，还

是‘过去的罪恶曳着长长的影子？’”

“我也记不得了，”汤米说，“好像都不对。”

“下午我要去看看那照相师。你也去吗？”

“不，”汤米说，“我要去河里洗澡。”

“洗澡？会很冷啊。”

“没关系。我觉得需要点寒冷、令人振奋的清水洗掉蜘蛛网的那股味道。我总觉得还有蜘蛛网粘在耳朵和脖子上，好像脚趾间都有。”

“这似乎的确是件脏活儿。”图彭丝说，“好吧，我去见达雷尔或达兰斯先生，如果这是他的名字。汤米，还有一封信没拆开看呢。”

“哦，我没看见。啊，这也许有点用。”

“谁寄来的？”

“我的调查员，”汤米以有些夸张的语调说，“她跑遍全英国，进出萨默塞特大厦，调查死亡、结婚和出生，查阅报纸档案和人口普查报告。她很能干。”

“又能干又漂亮？”

“没有美到令人注意。”汤米说。

“很高兴是这样，”图彭丝说，“你知道，汤米，你现在上了年纪，也许——也许会对一个漂亮的助手产生某种危险的想法。”

“你有一个忠实的丈夫却不知道欣赏。”汤米说。

“我所有的朋友都告诉我，你永远不可能真正认识丈夫。”图彭丝说。

“你选错了朋友。”汤米说。

第五章　与派克威上校面谈

汤米开车穿过里根特公园，然后经过他好几年都没走过的几条街道。他回忆起以前他和图彭丝住在贝尔赛兹公园附近的公寓时，在汉普斯特德石南树林散步的事和他们那时的爱犬非常喜欢去那里散步。那是一只特别任性的狗，一走出公寓，就总想向左拐去汉普斯特德石南树林。图彭丝或汤米想要它拐向右边的商业街区往往是白费力气。詹姆斯，天性顽固的锡利哈姆㹴犬，会把它沉重的香肠般的躯体平躺在人行道上，伸出舌头，做出种种样子，好像它的主人强迫它做了不恰当的运动似的。路过的人莫不指指点点。

"哦，看那条可爱的小狗。唉，就是那条白毛狗——看来有些像香肠，不是吗？喘个不停，真可怜。它的主人，不让它到它想去的地方去，看来它是精疲力尽，快累垮了。"

汤米从图彭丝手上接过绳子，坚决地把詹姆斯往它要

去的地方相反的方向拉。

“哦,亲爱的,”图彭丝说,“不能把它抱起来吗,汤米?”

“什么,抱起詹姆斯? 它太重了。”

詹姆斯,耍了一个花招,那香肠般的身体又扭向了它想去的地方。

“看,可怜的小狗,想回家了,是不是?”

詹姆斯拼命拉扯着绳子。

“哦,好啦,”图彭丝说,“我们以后再去买吧。走吧,我们得让詹姆斯去它想去的地方。它这么重,拿它没办法。”

詹姆斯抬起头,摇着尾巴。“我同意。”那摇动的尾巴似乎是说,“你总算找到关键之所在了。走吧,到汉普斯特德石南树林去。”而事情常常是这样。

汤米不知道是不是找对了地方。不过地址是没错。上一次他去见派克威上校,是在布卢姆斯伯里,一间香烟烟雾缭绕的狭小压抑的房间里。现在他找到的居然是一所毫无特色的小房子,面对着石南树林,离济慈的出生地不远。看起来既没有艺术感也不有趣。

汤米按了下门铃。一个老妇人,长着一副让汤米联想起老巫婆的模样,尖鼻子和尖下巴几乎互相碰到一起,满怀敌意地站着那里。

“我能见派克威上校吗?”

“我不知道能不能,”那巫婆说,“你是哪位?”

“我叫贝雷斯福特。”

“哦,是的。先生交代过的。”

“车子可以停在外面吗?”

“停一会没关系，这条街警察不大来。只有这儿没有黄线。最好锁上车，先生。以防万一。”

汤米一一遵从了这些忠告，然后跟着老妇人走进屋里。

“只上一楼，”她说，“别多上。”

走到楼梯上，就闻到了浓烈的香烟味。那巫婆样的老妇人敲了敲门，把头伸进门说：“这位是你要见的先生。他说已经约好了。”她让到一边，汤米走进他难以忘记的烟雾之中，几乎立刻就呛得喘不过气来。汤米怀疑，除了烟雾和尼古丁的味道之外，他会不会还记得派克威上校本人。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坐靠在扶手椅上——扶手椅已有些破损，两边的扶手已裂开了。汤米进来的时候，他才沉思般地抬起头。

“把门关上，科普斯太太，”他说，“我们不想让冷空气进来，是吗？”

汤米倒想让冷空气进来，他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来吸入烟雾，还可能因此死去。

“托马斯·贝雷斯福特，”派克威上校感慨万千地说，“哎，有多少年没和你见面了？”

汤米没有好好算过。

“很久以前，”派克威上校说，“你曾跟一个叫什么的人到这里来过，是不是？啊，算了，反正哪个名字都一样。玫瑰花即使叫别的名字也一样芳香。这是朱丽叶说的，对不对？莎士比亚有时让作品中的人物说些蠢话。当然，这也怪不得他，他是个诗人嘛。我自己从来都不太喜欢《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了爱而自杀，这种事多得很。自古就有，现在也未绝迹。请坐，小兄弟，请坐。”

在这里也被称为“小兄弟”，汤米有些惊讶，但他接受了邀请。

“你不介意吧，先生。”他说着，开始挪开椅子上的一大堆书，这张椅子似乎是惟一可以坐的地方。

“哦，推到地板上算了。我正在查阅一些东西。啊，真高兴见到你。比上次见老了，但看来相当健康。没有冠状动脉血栓吧？”

“没有。”汤米说。

“啊，太好了！实在是太多的人患心脏病、高血压——都是那些病。操劳过度，就是这样，东奔西跑，告诉人们他有多忙，地球缺了他就不能转了，自己有多么重要等等。你也有同感吗？我想你有的。”

“不，”汤米说，“我不觉得自己很重要。我觉得——唔，我觉得真的想享受目前悠闲的生活。”

“嗯，这想法真好，”派克威上校说，“问题是周围有这么多人不让你悠闲。为什么搬到你现在住的地方？我忘记了名字了。再告诉我一次，好吗？”

汤米说出自己的住址。

“啊，是的，是的，这么说我在信封上写对了。”

“是的，我收到了你的信。”

“我知道你去见过鲁滨逊。他仍然干劲十足，还和过去一样胖，一样肤色黄，一样有钱，甚至比以前更有钱。这一切他都懂。我是说，他懂得钱。你去找他干什么，小兄弟？”

“我买了所房子。我内人和我发现了跟这房子有关的一个秘密，可追溯到很久以前。我的一个朋友建议说，鲁滨逊

先生也许能帮助解开这个秘密。”

“我记起来了。我想我没见过她，但你有位聪明的妻子。干得真不赖，那是在——叫什么的案子里？听起来像教理问答‘N 或 M’，是不是？”

“是的。”汤米说。

“而你们现在又在干同样的事，是吗？探查问题，有了疑问？”

“不，”汤米说，“完全弄错了。我们搬到那儿是因为我们厌倦了所住的公寓而房东还总是提高房租。”

“卑鄙的手段，”派克威上校说，“如今房东总这么干，从不满足。真应了《蚂蟥的两个女儿》的故事——蚂蟥的儿子也一样坏。好啦，你们搬到那儿住。人必须开辟自己的园地。”派克威上校突然没头没脑地夹进一句法语，“想复习一下法语，”他解释道，“今后必须与欧洲共同市场好好相处，不是吗？唉，那里也有些事情很奇妙，你知道，在背后，不是你看到的表面现象。这样你们搬到了‘燕窝庄园’。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搬到了‘燕窝庄园’？”

“我们买的房子——唔，现在叫‘月桂庄园’。”汤米说。

“愚蠢的名字，”派克威上校说，“尽管某个时期非常流行。我记得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所有的邻居家都有维多利亚式的宽阔车道直抵屋前。每条车道都铺上了厚厚的沙石，两边并排种上月桂树。有的是光亮浓郁的绿色，有的是杂色的，看上去非常醒目。我想是以前住在那里的人这么叫，所以这名字就沿袭了下来，对不对？”

“是的，我也觉得是这样，”汤米说，“不过不是我们搬来

之前住的那家人。那家人似乎叫它'加德满都'或是别的外国名字,因为他们曾在所喜爱的外国某地住过。"

"是啊。'燕窝庄园'是很久以前的名字了。哎,不过,人有时必须回到过去。实际上,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回到过去。"

"你也知道它?"

"什么——'燕窝庄园',现在的'月桂庄园'吗?不,我从未去过。这房子与某些事情有关,与过去的某个时期的人有难解之缘。那时乃是这个国家面临极大忧患的时候。"

"据说,你得到了与玛丽·乔丹或叫这个名字的人有关的情报。鲁滨逊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想看看她长得什么模样吗?到壁炉架那边,左边有张照片。"

汤米站起来,走到壁炉架边,取下照片。照片是非常老式的。一个头戴阔边花式女帽的女孩,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正冲着头。

"现在看来很傻吧?"派克威上校说,"可她是个很好看的女孩,尽管很不幸,年纪轻轻就死了,真是个悲剧。"

"我对她一无所知。"汤米说。

"是啊,不错,"派克威上校说,"现在已没有一个人知道。"

"当地有人说她是个德国间谍,"汤米说,"鲁滨逊先生告诉我,事情并不是这样。"

"的确,事情并不是这样。她是我们的人,而且干得很不错,但是被人发觉了。"

“那是在帕金森家住在那里的时候吧？”汤米说。

“可能。我并不知道详情。现在没人知道。你知道，我个人没有直接关系。所有这些事后来慢慢旧事重提，显露出来。因为，世上总有纷争，每个国家都有纷争，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有纷争，这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不，上溯一百年，当时也有纷争；再上溯一百年，还有纷争。上溯到十字军东征的年代，你会发现，每个人都争相踏上解救耶路撒冷之路；或者你会发现，全国遍布暴动起义。以沃特·泰勒为首的那批人。自古以来，任何时候都有纷争。”

“你是说现在也有特殊的纷争吗？”

“当然有。我告诉你，任何时候都有纷争。”

“什么样的纷争？”

“哦，不知道，”派克威上校说，“他们甚至有时来找我这个老头子，问我能告诉些什么，或者我所能记得的某个人的过去等。唔，我记得的不多，但对一两个人还略有所知。有时你得调查一下过去，你得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有什么秘密，他们心里都知道些什么，他们隐藏了什么东西，假装发生了什么而实际真相又是如何。你们曾干得不赖，你和你太太在过去各种时候。这回还想继续干吗？”

“我不知道”，汤米说，“如果——唉，你认为我能做些什么吗？我现在年纪也老了。”

“不，依我看来，你比同龄的许多人都健康强壮，也比有些比你年纪小的人还健康强壮。而且，你妻子，自来就善于嗅出秘密，不是吗？就像一只受过良好训练的狗。”

汤米禁不住笑了。

"但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汤米说,"我——当然我非常愿意做点什么,如果——如果你认为我能做的话。但是,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过我任何事情。"

"我想他们不会告诉你的,"派克威上校说,"我认为他们也不想让我告诉你任何事情。鲁滨逊也没告诉你多少吧。那个大胖子,嘴可紧得很。不过,我来告诉你,嗯,仅仅是事实而已。你知道这世界是怎么样的——唉,任何时代都发生同样的事。暴力、欺骗、物质主义、年轻人的反抗、热爱暴力和大量极其残暴的行为,与希特勒年轻的时代不相上下。这些全部都存在。唔,当你想找出这个国家的问题以及世界的纷争,可不容易。欧洲共同市场是件好事。那是我们一直需要,一直渴望的。但它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共同市场。这一点必须得到清楚的认识,必须成为一个联合的欧洲,必须成为具有文明思想和文明的信念及原则的文明国家的联合体。首先,如果出了问题,就得知道问题在哪儿。这方面,那黄色鲸鱼仍很在行。"

"你是指鲁滨逊先生吗?"

"是的,我是指鲁滨逊先生。以前,要授给他爵位,可他拒绝了。你知道他意味着什么?"

"我猜想,"汤米说,"你是说——他代表着——金钱。"

"不错。不是物质主义,但是他知道钱。他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了;他知道为什么钱会流向那里,背后有谁。银行背后,大型工业企业背后有谁;而且他必须知道某些事情由谁负责,知道毒品赚了大钱,知道毒品推销员把毒品送到世界各地去销售。对金钱的信仰、金钱、并不仅

仅是为了买一幢大房子和两辆罗尔斯一罗伊斯汽车，而是为了能赚更多的钱和瓦解并根除古老信念——诚实和公平交易的信念。有人不想要世上有平等，于是你就得让强者帮助弱者，富人救济穷人，让诚实善良的人得到尊敬和敬仰。钱！现在无论什么事，都归之于钱。钱都做了些什么，流向哪里，支持什么，隐藏到何种程度。有些人你知道的，这些人以前掌握着权力又拥有聪明才智，他们的权力和才智带来了金钱和手段，而他们的一些活动是秘密的，但我们必须把这些秘密挖出来，查出他们的秘密传给了谁，由谁继承了，现在由何人掌握。'燕窝庄园'是某种总部。用我的话来说，是邪恶的总部。后来在霍洛圭又有别的事情。你记不记得乔纳森·凯恩？"

"这个名字，"汤米说，"我一点也不记得。"

"嗯，据说乔纳森·凯恩曾经深受尊敬爱戴——后来却以法西斯分子而闻名。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希特勒及其党徒会变成什么样子。当时，我们以为法西斯主义之类也许是改革世界的杰出思想。乔纳森·凯恩这家伙有追随者，许许多多追随者。年轻的信徒，中年的信徒，许多许多。他有计划，有权力的源泉，知道很多人的秘密。他拥有带给他权力的那种知识，做出了许多勒索的事。我们想知道他知道的事，我们想知道他做了些什么，我想可能他把计划和信徒都留给了后人。过去卷入的年轻人，也许至今仍支持他的思想。有秘密，世上总有值钱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更准确的，因为我就不知道更准确的事实。麻烦的是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常以为自己知道一切，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战争、混乱、和

平、新政体。我们认为自己知道这一切，但我们真的知道吗？我们知道细菌战的一切吗？我们知道关于毒气或消除污染的手段的一切吗？化学家有秘密，海军、空军——都有秘密。不是所有的都发生在现在，有些是发生在过去，有些是处于发展的边缘可并没有发展下去。没有时间。但是却给记录下来，写在文件上或委托给什么人，而这些人又传给他们的儿子，再传给孙子。也许有些秘密传了下来，留在了遗嘱中或文件中，寄放在律师那里，等待时机再公开。

"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手上掌握的是什么，有些人干脆把它当作垃圾毁了。但我们必须用尽心力加以查明，因为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在战争中，在越南，在游击战中，在约旦，在以色列，甚至在与战火无关的国家。在瑞典和瑞士——任何地方都有。这些事情都存在。而我们需要掌握线索。有人认为有些线索存在于过去。唉，你不能回到过去，你不能到医生那里对他说：'请将我催眠，让我看看一九一四年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一九一八年，或许更早，也许是一八九〇年。一些事情正在计划之中，一些事情则从未完全发展，只有了设想。回想一下遥远的过去：中世纪的人已想到飞行。他们已有了设想。古埃及人也有某些设想。这些设想并没有得到发展。可一旦这些设想传下去，传到了拥有手段和才智可以使之发展的人的手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不论好坏。最近，我们有种感觉，一些已经发明的东西——例如，细菌战——除非是经过了秘密的发展阶段，否则很难解释。而这发展阶段，表面上似乎不重要，其实非常重要。发明的人如果做些改进就会产生

非常骇人听闻的结果。可以改变人的性格,或许把一个好人变成魔鬼,而通常是为了同一个理由,为了钱;为了钱和钱能买到的东西,钱能得到的东西,为了用钱可以扩充的权力。唔,年轻的贝雷斯福特,你的看法如何?”

“我认为这的确让人毛骨悚然。”汤米说。

“是的,确实如此。但你认为我所说的是无稽之谈吗?你认为这只是一个老人的妄想吗?”

“不,先生,”汤米说,“我认为你是个深谙事理的人。你一直就是个深谙事理的人。”

“噢,所以大家才需要我,是不是?虽然抱怨烟雾令人窒息,还是要到这儿来——哦,你知道有段时间——那时候法兰克福集团——嗯,我们设法阻止了那事。因为查明了谁在幕后指使,我们才阻止了那事。这回可能有个要人,也许不只一个——几个要人在幕后。或许我们能知道他们是谁,但即使不知道,我们也能推测出事情的大概。”

“我明白了,”汤米说,“我大概能了解。”

“真的? 你不认为这有些荒唐无稽? 有点空想?”

“我不认为空想的事就不可能是事实,”汤米说,“起码,我已通过相当长的大半生,了解到这一点。最令人吃惊的事往往是真的;最不能相信的事也可能是真的。但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不具备干这事的那种资格。我没有科学知识。我一直只是干保安方面的工作。”

“可是,”派克威上校说,“你是个总能查明事情真相的人。你——和另一个人,你的妻子。我告诉你,她的鼻子很灵。她喜欢查出事情真相,这样,你可以跟她一起到处调查。

这些妇女就是这样的，她们能探出秘密。要是年轻貌美就会像大莉拉那样做。老了以后——嗯，我就有一个年老的婶婆，没有一个秘密逃得过她的鼻子，她总能查到事情的真相。这事还与金钱有关。鲁滨逊知道这一点。他知道关于钱的一切。他知道金钱流向何处，为什么流到那里，到了何人之手，来自何方，又在干些什么，以及其他一切。他对金钱无所不知，就像医生号脉一样。他能感觉到钱主的脉搏。金钱的总部在哪里，谁在用钱，干什么，又为了什么。我把这事交给你是因为你恰在正确的位置上。你碰巧在正确的位置上，并不是基于别人所推测的理由。你们这一对极其普通的夫妇，年纪大了，退休了，找到一所好房子度过晚年，在房子的角落里翻动整理东西，又对别人的谈话深感兴趣。有朝一日，会有审判告诉你一些事的。我希望你做的就这些。四处查看一下，查出关于过去的美好时代或古老的倒霉时代都有哪些传说或故事。"

"与潜水艇计划什么的有关的海军丑闻，至今人们仍议论纷纷，"汤米说，"有几个人常常说到这件事，但似乎没有人了解真相。"

"不错，嗯，那是个好的开端。那案件发生的时候，乔纳森·凯恩正住在你那村子里。他在海边有一间小屋，就在那一带展开宣传活动。他有门徒，那些门徒认为他很了不起。乔纳森·凯恩，K—a—n—e。但我宁愿要另一种拼法，应拼成C—a—i—n（该隐）。这样更能显示出他的本性。他极力鼓吹破坏和破坏的方法，并且离开了英国。据说，他经过意大利去了更遥远的国家。到底有多少是传言，我不知道。他

去了俄国、冰岛，也去了美洲大陆。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有谁同行，有谁听从他，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他知道一些事情，简单的事；他很受邻居欢迎，请他们吃午餐，也受邀与他们共进午餐。现在，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要小心。查出秘密，但千万要小心，你们两个都要小心。照顾好——她叫什么？普鲁登斯？"

"从来没人叫她普鲁登斯。是图彭丝。"汤米说。

"不错。照顾好图彭丝并告诉图彭丝，要她照顾好你。注意你们的饮食和去处，注意去和你们亲近的人以及他们亲近你们的原因。总有点消息会传出来的。奇怪的事，过去的故事也可能意味着什么，也许有人是其子孙或亲戚，过去认识某些人。"

"我会尽力而为，"汤米说，"我们两人都会的。可我不认为我们能办好。我们太老了，情况知道的又不多。"

"你们可以有设想。"

"是的。图彭丝有设想。她认为，我们的房子里也许隐藏了什么。"

"可能。以前也有人抱有同样的想法。至今还没有人找到过任何东西，其实他们从未能真正好好找过。不同的房主，不同的家庭，一直在变。房子出售后，别的人搬进来，然后又有别人搬进来，一茬接一茬。莱斯特兰奇家之后，是莫蒂默家，再是帕金森家。对帕金森家了解不多，除了其中一个男孩之外。"

"是亚历山大·帕金森吗？"

"那你也知道他啦，是怎么知道的？"

“他在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一本书中留下了一条信息待人去发现:‘玛丽·乔丹不是自然死亡。’我们发现了这信息。”

“每个人的命运都勒着自己的脖子——有这么一句俗话,对不对?你们两人继续走下去吧,走过命运之门。”

第六章　命运之门

达兰斯先生的店铺在通往村子的半途中，坐落在一个街角上，橱窗里摆了几张照片：两张结婚团体照，一张赤裸的婴儿在地毯上乱踢的照片，一两张留胡子的年轻人与情人的合影。没有一张照片照得很好，有些已显出岁月的痕迹。店里还有很多明信片，生日卡则分门别类放在特殊的架子上。"给我的丈夫"、"给我的爱妻"，另有一两组以婴儿为对象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低质的钱包以及文具和带花纹的信封等。小型便条纸放在贴着"笔记用纸"标签、有花纹的盒子里。

图彭丝在店里逛了一会，随手拿起各种商品看看，等待顾客对摄影的结果提出批评，请求给予忠告的交涉结束。

一个灰发、眼神浑浊无光的老年妇女满足那些较为平常的客人的要求。一个留着短胡子、淡黄色长发的年轻人似

乎是主管，他一面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图彭丝，一面沿着柜台走过来。

“我能为您效劳吗？”

“是的，”图彭丝说，“我想问问有没有相册。”

“啊，是贴照片的相册吗？嗯，我们有一两本，但如今不多了，当然，很多人喜欢幻灯片。”

“是的，我知道，”图彭丝说，“我收集相册，旧相册，就像这种。”

图彭丝像魔术师一般拿出几天前收到的相册。

“啊，这是很久以前的了，是不是？”达兰斯先生说，“啊，我敢说，这是五十年以前的。当然，当时有很多这种东西，每个人都有本相册。”

“当时还有生日簿。”图彭丝说。

“生日簿——对，我记起来了。我记得我的祖母有本生日簿，上面写了很多人的名字。我们店里现在还有生日卡，可是不大卖得出去。情人卡更多，当然还有‘恭贺圣诞快乐’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旧相册，就是人们不再需要的那种，而对我这个收藏者来说，却很有意思。我想收集不同的样式。”

“如今每个人都在收集东西，这真是千真万确，”达兰斯先生说，“连令人最难以相信的东西，都有人收藏。可是我们店里没有你那本相册那么古老的。好吧，我去找找看。”

达兰斯先生绕到柜台后面，拉开靠墙的一个抽屉。

“这里塞了很多，”他说，“有时我想整理一下，但不知道

是不是真能卖出去。当然，这儿有很多婚礼照，可是，婚礼照易过时。刚结婚的时候，大家都想看，但没有人回来找过去的婚礼照看。”

“你是说，没有人来到店里说：‘我的祖母是在这里结婚的。不知道有没有我祖母婚礼的照片？’”

“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人，”达兰斯说，“不过，也料不到，有时会有人来找些奇怪的东西。有时，有人来到店里问有没有留下婴儿照的底片。你知道，做母亲的就是这个样子，她们想要孩子小时候的照片，都是些难看的照片。警察有时也会跑到店里来，他们要确认某个人，孩提时代住在这里的人。他们想看看他长得什么样——或当时长得像什么样子，看看他是不是他们正在寻找和追捕的干了谋杀或敲诈的人。这种事有时倒颇能解解闷。”达兰斯说着，露出快乐的微笑。

“我看你对犯罪似乎很感兴趣。”图彭丝说。

“哦，这种事情每天都能在报上看到，什么这个男人于六个月前谋杀了妻子之类，真是有趣极了，不是吗？我是说，因为有人说那被杀的妻子还活着，又有人说他把妻子埋在了什么地方，至今还没找到尸体，等等。这时，要有张那人的照片，也许会有用。”

“是的。”图彭丝说。

虽然她与达兰斯很谈得来，但她觉得没有一句有用处。

“我想你没有一个叫玛丽·乔丹的人的照片吧——我想她是叫这个名字，但那是很久以前了。大约——哦，我想有六十年，她是在这里去世的。”

"哦,是在我出生以前很久的事啦,"达兰斯先生说,"家父保存了很多照片,他是个——'收藏家',大家都这么说。不管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掉。他认识的人,他都记得,尤其是有点来历的人。玛丽·乔丹,我依稀记得她的一些事,跟海军有关,是不是?和潜水艇?人们说她是间谍,是不是?她有一半外国血统,母亲是俄国人或者德国人——也可能是日本人。"

"是的。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她的照片。"

"哦,我想没有。我有空再找找看,要是找到了什么,我会通知你的。你是作家吧?"达兰斯满怀希望地说。

"嗯,"图彭丝说,"只是业余的,但我很想写一本小书。你知道,回顾一百年前直到现在所发生的事,包括犯罪和冒险在内的新奇的事。当然啦,旧照片非常有意思,用来做插图,书会更吸引人。"

"哦,我愿尽一切力量帮助你。很有趣,我是说,你所从事的工作非常有趣。"

"以前有姓帕金森的一家人,"图彭丝说,"我想他们曾经住在我们现在的房子里。"

"啊,你住在那山冈上的房子里,是吗?'月桂庄园'或'加德满都'——最后的名字我记不得了。曾经称为'燕窝庄园',是吗?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称呼。"

"我想是屋檐下有许多燕子筑的巢,"图彭丝推测说,"现在也还有。"

"哦,也许吧。但对一所房子来说,似乎是很奇怪的名字。"

图彭丝觉得已经建立了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尽管没有得到太多收获，就买了几张明信片和一些有花纹的笔记本，然后与达兰斯先生告别。回到家门口，顺着小道往屋里走去，但中途又改变了主意，折向屋旁的小路，再去查看一下 KK。她走近门边，突然停下脚步，又走了几步。看上去像是一捆衣物放在门边。图彭丝想，也许是上次从马蒂尔德肚里取出还不曾去看的什么东西。

她加快了脚步，几乎是跑了过去。来到门边，她突然止步。那不是一捆衣物。衣服确实已旧，穿衣服的人也同样老了！图彭丝弯下腰，接着又站起来，一只手扶着门框支撑住身体。

“伊萨克！”她说，“伊萨克，可怜的老伊萨克。我想——哦，我想他一定是死了。”

她退后一两步大叫时，有人从屋子那边沿小径走过来。

“哦，艾伯特，艾伯特，发生了可怕的事啦。伊萨克，老伊萨克，他倒在地上死了。我想——我想他是被人杀害的。”

第七章　死因调查讯问

医学检验报告已经提交。两个距门不远的过路人也作了证。伊萨克的家人对他的健康状况提出证据。任何有可能怀恨他的人(一两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在这之前曾受他斥责不准他们靠近),都被要求协助警察调查,也都表明自己的清白。一两个雇用他的人也作了陈述,其中包括最后雇用他的普鲁登斯·贝雷斯福特太太和她的丈夫托马斯·贝雷斯福特先生。所有供述和法律程序结束之后,陪审团作出裁决:一个或多个不明人物的蓄意谋杀。

图彭丝从审讯庭走出来,汤米挽着她,两人从等待在庭外的一小群人中穿过去。

“你表现得很好,图彭丝。”汤米说。他们穿过庭院的门,向屋子走去。“真的很好,比其他的人好多了。你说得很清楚,声调又很清晰。在我看来验尸官似乎对你很满意。”

“我不想要任何人对我满意，”图彭丝说，“我不喜欢老伊萨克被人殴打头部而那样死去。”

“我猜想是有人对他怀恨在心。”汤米说。

“为什么？”图彭丝说。

“我不知道。”汤米说。

“嗯，”图彭丝说，“我也不知道。但我怀疑可能跟我们有关。”

“你是说——你是什么意思嘛，图彭丝？”

“你知道我的意思，”图彭丝说，“是这个——这个地方，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可爱的新房子，还有庭院以及一切。好像——不是很适合我们？我们过去以为它适合我们。”图彭丝说。

“嗯，我仍然这样认为。”汤米说。

“是的，”图彭丝说，“我想你比我更有希望。我有种不安的感觉，这一带已经有些——有些不对劲，过去不祥的阴影延伸到现在。”

“别再说了。”汤米说。

“别再说什么？”

“哦，就是那两个词。”

图彭丝放低声调，靠近汤米，近乎耳语地说：“玛丽·乔丹吗？”

“唉，是的。我想的就是这个。”

“我也想到了。可是，我想说的是，那时的事跟现在有什么关系？过去会有什么影响呢？”图彭丝说，“不应该与现在有什么关系。”

“过去应该跟现在没什么关系——这就是你想说的吗？可它们确实有关系，”汤米说，“有关系的，以想象不到的奇怪方式相关。我是说没有人认为居然会产生的方式。”

“你是说，很多事情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过去吗？”

“是的，就像一串长链，你也有吧，就是那种有间隔、饰有串珠的东西。”

“简·芬恩那一类。就像我们想要冒险就能冒险的年轻时代的简·芬恩事件吧。”

“我们真的冒了很多险呀，”汤米说，“有时回忆过去的冒险生涯，真不知道当时怎么竟能活下来。”

“此外——还有其他的事。我们两个合伙，假装是私家侦探。”

“哦，那真开心，”汤米说，“你记不记得——”

“不，”图彭丝说，“我不想记得。我不特别热衷回忆过去，思考过去，除非——除非像你常说的那样，有破案的线索！嗯，总之，那让我们练习了一下，不是吗？后来我们又有一个案子。”

“啊，”汤米说，“布伦金索普太太，是吗？”

图彭丝笑了。

“是的，是布伦金索普太太。我总也忘不了，当我进入那房间，看见你坐在那里的样子。”

“你真厚脸皮干得出那种事，图彭丝。居然躲到藏衣室里偷听我和某某先生的谈话。而且后来——”

“而且后来是布伦金索普太太，”图彭丝说。她又笑了。“N或M，以及呆头呆脑傻大鹅。”

"可是你不——"汤米迟疑了——"你不是认为所有那些案子都是这个案件的线索吧?"

"唔,在一定程度上,是的,"图彭丝说,"我是说,如果鲁滨逊先生脑海里没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往事,他就不会对你说那些话了。我也是那些往事之一。"

"你的确是那些往事之一。"

"可是现在,"图彭丝说,"情况完全不同了。这件事,我是说,伊萨克死了。被人用棍击在头部,就在我们院子门口。"

"你可不能认为这关系到——"

"不可能不这么想,"图彭丝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再单单只是调查某种秘密而已,查明过去的事,探明过去为什么有人死亡之类。这件事已变成我们个人的问题,纯粹关系到我们个人,我是说,可怜的老伊萨克死了。"

"他已经一大把年纪了,也可能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才死去的。"

"听了今天早晨的医学检验报告之后,我可不这么认为。有人要杀死他。究竟为了什么?"

"如果这事和我们有关,为什么不杀我们呢?"汤米说。

"唔,或许也会打算杀我们的。可能伊萨克告诉了我们一些事,或许是他打算告诉我们一些事。或许他甚至威胁某人说他打算告诉我们,对我们说出他知道的关于那个女孩或帕金森家的一个人的事。或者——或者就是一九一四年大战时所有的间谍活动,出卖的秘密之类;所以,就要封住他的嘴。如果我们不搬到这儿来,到处问问题,想查出真相,

这事就不会发生！”

“别这么激动嘛！”

“我是很激动。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为了寻开心而调查了。这一点也不令人开心。我们现在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汤米！找出凶手！是谁呢？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会找到的。这不再是过去的事了，而是现在的事。是发生在——几天前的事，仅仅六天以前。那就是现在，而且在这里，与这所房子有关。所以我们一定得查出来而且会查出来的。虽然还不知道怎么做，但我们必须追查所有的线索并且继续追踪。像狗那样用鼻子在地上闻，追踪味道。我在这里追查，你得像猎犬，到处追寻。你去——不管你怎么说的——调查吧。一定有人知道的，不是直接知道的，但有人告诉过他们，他们听到的故事、传言或闲言碎语。”

“可是，图彭丝，你真的相信我们有希望——”

“是的，我相信，”图彭丝说，“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做或以什么样的方式，但我相信当你有了一个确定目标，一个坚定的信念，知道有些事是罪恶与邪恶的，而打破老伊萨克的头就是罪恶与邪恶的……”她停住了口。

“我们可以再变更一下庄名。”汤米说。

“你是什么意思？不叫‘月桂庄园’而改叫‘燕窝庄园’吗？”

一群鸟从他们的头顶飞过。图彭丝扭头看看院子的大门。“以前曾叫‘燕窝庄园’这个名字。她引用的其余部分是什么？你那位调查员引用的那句，是死亡的后门吗？”

“不，是命运的后门。”

“命运。简直就像在解释伊萨克的事。命运的后门——我们院子的门——”

“别这么烦恼，图彭丝。”

“我不知道为什么，”图彭丝说，“这想法自己就到了我的脑子里。”

汤米以困惑的目光望着图彭丝，摇摇头。

“‘燕窝庄园’是个好名字，真的，”图彭丝说，“它可能是个好名字，或许终有一天会是个好名字。”

“你有着最为奇特的想法，图彭丝。”

“还有鸟叫的声音。就这样结束了。或许所有这一切也会那样结束。”

就在他们走到房子跟前时，汤米和图彭丝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门阶上。

“不知道那是谁。”汤米说。

“我以前见过的，”图彭丝说，“一时想不起来了。哦，我想是老伊萨克的家人。你知道他们都住在一所小屋里，有三四个男孩和这个女人，还有个女孩。当然，我也许记错了。”

站在门阶上的女人转身向他们走来。

“是贝雷斯福特太太吗？”她望着图彭丝说。

“是的。”图彭丝说。

“嗯——我想你大概不认识我。我是伊萨克的儿媳，嫁给了他的儿子斯蒂芬。斯蒂芬——他因一场意外事故去世了。被卡车压死了，路过的大卡车，是在国道上发生的，我想是国道一号。国道一号或国道五号。不，国道五号是在那以前早就有了，也许是国道四号。总之，他死了。那是五六年

以前的事了。我想——我想和你说几句话。你和——你和你的先生——"她看着汤米,"你们在葬礼上送了鲜花,是吗?伊萨克在这里的园子里为你们工作,是不是?"

"是的,"图彭丝说,"他确实在这里为我们工作。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真叫人害怕。"

"我是来道谢的。花非常美,又好又高级,好大的一束。"

"我们诚心诚意送的,"图彭丝说,"因为伊萨克帮了我们很多忙。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他就很帮忙。因为我们不大了解这房子,他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什么地方放了什么东西,等等。他还告诉我很多种花和种蔬菜方面的知识。"

"是的,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懂行。他不太能工作了,因为实在是上了年纪,不能弯腰,腰痛很厉害,即使想工作也不能做很多。"

"他人非常好又很尽力,"图彭丝语气肯定地说,"而且,他知道很多村里的事,认识村里的人,告诉了我们很多事。"

"啊,他的确知道很多。他家的人很早就出去工作了,大家都住在这一带,知道许多过去的事,虽然不是直接知道的。但——唉,就是听说的。啊,太太,我不打扰你了。我只是来说一声,说明我有多感激你们。"

"你太客气了,"图彭丝说,"非常感谢。"

"我想,你要再找别人做院子里的工作吧?"

"我想是的",图彭丝说,"我们自己不太能做。你——也许你——"她犹豫了,觉得也许是在不适当的时候说不该说的话——"也许你认识一些愿意来为我们工作的人吧?"

"哦,我一时半会还想不到合适的人,但我会留意的。这

没准。我会让亨利来——我的第二个儿子——我会让他来，如果找到合适的人再告诉你。好啦，再见。”

“伊萨克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们走进屋时汤米说，“我是说，他的姓。”

“哦，叫伊萨克·博德利科特。”

“这么说来，刚才那位是博德利科特太太了？”

“是的。我想她有几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住在一起。你知道，就住在马什顿路半途中的那所小屋。你认为她知道是谁杀害了伊萨克吗？”图彭丝说。

“我可不这样认为”，汤米说，“她看来不像是知道的样子。”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看来’的，”图彭丝说，“这种事很难说，不是吗？”

“我想她只是来感谢你送花啊。从她的样子看来不像是——你知道——要报仇。我想她若是有此意，会说出来的。”

“也许对。也许不对。”图彭丝说。

她沉思着走进屋里。

第八章 对祖父的回忆

第二天早上，图彭丝正在向电工说明她觉得不满意的地方，要求他重修时，却被打断了。

“门口来了个男孩，”艾伯特说，“有话想跟你说，太太。”

“哦，他叫什么？”

“没问他，正在外面等着。”

图彭丝抓起庭院工作帽，随便戴在头上，走下楼梯。

门外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有些羞怯紧张，双脚在地上蹭来蹭去。

“我现在来可以吗？”他说。

“嗯，让我想想，”图彭丝说，“你是亨利·博德利科特，对不对？”

“是的。那是我的——哦，我想该是我的祖父。我是说昨天举行死因调查审讯那件事。以前我还没参加过审讯哪，

从来没有。”

图彭丝差点冲口而出：“你觉得有趣吗?”又赶紧止住了没说出来。亨利露出一副意欲描绘罕见场面的表情。

“真是一场悲剧，”图彭丝说，“让人非常悲哀。”

“哦，他已有很大年纪了，”亨利说，“我想他也活不了多久了。一到秋天，他就咳得厉害，闹得大家都睡不着觉。我只是来问一下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要做。我知道——我妈妈说——现在正是替莴苣疏苗的时候，我想也许你可以让我做这工作。我知道地方，因为伊萨克爷爷工作的时候，我曾去玩过。你要是愿意，我现在就去做。”

“啊，那真太好了，”图彭丝说，“出来指给我看看吧。”

他们两人穿过庭院，向目的地走去。

“就在这里。啊，这样太密了一点，必须疏苗，等有了适当的空隙，再移回来。”

“对莴苣，我是一无所知。“图彭丝承认，”花，我还懂得一些。豌豆、球芽甘蓝、莴苣和其他蔬菜，我不太懂。我想你不是来找菜园里的工作做吧?”

“是的，我还要上学。我只送报纸，或在夏天做些摘果子的事。”

“明白了，”图彭丝说，“你要是知道有合适的人，通知我一声，我会很高兴的。”

“是的，我会来告诉你的。再见，太太。”

“如何处理莴苣，你做给我看看，我很愿意知道。”

图彭丝看着亨利・博德利科特巧妙的手法。

“这样就行了。这莴苣真不错，是‘韦布斯・旺德福’吧?

这可以吃很久。”

“‘汤姆·桑斯’已经吃完了。”图彭丝说。

“是的。那些是刚长出的小苗，是吗？长得又快，非常脆，味道很好。”

“哎，非常谢谢你。”

图彭丝转身向房子走去。她发觉围巾丢了，又折回去。亨利·博德利科特正要回家去，这时停下脚步，向图彭丝走来。

“我来找围巾。”图彭丝说，“到底——哎呀，挂在那灌木上了。”

亨利把围巾递给她，然后站在那里望着图彭丝，两只脚在地上来回蹭着，那模样显得忧虑不安。图彭丝不禁觉得奇怪，到底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吗？”她问道。

亨利不知所措地望着她，脚又蹭蹭地，手捏捏鼻子，摸摸左耳朵，然后像踏步般移动双脚。

“没什么事——如果——我是说——如果你不在意的话——”

“哦，什么事？”图彭丝停下脚步，以询问的眼光望着他。

亨利满脸通红，仍然来回蹭着双脚。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问，但是我想知道——大家都说——都传说……我听到大家说……”

“呃？”图彭丝说。心想亨利为什么战战兢兢？难道对“月桂庄园”的新住户——贝雷斯福特夫妇的生活，听到了什么吗？“嘿，你听到什么了？”

“听说——听说，太太，你在上次战争时抓到了间谍。你和你先生两个人，你们调查案件，探出了隐藏真面目的德国间谍。你发现了他，有过种种冒险，终于彻底查清了那个案件。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是我们秘密谍报部的人员。你做这种工作，大家说你做得非常好。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你在一些事件中相当活跃——跟童谣有关的。”

“不错，”图彭丝说，“你说的是‘呆头呆脑大笨鹅’。”

“呆头呆脑大笨鹅！我记得。嗯，很久以前听到的，‘你在何处徘徊？’”

“对，对，‘上楼，上楼，然后在太太的房间里。于是，呆头呆脑大笨鹅找到不祈祷的老人家，抓住老人家的左腿，推下楼梯。’我想起码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其余的可能是其他不同的童谣。”

“真的！”亨利说，“啊，你跟一般人一样住在这村里，真是太好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童谣会和案件发生关系。”

“里头藏了某种代号，一种暗码。”

“你是说它可以译出来吗？”亨利问。

“嗯，就是这样，”图彭丝说，“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清楚了。”

“真是太棒了。”亨利说，“您不介意我告诉朋友？我最好的朋友克拉伦斯。很奇怪的名字，我们常为此笑他。可是，他为人很好，要是知道像你这样的人，真住在这村里，他不知要多兴奋呢。”

他以一种令人想起忠诚长耳狗的敬意望着图彭丝。

“太棒了!”他又说了一次。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图彭丝说,“是在四十年代。”

“你觉得很有趣,还是非常害怕?”

“两者都有,”图彭丝说,“但大多数时候我很害怕。”

“真的?你也怕啊!我想也是。但是,有点儿奇怪,您到这里竟然又干着同样的事。是海军军人吧?我是说,他虽然当了英国的海军中校,其实并不是。他是个德国人。至少,克拉伦斯是这样说的。

“情形大抵如此。”图彭丝说。

“也许,你为此才到这里来的吧?你知道,这里以前也发生过事情——唉,很久很久以前——情形跟你说的一样。他是位潜水艇军官,他出卖潜水艇设计图。不过,这只是我听人说的故事。”

“我明白了。”图彭丝说,“哦,不,我们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这件事,只因为这里有适合居住的好房子。我也曾听到过这些传言,只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嗯,我以后告诉你。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未必能完全弄清楚。”

“你的朋友克拉伦斯对这件事情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呢?”

“哦,是从米克那儿听来的。米克做铁匠的时候,在这里住过一阵子。他去世已经很久了,但他从不同的人那里听到了许多事情。伊萨克爷爷也知道很多,有时还告诉我们一些事。”

“他对这件事的确知道得很多?”

“是的。所以,他被打死,我就猜想那才是原因。他知道的太多——而且可能全都告诉了你,所以才会被干掉。最近这种事常有,你知道的,凡是知道警方可能追踪的事件,对此知道得太多的人,都会被干掉。”

“你认为你爷爷伊萨克——你认为他知道得很多?”

“是的,我想都是听人家说的。他在各处听了许多事情。虽然不是常常,有时也会说给我们听。傍晚时分,抽了一斗烟之后,或者听了我、克拉伦斯和另一个朋友汤姆·吉林汉在旁边聊天之后,汤姆也很想知道这种事,伊萨克爷爷就告诉我们。我们当然不知道究竟是爷爷编造的还是真的。我想爷爷发现了一些东西,也知道一些东西在什么地方。爷爷说,要是有人知道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一定会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他真的这么说?”图彭丝说,“那对我们也非常有意思。你必须尽力记起他说的话以及他提到过的事,因为这也许能帮我们查出杀你爷爷的凶手。他是被杀的,并不是意外死亡。”

“起初,我们都以为那是意外致死,因为爷爷心脏不好,常常昏倒,有时也会晕眩、发作。可是,现在——因为我参加了审讯——才觉得他可能是被谋杀的。”

“是的,”图彭丝说,“我想他是被谋杀的。”

“你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吧?”亨利说。

图彭丝凝视着亨利。她觉得此时此刻自己和亨利就像是两只追踪着同一气味的警犬。

“我想那是有计划的犯罪。你是他的亲人，不用说，我也很想知道是谁做出了如此残忍邪恶的事。你也许知道些什么，或者已经有些主意了吧，亨利。”

“我没有什么好主意，”亨利说，“人都会听到一些事情。我知道伊萨克爷爷常常提到——提到过的人，为了什么理由杀他，他说因为他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的事，也知道发生过的事，而且知道得太多。不过，爷爷所说的人全是已经死去很久的，所以没有人想得起来，也没有人完全知道。”

“哦，你一定会帮助我们吧，亨利！”

“你是说要我跟你一起调查？我是说，要是有所发现，也会让我显显身手？”

“是的，”图彭丝说，“如果你不把你发现的事告诉别人，只对我说，连朋友都不能说。否则事情就会传开。”

“我知道。否则凶手听到了，会对你和贝雷斯福特先生不利，是不是？”

“也许，”图彭丝说，“但愿不至于如此。”

“不过，那是很自然的。”亨利说，“这样行吗？要是知道或听到什么，我就到这里来，假装有工作要做的样子。怎么样？这样我就可以把知道的事告诉你，不致被别人听去——可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有朋友。”亨利板起脸，摆出一副显然从电视上学来的神情，“我知道情况，人们不知道，我知道很多。他们不认为我已听到，也不以为我已记住。但是，我有时也知道——你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会说还有谁知道，会——嗨，只要你默不作声，就能听到很多事。这件事非常重要吧？”

“是的，”图彭丝说，“我想很重要。我们非小心一点不可，亨利，知道吗？”

“知道。我当然会小心，尽可能小心。伊萨克爷爷知道这地方很多事情。”

“你是说这房子还是这庭院？”

“是这房子。他听到一些传闻，看见谁到哪里，可能做了什么，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见面，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他常常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真的。当然，妈妈听得不多。她认为荒唐无稽。约翰尼——我的哥哥——认为很无聊，也不愿意听。但是，我仔细听了，克拉伦斯对这类事情也很感兴趣。你知道，他很喜欢这种电影。当时，他还对我说：‘查克，这简直就像电影嘛。’所以，我们两人常常谈论这件事。”

“你听到过有人谈论玛丽·乔丹的事吗？”

“当然听到过。是个德国女孩，而且是间谍，对不对？从海军军人那里取得海军的秘密，是不是？”

“的确是这样。”图彭丝说。她觉得这样解释比较安全，内心则向玛丽·乔丹的灵魂致歉。

“她长得非常漂亮，是不是？很美吧？”

“啊，这我可不知道。”图彭丝说，“玛丽死的时候，我才只有三岁哪。”

“唉，说的也是。现在却常常听到人们说起她的事情。”

“你看来似乎非常兴奋，喘个不停，图彭丝。”汤米说。他看到妻子一身工作服，从侧门微微喘着气走进来。

“不错，”图彭丝说，“可以这么说。”

"不是在庭院工作过度了吧?"

"不是。其实,我什么也没做,只是站在萵苣旁谈话;或者只是人家谈话的对象——哪一种都行——"

"谁跟你谈话?"

"一个男孩子,"图彭丝说,"一个男孩子。"

"来帮助做庭院工作的?"

"不是,"图彭丝说,"要是这样,当然也很好,但并非如此。老实说,他是来表达赞美的。"

"庭院吗?"

"不。"图彭丝说,"称赞我。"

"你?"

"别露出这么意外的神情。"图彭丝说,"最好也不要说出什么叫人吃惊的话。不过,我承认美妙的时刻到来时乃是最感意外的时候。"

"哦,称赞你什么呢?——你的美丽还是整个庭院?"

"我的过去。"图彭丝说。

"你的过去!"

"是的。当他知道我就是那位上次大战探出德国间谍的著名女士时,他非常兴奋。海军的退伍中校,其实是假货。"

"哎呀,又是'N 或 M'。啊,难道就忘不了那件事吗?"

"我可并没有想要忘记,"图彭丝说,"我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忘记?如果我们是过去红极一时的男演员或女演员,应该非常乐意人们能记得他们当时的风采。"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想过去的经历对这次事件也许非常有用。"

“那小男孩几岁？”

“十岁或十二岁。看来只有十岁，可我想是十二岁，他还有一个叫克拉伦斯的朋友。”

“那跟这次事件有什么关系？”

“目前没有什么关系，”图彭丝说，“但是，他和克拉伦斯是同盟，我想会跟我们合作，调查事情或告诉我们消息。”

“十岁或十二岁的孩子，能告诉我们什么？他们会记得我们想知道的事吗？”汤米说，“他说了些什么？”

“他用的句子大部分都很短，”图彭丝说，“话中常夹着：‘啊，你知道吧’、‘嗯，就是这样’，或者‘是的，所以，嗯’。总之，从头到尾，以‘你知道’最多。”

“全是你不知道的事。”

“哎，只是解释揣测了他听来的事。”

“从谁那儿听来的？”

“哦，不是第一手知识，但也不能说是第二手知识；可能是第三手、第四手、第五手、第六手知识。其中有克拉伦斯听来的；有克拉伦斯的朋友阿尔杰农听来的；有阿尔杰农说是吉米听来的。”

“别说了，”汤米说，“已经够了。那些孩子听到了什么？”

“那就更难了，”图彭丝说，“但是总会有所收获。这些孩子从别人那里听到了大家提到的某些地方和说起的某些故事，所以心里就痒痒的，想一起参与这种有意思的工作。他们还认为我们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做这件事。”

“什么事？”

“发现重要的事物，众所周知隐藏在这里的东西。”

“啊，”汤米说，“隐藏。如何隐藏，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关于这三项，有不同的故事，”图彭丝说，“但却令人兴奋，你也同意吧，汤米？”

汤米沉思般地说了声：“也许。”

“似乎与老伊萨克很有关系，”图彭丝说，“伊萨克一定知道许多本可以告诉我们的事情。”

“你认为，克拉伦斯和——这孩子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现在想不起来了，”图彭丝说，“我真搞不清那孩子所提到的其他孩子。有阿尔杰农这种尊贵的名字，也有吉米、约翰尼和迈克这种平常的名字。”

“查克，”图彭丝蓦然想起。

“喳喳什么？”汤米问。

“不，不是这意思，我想起那是他的名字。那孩子叫查克。”

“好奇怪的名字。”

“他的真名是亨利，但我想朋友们都叫他查克。”

“真像‘鼬鼠喳喳地跳出来’这支舞。”

“是‘鼬鼠逃窜舞’吧。”

“嗯，我知道这个是对的。但是，‘鼬鼠喳喳地跳出来’，听来也没有什么不同。”

“啊，汤米，我想对你说的是，我们必须继续干下去，现在尤为必要。你也有同感吧？”

“是的。”汤米说。

“我想你也会同意，即使什么都没说，我也知道。我们已经不能抽身不干啦，我告诉你原因吧，最主要的就是伊萨

克。伊萨克，有人杀了他，因为他知道一些事情，知道一些会让某些人身陷险境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找出这个可能身陷险境的人。"

"你不认为伊萨克案是——那类案件之一，嗯，应该是流氓干的勾当。不是有人到处闲荡杀人吗？他们不管对手是谁，不过，他们尤其看中那些年老不能抵抗的人。"

"是的，"图彭丝说，"我也想到了。但是——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我想的确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已经隐藏起来，东西就藏在这房子里。这些东西会使过去发生的事情曝光；有人把这些东西留在这里，或者预先放在这里，或者托人收藏在这里。这受托的人后来死了，或者把受托的东西放在某个地方。这些东西，对某些人来说，不想让人发现。但伊萨克知道，所以他们一定害怕伊萨克会告诉我们，因为关于我们的传言已播散开来。你不知道，传言说我们是有名的反间谍专家。我们在这方面已相当有名。在某种意义上，伊萨克案已跟玛丽·乔丹以及其他的事都连在一起了。"

"玛丽·乔丹不是自然死亡。"

"是的，"图彭丝说，"老伊萨克也被杀了。我们必须查出谁杀了他，又是为什么。否则——"

"你必须小心，"汤来说，"你必须非常小心，图彭丝。如果有人怕伊萨克把他所听来的过去的事告诉我们而杀了他，这些家伙可能会在某个晚上埋伏在黑暗角落等你，毫不在乎做出同样的事情。他们觉得不会引起任何麻烦，认为世人充其量只会说：'啊，又发生这种事啦！'就此不再追究。"

“老妇人被殴打头部死去，”图彭丝说，“唉，不错，确是这样。因为灰头发，脚又因关节炎有点瘸，所以会遇到这种不幸的结局。当然，对任何人，我都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我会尽量小心的。你认为我必须随身携带一把小手枪吗？”

“不行，”汤米说，“绝对不行。”

“为什么？你认为我会犯错误吗？”

“嗯，你可能会绊到树根，你知道自己常常跌倒的。岂止不能用手枪护身，反而可能伤了自己。”

“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会做出这种蠢事吧？”图彭丝说。

“是的，我是真的这样认为，你的确有这种可能。”汤米说。

“我可以带着一把会自动弹出的刀子。”图彭丝说。

“要是我，就什么也不带，”汤米说，“我会若无其事地到处走动，谈论庭院的事。也许，我会说我们不满意这幢房子，打算搬到别的地方去。我建议你这么说。”

“向谁说呢？”

“啊，谁都行。一定会传开的。”

“事情总会传开的，”图彭丝说，“这地方消息总是传得很快。你也准备到处说这种话吗，汤米？”

“嗯，大致如此。我会说，我们并不像过去那样喜欢这栋房子了。”

“不过，你也想继续调查吧？”

“是的，”汤米说，“我已深陷其中，欲罢不能了。”

“你想如何着手呢？”

“继续按现在的方式做下去。你呢，图彭丝？有什么计

划？”

“还没有，”图彭丝说，“不过，我已经有了一些主意。我可以打听出更多的情况，从——我刚才提到的孩子叫什么？”

“第一个是亨利——然后是克拉伦斯。”

第九章　青少年小分队

送汤米动身去伦敦后，图彭丝无所事事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希望能够想出可能带来好结果的特别的行动。可是，今天早晨她的脑袋似乎没法子产生什么好主意。

受到返回起点的茫然感驱使，她又上楼到书屋去，莫名其妙地逛来逛去，望着各类书籍的书名。儿童书，许许多多的儿童书。但是，难道人真的不能再往前跨进一步了吗？她已经走到任何人所能走到的尽头，现在几乎可以说这房间里的每本书都已查过。亚历山大・帕金森终于没有再透露新的秘密。

她站在那里，用手指梳梳头发，皱皱眉头，踢了一下最底层的书架，架上摆着封面快要脱落的神学书。这时，艾伯特走了进来。

“太太，楼下有人要见你。”

“你说有人，是什么意思？”图彭丝说，“我认识的人？”

“不知道。我想你不认识，大都是男孩子，男孩子和一两个女孩子都背着包，好像来募捐什么。”

“没有说出姓名或其他事情吗？”

“倒有一个，他说名叫克拉伦斯，你应该知道他的。”

“哦，”图彭丝说，“克拉伦斯。”她想了一会。

这是昨天的成果？总之，再往前进一步也不坏。

“另一个男孩子也来了吗？昨天跟我在庭院里说话的那一个？”

“我不知道。他们看起来都很像，脏兮兮的。”

“唉，算了。我去看看。”

走到一楼，图彭丝惊讶地转身望着艾伯特。

艾伯特说：“啊，我没让他们进屋来，以防万一。在这个年月，谁知道会丢些什么。他们在庭院里等，他们说在金矿旁等。”

“在什么旁边？”

“金矿。”

“哦，”图彭丝说。

“那是什么地方？”

图彭丝用手指指。

“经过玫瑰园，从种大丽菊的小径往右走，就到了。我想我知道。那儿已经积了水。我不知道是不是小河或沟渠，还是以前放养金鱼的池塘。总之，把我的胶鞋拿出来。我最好还带着防水外套，以免被推人水中。”

“要是我，我就干脆穿上再去。太太，看来好像就要下雨

了。”

“哦，”图彭丝说，“雨，雨，总是下雨。”

图彭丝走出去，疾步向为数甚众、等待自己的代表团走去。她想，大约有十个到十二个孩子，年龄大小不一，大部分是男孩，还有两个长头发的女孩子，大家看起来都很兴奋。图彭丝走上前来，一个孩子尖声说道：

“她来了！她到这里来了。谁说呢？你，乔治，你说，你比较会说话，你不是常常说个不停吗？”

“这次你别说，我来说。”克拉伦斯说。

“得了吧，克拉伦斯。你的声音太小，一说话就咳嗽。”

“喂，这是我想到的。我——”

“各位，早，”图彭丝插话道，“你们有事找我吗？什么事？”

“我们有事要告诉你，”克拉伦斯说，“是情报，你在收集情报吧？”

“那要看什么样的情报，”图彭丝说，“哪种情报？”

“哦，不是和现在有关的情报，很早很早以前的。”

“是历史情报，”一个看来像这团体里脑筋最好的女孩子说，“如果你是在调查过去，就最有趣了。”

“我明白了。”图彭丝说，其实她并不明白，“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

“是金矿。”

“哦，有金子吗？”

图彭丝看看四周。

“其实是金鱼池，”一个男孩子说，“以前常养金鱼，有许

多尾巴的特殊品种，来自日本或其他地方。真的，非常漂亮，那是在福里斯特老太太的时代。距离现在——嗯，有十年了。”

“是二十四年前。”一个女孩子说。

“是六十年前，”一个非常小的声音说，“绝对是六十年前。有好多金鱼，非常非常多。据说都很贵，有时也常常死去。有时互相吃，有时肚子朝上漂起来。”

“哦，”图彭丝说，“金鱼又怎么啦？现在一条也没有了。”

“不，不是说金鱼，是情报。”那个聪明的女孩说。

大家一齐出声说话。图彭丝摇摇手。

“大家一齐说可不行，”图彭丝说，“请一次一个或两个人说。是什么事呢？”

“也许你必须知道，东西以前藏在什么地方。以前隐藏的东西，据说很重要。”

“这种事，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图彭丝说。

大家又一齐回答。要一次听这么多人说话，实在不容易。

“是听来的。”

“是从贾尼的叔叔本那儿听来的。”另一个孩子说。

“不，是哈里啊。那是……嗯，是哈里。哈里的堂兄弟汤姆……比哈里小得多。汤姆从他奶奶那里听来的；他奶奶又是从乔希那里听来的。哦，我不知道乔希是谁。我想是他奶奶的丈夫……不，不是丈夫，是叔叔。”

“哎呀，”图彭丝说。

她望着这群指手画脚的孩子，选出其中一个。

“克拉伦斯，”她说，“你是克拉伦斯吧?你的朋友对我说起过你。你知道什么? 是什么事?”

“嗯，如果要探查事情，最好到 PPC 去。”

“到哪里去?”

“PPC。”

“PPC 是什么?”

“你不知道? 没听人说过? PPC 是指‘退休人员皇宫俱乐部’。”

“哇，听起来真棒。”

“其实一点也不棒，”一个大约九岁的男孩子说，“差劲死了，只不过是一群领养老金的老人聚在一起聊天。全是胡说，不过有些人会说自己知道的事，嗯，上回战争的事或后来的事。哦，各种各样的事。”

“PPC 在什么地方?”图彭丝问。

“在村子边上，到莫顿交叉路口的途中。靠养老金生活的人都领到入场券，到那里玩宾戈以及其他各类活动，非常有趣。里面有很老很老的人；也有盲聋行动不便的人。可是，他们都——嗯，他们都喜欢聚在一起。”

“哦，我很想去看看，”图彭丝说，“一定去。那儿是不是有一定的开放时间?”

“什么时候都可以去，随你喜欢。不过最好下午去。不错，到那时候，他们最喜欢客人来。下午，若说有朋友来，就会在茶点时间吃到特别的东西。有时是加糖的饼干，有时是油炸脆土豆片，或类似的东西。你说什么? 弗雷德?”

弗雷德向前跨了一步，然后朝图彭丝稍嫌夸张地鞠个

躬。

“我非常乐意陪同您前往，”他说，“今天下午三点半如何？”

“喂，太过分啦，”克拉伦斯说，“别这样装腔作势。”

“我非常乐意去。”图彭丝说。她望着水面，“这里已经没有金鱼了，真让人遗憾。”

“你真该看看有五条尾巴的金鱼，漂亮极了。以前，有一条狗掉了进去，是法格特太太的狗。”

有人表示异议：“不是，是别人的。是福利奥，不是法格特——”

“是福利亚特。是以普通的‘f’开始，不是大写字母。”

“说什么嘛，完全不同的人，是弗伦奇小姐，用两个小写的‘f’拼。”

“那条狗有没有淹死？”图彭丝问。

“没有，没有淹死。还是一只小狗，母狗发疯似地飞奔去拉弗伦奇小姐的衣服。伊莎贝尔小姐在果园摘苹果，母狗去拉她衣服。伊莎贝尔小姐跟过去，看到小狗已快淹死，就跳进塘里把它救出来。她浑身都湿透了，衣服也不能再穿了。”

“哎呀，”图彭丝说，“这儿好像发生过不少事情。行，今天下午就去，也许你们能有两三个来接我，带我到‘退休人员皇宫俱乐部’去。”

“三个人？哪三个？谁去？”

立刻像捅了马蜂窝，骚动起来。

“我去……不，我不行……嘿，贝蒂去……不行，贝蒂不能去。贝蒂最近才去过。我是说她最近才去过电影晚会，这

次不能又轮到她去。”

“好啦，这由你们决定，”图彭丝说，“三点半到这里来啊。”

“我希望你会觉得很有趣。”克拉伦斯说。

“具有历史性的趣味。”那个聪颖的女孩肯定地说。

“别说啦，珍妮特！”克拉伦斯说。他转身面对图彭丝：“珍妮特总是这个样子。她上文法学校，所以喜欢吹嘘，你了解吧。她说普通中学不够好，父母也大惊小怪，所以现在上了文法学校。这就是为什么她老是这个样子的缘故。”

吃过午饭，图彭丝盘算着早上那件事是否会带来一些结果。下午真会有人来接她到 PPC 去吧？PPC 是真的存在呢，还是小孩子们编造出来的名字？无论如何，也许会很有趣，图彭丝想着坐着等人来。

代表团准时到达。三点半，门铃响了。图彭丝从壁炉旁的椅子上站起来，戴上帽子——是一顶橡胶帽，因为她认为可能会下雨——艾伯特送她到前门。

“你不能和随便什么人一起去呀。”艾伯特对她耳语。

“艾伯特，”图彭丝轻声说，“你说这里真有 PPC 这种地方吗？”

“我想那和名片之类的有关。”艾伯特说，他很想表现一下他平时积累的社会习俗方面的完整知识，“对，不知是告别的时候还是见面的时刻，总之，是在那种时候交给对方。”

“我想是和靠退休金生活的人有关系吧？”

“啊，是的。有那种地方，不错，两三年前才建成的。经

过牧师的住所前面向右拐的地方，建筑物虽不美观，对老年人来说，已相当不错。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聚会。那儿有种种娱乐，也有许多妇女去帮忙；开演奏会，还有——哦，对了，妇女协会。只是，那儿专供老年人使用。他们年纪都非常大了，大部分都聋了。”

“是的，”图彭丝说，“不错，听起来就像是那种地方。”

前门打开了。珍妮特因为最聪明，站在最前面，后面是克拉伦斯，再后面是个子高大的斜眼男孩，这孩子似乎名叫伯特。

“下午好，贝雷斯福特太太，”珍妮特说，“大家都非常欢迎您去。最好带把雨伞，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不太好。”

“我也有事要到那边去，”艾伯特说，“我跟你们一起走到那边。”

图彭丝想，有艾伯特跟去，的确让人放心多了。这当然很好，可是，珍妮特、伯特或克拉伦斯对她好像不致于构成危险。到PPC，只需走二十分钟。到了那幢红色建筑物前，接着穿过大门，向房门走去。一个七十岁左右，很结实的女人出来迎接。

“啊，我们有客人来，真高兴你能来，真高兴。”她轻轻地拍了拍图彭丝的肩膀，“唉，珍妮特，非常谢谢你。啊，请进。你们不用等了，可以回去了，如果愿意的话。”

“啊，我想，这些男孩子要是没听你们说话就回去，一定非常失望。”珍妮特说。

“嗯，这里人不多，对贝雷斯福特太太也许更好。人不太多，就不会那么紧张。珍妮特，你能不能到厨房去，对莫莉说

现在可以端茶出来了。”

图彭丝原本不是为喝茶而来，但她很难老实说出。茶很快就送来了。茶很淡，还端出了饼干和三明治。三明治里夹着鱼腥味很浓、相当难吃的面糊。然后他们坐在那里，显得有点无聊。

一个看来将近百岁，长着络腮胡的老人，走过来坐在图彭丝旁边。

“我想最好由我先说，夫人，”老人说，他把图彭丝当成了贵妇人。“看来在这当中数我年纪最大，所听到的老故事比谁都多。这村子里有许多故事，嗯，这儿过去的确发生很多事情，一下子没法全部说完。但是，我们都——不错，我们都听到过一些过去的事。”

“我想是的，”图彭丝在他还没说出自己不感兴趣的话题之前，连忙说道：“我知道以前这村里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即使不比上次战争时多，也比上次战争或更早的时候多。我想那么遥远的事，大家都记不得了，不过可能从老一辈的人那儿听说过。”

“啊，不错，是这样的。”老人说，“是这样的。我从莱恩叔叔那里听了许多，莱恩叔叔真是个大块头，知道很多事情。他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比如，上次战争爆发前，码头边那栋房子发生过什么，他都知道。那真是一场噩梦。嗯，还有那法奇斯分子——”

“是法西斯分子，”一个脖子上围着花边旧披肩，有些拘谨的白发老妇人说。

“嗯，你要是喜欢说是法西斯分子也行，其实怎么称呼

都一样，对不对？哦，是的，他是其中之一，嗯，是那意大利人的同类，是叫什么墨索里尼的吗？总之，就是像这腥味很浓的名字。贻贝或鸟蛤壳。真差劲！搞什么聚会之类。一个叫莫斯利。”

“第一次大战时，有个叫玛丽·乔丹的女孩，是吗？”图彭丝说，但她不知道这样说是否聪明。

“啊，是的。据说长得很美。不错，从海军和陆军那儿取得了机密。”

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妇人用纤细的声调唱道：

“他不在海军，也不在陆军，
但他正是配得上我的人。
不在海军，不在陆军，他是
英皇的炮兵。”

她唱到这儿，那老人接下去唱起自己的歌：

“到蒂珀雷里的路迢迢，
长路迢迢，
到蒂珀雷里的路迢迢，
‘其余的我不知道。’”

“唉，够了，本尼，够了。”一个看来极其健壮的老妇人说。这老妇人似乎不是他的妻子就是他的女儿。

另一个老妇人以颤抖的声音唱道：

"漂亮的姑娘都喜欢水兵，
漂亮的姑娘都喜欢船员，
漂亮的姑娘都喜欢水兵，
虽然知道这是辛酸的根源。"

"哦，别唱了，莫蒂，这首歌已经听腻了，还是说一些事情给这位夫人听吧。"本尼老头说，"说一些事情给这位夫人听，她是到这里来打听消息的，她想听听以前引起大骚动的东西隐藏在什么地方，对吧？关于那次骚动的所有事情。"

"听起来非常有趣，"图彭丝一下子振奋起来，"有什么东西被藏起来了？"

"是的。那是远在我这一代以前的事，但我全都听说了。嗯，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虽然众口相传，一代传一代，可是，没有人清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骚动。"

"那跟划船比赛有关，"一个老妇人说，"是牛津和剑桥的比赛。我曾去过一次，去看伦敦桥下的划船比赛。那真是美好的一天，牛津以一个船身险胜。"

"你们说的全是废话，"一个头发铁灰、表情严肃的女人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次骚动发生在我出生以前，但我比你们知道得都多，是我的姑婆马蒂尔达告诉我的，她是从她的姑姑卢那儿听来的，而那件事却发生在她们之前四十年，大家都在谈论，大家都在找，有人认为是金矿，嗯，从澳大利亚或者别的什么国家带回来的金块。"

“愚蠢之极，”一个老人说，他对自己的同伴露出厌恶之情，一面抽着烟斗。“和金鱼搅混了，竟然这么无知。”

“不管是什么，一定非常值钱，否则何必藏起来。”又有人说，“不错，政府来了很多人，还有警察。他们到处找，结果什么都没找到。”

“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线索。有线索，只要知道到哪儿去找线索。”另一个老妇人颇为明智地点着头，“总会有线索的。”

“真是有趣极了，”图彭丝说，“什么地方？线索在什么地方？在这村里，还是在村外，或者——”

这样说实在有些不妙，因为至少有六个各不相同的答案同时响起来：

“在荒野上，塔西那边。”一个人说。

“不，是在小肯尼。不错，在小肯尼附近。”

“不，是在洞窟里，海边的洞窟里。在‘鲍迪·海德’附近。对啦，就是有红岩石的地方。那儿以前有走私的地下通道，真是个好地方，有人说现在还在那儿。”

“我以前曾看过旧西班牙时代的故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是无敌舰队时期。一艘西班牙船在那儿沉没，满载金币。”

第十章　图彭丝遭枪击

“哎呀!”当天晚上,汤米一回家就说,“你看来好像累极了,图彭丝,你干什么了? 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

“嗯,累死了,”图彭丝说,“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唉!”

“你到底干什么了? 难道又在楼上找书?”

“没有,”图彭丝说,“我不想再看书了,跟书断绝关系了。”

“那,到底怎么回事嘛? 你干什么啦?”

“你知道什么是 PPC 吗?”

“不,”汤米说,“至少,唔,那是——”他停住了口。

“艾伯特知道,但不是那一种。好啦,我马上告诉你,不过,你最好先喝些东西,来杯鸡尾酒或威士忌,我也要喝一点。”

她简要地把下午的事告诉汤米。汤米又“哎呀”连声。

“你干得真不错，图彭丝，很有趣吧？”

“我不知道，”图彭丝说，“六个人一起说话，大部分的人话都说不清楚，而六个人说的又各不相同——唉，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不过，我想我又有了一些主意，知道该如何着手了。”

“你的意思是——”

“这里有许多传说，不仅跟藏在这儿的东西有关，而且与一九一四年大战时或更早时候的秘密有关。”

“这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汤米说，“我是说，我们已经知道大概了。”

“是的。还有一些古老的故事仍然在这村里流传。这些故事是村里人从玛丽亚婶婶或本叔叔那儿听来的，玛丽亚婶婶原先也是从斯蒂芬叔叔、鲁思婶婶或祖母那儿听来的。总之是从很久以前传衍下来的，当然其中也许有一种是正确的。”

“什么？散失在其他的种种故事之中？”

“是的，”图彭丝说，“就像干草堆里的一根针。”

“你要如何在干草堆中找针呢？”

“选些可能性比较大的。也许有些人对人诉说的事情是他们自已真正亲耳听到的。至少要暂时把他们跟别的人分开。并且，要他们如实正确地告诉我他们从阿嘉莎婶婶、贝蒂婶婶或詹姆斯叔叔那里听来的事情。然后再向另一个打听，可能其中会有一个人给我较深人的启示。你知道，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是的，”汤米说，“我想会有收获的，但是，我们不知道

那是什么啊。”

“所以必须调查，是不是？”

“不错。但是，在探查之前，必须先要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我想，那不可能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金块，”图彭丝说，“也不可能是隐藏在走私洞窟里的东西。”

“也许是法国制的高级白兰地。”汤米满怀希望地说。

“也有可能，”图彭丝说，“不过，那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吧？”

“那可不知道，”汤米说，“我想我早晚会找到这种东西的。要是这种东西，找起来可乐了。当然，也可能是信件之类。例如六十年前可以用来进行敲诈的情书，不过，现在大概没有什么用。”

“是啊。不过，我们迟早会有个方向。汤米，你看，我们会不会成功呢？”

“不知道，”汤米说，“今天我已有了一些收获。”

“哦，是什么？”

“是人口普查啊。”

“什么？”

“人口普查。过去某年似乎有过人口普查——我已把年份记下了——据说，除了帕金森一家人之外，有很多人住在这房子里。”

“你究竟怎么查出来的？”

“科洛登小姐用各种方法调查出来的。”

“我对科洛登小姐越来越嫉妒了。”

“哎呀，你大可不必。她很难让人接近，还屡屡责备我，长得又不漂亮。”

“好吧，那还差不多。”图彭丝说，“可是人口普查与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哦，亚历山大说‘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干的’，可能是指当时在这所房子里的人。因此，那人的名字一定会记在人口普查登记册上。我想这些记录可能会留在人口普查卷宗里。只要你认识适当的人——我不是说我现在就认识，但我可以通过我认识的人去结识——这样也许就可以列出几个人名来。”

“哎，我明白了，”图彭丝说，“你已有了好主意。啊，我们还是吃点东西吧，这样也许我会感觉好一点。要同时聆听六个难听的声音讲话，真让人受不了。”

艾伯特做了非常可口的菜肴。他做菜的手艺时好时坏。在巅峰期，比如今晚，就在他称为干酪布丁而图彭丝和汤米却称为奶酪苏法莱的这道点心上大显身手。艾伯特微微责备他俩对这道点心的错误叫法。

“奶酪苏法莱是另外一种，”他说，“要加入更多起泡的蛋白。”

“没关系，”图彭丝说，“不管是叫干酪布丁还是叫奶酪苏法莱，反正很好吃。”

汤米和图彭丝两人都埋头猛吃，不再比较彼此的调查程序。他俩都分别喝完两杯浓咖啡之后，图彭丝才舒服地靠到椅背上，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说道：

“现在才觉得又恢复了精神。汤米，你吃饭前没有好好洗洗吧？”

“我等不及去洗了，”汤米说，“另外，我又料不到你会要我干什么。说不定又要我到楼上书屋去，站在满是灰尘的梯子上查看书架呢。”

“我不会那么刻薄吧，”图彭丝说，“等等，看看我们进展到哪儿了。”

“是我们进展到哪儿了还是指你自己？”

“嗯，其实是我进展到哪儿了，”图彭丝说，“毕竟那是我知道的惟一的事，不是吗？你知道你进展的程度而我知道我进展的程度。也许，就是这样。”

“可能有许多‘也许’呢。”汤米说。

“把我的皮包递给我，好吗？难道我把它忘在餐厅里了？”

“你平常总这样，但这次没有，在你的椅子边上。不——是另一边。”

图彭丝拿起皮包。

“这皮包是非常好的礼物，真的，”她说，“真正的鳄鱼皮。只是有时放东西有点困难。”

“而且要把东西拿出来也显然不容易。”汤米说。

图彭丝正在奋战之中。

“昂贵的皮包，要想拿出里面的东西，常常都很困难。”她喘着气说，“网袋最好了。可以随便怎么塞，还能像搅布丁那样翻动。啊！我想我找到了。”

“是什么东西？像是洗衣账单。”

“哦，是本小记事本。我原来是在上面记些洗涤方面的事情，比如，我要向洗衣店的人抱怨的——枕巾破了或类似的情形。不过，我想它会有用的，因为只写了三四页。你看，我在这里记下了我们听到的事情。其中许多似乎无关紧要，但都在这儿。我加进了人口普查，就在你第一次提到的时候。那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或你是什么意思。不管怎样，我还是记了下来。”

“很好。”汤米说。

“我还记下了汉德森太太和名叫多多的人。”

“汉德森太太是谁？”

“哦，我想你也记不住，现在不必再说了。这两个名字是那个老太太，叫什么啊，对了，格里芬太太提到过的。后面是一条消息或备忘录，关于牛津和剑桥的。我还在一本旧书里偶然发现另一件事。”

“关于什么——牛津和剑桥？你是指大学生吗？”

“我不能确定有没有大学生，我想可能是划船比赛的赌注。”

“很有可能，”汤米说，“不过对我们似乎不大有用。”

“哦，那可不一定。我记下了汉德森太太的名字，住在‘苹果树园’里的人，还有夹在楼上一本书里的一张脏纸片。我不知道是《卡特里奥纳》还是《王座的阴影》。”

“那讲的是法国大革命，我小时候读过。”汤米说。

“哦，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得来的。不管怎样，我把它记了下来。”

“是什么？”

"像是用铅笔写的三个词。格林,g—r—i—n,然后是亨,h—e—n,最后是罗,L—o,第一个字母大写。"

"让我猜猜,"汤米说,"咧嘴而笑的柴郡猫——那是笑(grin)——亨尼——潘尼,那是另一本童话故事,就是亨(hen,母鸡),而罗——"

"啊,"图彭丝说,"罗把你难住了吧?"

"你看(Lo and hehold)!"汤米说,"但这似乎没有意义啊。"

图彭丝说得很快:"亨利太太,'苹果树园'——我还没见过她,她在'草原之边'。"图彭丝快速地背诵着:"现在,我们到哪儿了?格里芬太太,牛津和剑桥,划船比赛赌注,人口普查,咧嘴而笑的柴郡猫,亨尼一潘尼,母鸡(Hen)到多弗费尔的故事——汉斯·安德森——还有罗。我想罗就是他们抵达那儿时,说了声'瞧'(Lo)! 我是说到达多弗费尔。"

"我想没别的了,"图彭丝继续说,"也写下了牛津和剑桥的划船比赛或赌注。"

"我觉得症结在于我们有些糊涂。不过,我想如果这样糊糊涂涂地坚持下去,也许埋藏在垃圾里的某些奇异的珍宝会突然出现,就像我们在楼上的书架上找到那本重要的书一样。"

"牛津和剑桥,"图彭丝沉思般地说,"那让我想起了什么。让我记起了什么。那会是什么呢?"

"马蒂尔德?"

"不,不是马蒂尔德,但——"

"特鲁洛夫,"汤米提示道,他咧开嘴笑了,"真正的爱

人。到哪里才能找到我真正的爱人?"

"别笑嘻嘻的,讨厌鬼,"图彭丝说,"你脑子里还想着那件事。格林——亨——罗。说不通。然而——我有种感觉——哦!"

"哦什么?"

"哦!汤米,我有主意了。当然。"

"当然什么?"

"罗,"图彭丝说。"罗。是格林(咧嘴笑)让我想到的。你咧嘴笑的样子就像是咧嘴而笑的柴郡猫。格林。亨然后是罗。当然。一定是这样的。"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牛津和剑桥的划船比赛。"

"为什么格林——亨——罗让你想到了牛津和剑桥的划船比赛?"

"让你猜三次。"图彭丝说。

"哎,我立刻放弃,因为我不认为这说得通。"

"通得很啊。"

"什么?划船比赛。"

"不,和划船比赛无关。颜色,我是指颜色。"

"图彭丝,你到底想说什么?"

"格林——亨——罗。我们把它读错了,应该反过来读。"

"你是什么意思?O—l—n—e—h,说不通。你不能读n—i—r—g,读成尼尔格或相似的词。"

"不,只把三个词反过来。就像亚历山大在书上做的那

样——我们查看过的第一本书。把这三个词反过来读:罗——亨——格林。”

汤米仍眉头紧锁。

“还没明白?”图彭丝说,“罗英格林,当然了。天鹅。歌剧。你知道,瓦格纳的罗英格林。”

“唔,跟天鹅没有什么关系呀。”

“有关系的。我们发现的那两件瓷器,庭院里的凳子。记起来了吧?一个深蓝,一个浅蓝,老伊萨克对我们说过,至少我记得是伊萨克,他说:‘这是牛津,那是剑桥。’”

“嗯,我们把牛津给碰碎了,对不对?”

“是的。可剑桥还在,浅蓝的那个。还不明白?罗英格林,有东西藏在那两只天鹅中的一只当中。汤米,我们下一项工作就是去查看剑桥。浅蓝的那个,还在 KK 里,我们现在就去吧?”

“什么——夜里十一点——不行。”

“那明天去。你明天不用去伦敦吧?”

“不用。”

“好,我们明天去看看。”

“我不知道你想怎么整理这庭院,”艾伯特说,“以前我曾在庭院里工作过一阵子,但对蔬菜不是很懂。哦,有个男孩要见你,太太。”

“哦,一个男孩,”图彭丝说,“你是说红头发的那个?”

“不,是另外一个。乱蓬蓬的黄头发垂到了背上,名字有点怪,像个大饭店的名字,‘皇家克拉伦斯’。那就是他的名

字、克拉伦斯。”

“是克拉伦斯，但不是皇家克拉伦斯。”

“好像是的。他在前门等着。他说，也许他能帮上忙。”

“知道了。我想他以前偶尔帮帮老伊萨克的。”

克拉伦斯坐在凉廊的一把旧藤椅上，好像正吃着脆土豆片当作过迟的早餐，左手还拿了一块巧克力。

“你早，太太，”克拉伦斯说，“来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好呀，”图彭丝说，“我们庭院里的工作正需要帮手。我想你以前帮过伊萨克吧。”

“哦，偶尔帮帮他。我不大懂，其实伊萨克懂的也并不多。他跟我谈起很多事，老说他过去日子有多么辉煌，过去雇用他的人过得多么风光。是的，他常说，他是博林戈先生的园丁长。你知道，住在沿河走很远的地方。好大的房子，现在已改为学校了。伊萨克说，他以前是那儿的园丁长，可我奶奶却说根本就不是。”

“哦，这倒无所谓，”图彭丝说，“其实，我是想从那小温室里搬出一些东西。”

“你是说那玻璃小屋吗？KK，是不是？”

“是的，”图彭丝说，“奇怪，你怎么也知道那名字？”

“哦，以前一直叫KK，大家都这么说。据说是日语，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来吧，”图彭丝说，“我们到那儿去。”

汤米、图彭丝和汉尼巴尔排成一列走去。艾伯特放下手中正洗着的早餐的碗碟，也加入这更有趣味的工作的行列，跟在最后。汉尼巴尔极为高兴地闻着附近的各种气味，在

KK 的门前与大家又会合了，饶有兴致地到处闻着气味。

“喂，汉尼巴尔，”图彭丝说，“你也要来帮忙？发现了什么，可得告诉我们啊。”

“它是哪一种狗？”克拉伦斯问，“有人说，是以前用来捉老鼠的。是吗？”

“是的，是真的，”汤米说，“它是曼彻斯特狸犬，英国种，一直是黑色和褐色的。”

汉尼巴尔知道他们在谈论自己，扭过头，摇动身子，用各种姿势摆动尾巴，然后坐下来，那样子似乎很自豪。

“它咬人吗？”克拉伦斯说，“大家都这么说。”

“它是只很好的看门狗，”图彭丝说，“一直照顾我。”

“不错，我不在家的时候它便代我照顾你。”汤米说。

“邮差说四天前他差点被它咬了。”克拉伦斯说。

“狗就是喜欢咬邮差。”图彭丝说，“你知道 KK 的钥匙放在哪儿吗？”

“我知道，”克拉伦斯说，“挂在小屋里，就是放花盆的小屋里。”

克拉伦斯很快拿了钥匙回来。钥匙原来生了锈，现在已涂上了些油。

“这钥匙涂过油了，一定是伊萨克涂的。”他说。

“是的，以前很不好开。”图彭丝说。

门开了。

周身涂饰着天鹅的陶凳——剑桥，看起来还相当美观。显然伊萨克清洗过，准备把它搬到凉台上，等到天气合适的时候可以坐。

“应该还有一只深蓝的，”克拉伦斯说，“伊萨克常说牛津和剑桥。”

“真的吗？”

“是的。深蓝的叫牛津，浅蓝的叫剑桥，哦，牛津已经破碎了，是吗？”

“是的。有点像划船比赛呢，不是吗？”

“哦，那摇摆木马也有毛病，对不对？KK里装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的。”

“也有像马蒂尔德这样可笑的名字？”

“是的。它动过手术了。”图彭丝说。

克拉伦斯似乎觉得这非常有趣，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的姑婆伊迪丝也动过手术，”他说，“取出肚子里的一些东西，但她已经复原了。”

他似乎是有点失望。

“我想没有办法查看这些东西的里面了。”图彭丝说。

“哦，我想你可以像打碎深蓝的那个一样打碎它。”

“是的。没别的办法了，是吗？奇怪，这头部周围有S形的空隙。哎呀，可以把东西放进去，像邮筒那样。”

“是的，”汤米说，“可以放进去。这想法有意思，真有意思，克拉伦斯。”汤米和颜悦色地说。

克拉伦斯看上去很高兴。

“可以拧开螺丝，把它旋开。”他说。

“拧开螺丝旋开，你行吗？”图彭丝说，“谁告诉你的？”

“伊萨克。我见过他旋开好多次。先把它翻过来朝上，

然后转动上部，有时不容易转动。滴一点油在缝隙的周围，等油浸下去，就能转动了。”

“哦。”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它翻转过来朝上。”

“这里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必须翻过来朝上，”图彭丝说，“我们给马蒂尔德开刀前，也得先翻过来朝上。”

一时之间剑桥似乎不服管束，突然间，开始转动，很快他们就把螺丝完全旋开，把它打开了。

“我想里面一定装满垃圾。”克拉伦斯说。

汉尼巴尔过来帮忙。它这条狗，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喜欢前来帮忙。它认为什么事如果它不插上一手，或伸上一爪，就绝对完成不了。不过它通常是用鼻子来调查的。现在，它把鼻子伸进去，低声吠着，退后一两英寸，坐了下来。

“它并不太喜欢，是吗？”图彭丝说，看看里面那有点让人心悸的一团。

“喔！”克拉伦斯说。

“怎么啦？”

“擦伤了。这里有些东西挂在侧边的一个钉子上。不知道是钉子还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喔！”

“汪，汪！”汉尼巴尔也附和。

“里面有东西挂在一个钉子上。是的，我拿到了。哦，滑溜溜的。唉，在这里，我拿到了。”

克拉伦斯取出一个深色防水油布的包裹。

汉尼巴尔走过来坐在图彭丝的脚边，低吠着。

“怎么啦，汉尼巴尔？”图彭丝说。

汉尼巴尔又低吠一声。图彭丝弯下腰抚摩它的头顶和耳朵。

“怎么啦，汉尼巴尔？”图彭丝说，“你以为牛津会赢而现在剑桥赢了。你还记得吗？”图彭丝对汤米说，“有一次我们让汉尼巴尔看电视上的划船比赛？”

“是的，”汤米说，“快接近终点时，汉尼巴尔非常生气，开始狂吠起来，结果我们根本听不到播音。”

“哎，好在我们还可以看到画面。”图彭丝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汉尼巴尔不希望剑桥赢。”

“显然，”汤米说，“它在牛津狗大学学习过。”

汉尼巴尔离开图彭丝向汤米走去，满意地摇着尾巴。

“它喜欢你那么说，”图彭丝说，“那一定是真的。我自己则认为它是在狗的开放大学接受的教育。”

“它在那儿主要学些什么？”汤米笑着问。

“骨头处理法。”

“你知道它如何处理。”

“是的，我知道，”图彭丝说，“非常不高明。以前，艾伯特给过它一整块羊腿骨头。首先我看到它把骨头放到起居室的垫子下面，于是我把它赶到庭院里，关上了门。我从窗口往外看，它跑进我种剑兰的花坛，小心翼翼地把骨头埋在那里。它把骨头藏好，从来不吃。总是先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它后来还是把骨头挖出来了吗？”克拉伦斯问，对狗的这一关键问题很感兴趣。

“我想是的，”图彭丝说，“有时骨头埋得很久了，其实仍

然埋在那里反而更好。”

“我家的狗不喜欢吃狗食。”克拉伦斯说。

“它不吃狗食，光吃肉。”图彭丝说。

“不过，我家的狗喜欢吃松蛋糕。”克拉伦斯说。

汉尼巴尔嗅着刚从剑桥里掏出来的战利品，突然转身吠了起来。

“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人，”图彭丝说，“也许是园丁。前几天有人告诉我，我想是赫林太太，说她认识一位老人以前是个杰出的园丁，现在还做这种工作。”

汤米打开门走出去，汉尼巴尔跟着他。

“没有人啊。”汤米说。

汉尼巴尔吠着。它先是低声叫着，然后吠的声音越来越大。

“它认为那边茂密的银苇丛中有人或有什么东西，”汤米说，“也许是有人在挖它藏的骨头，也许那里有兔子。汉尼巴尔遇到兔子就显得异常笨拙。要给它许多鼓励，才会去追逐兔子。它似乎对兔子特别友善。它会去追鸽子或大鸟，幸好从不捕捉它们。”

汉尼巴尔现在围着银苇丛嗅来嗅去，先是低声叫，随即大声吠，还不断回头望着汤米。

“也许那儿有只猫，”汤米说，“你知道附近有猫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那只大黑猫和一只小猫常跑进来。那小猫，我们叫它‘小猫基蒂’。”

“那只猫常常跑进屋里，”图彭丝说，“似乎是从最小的空隙钻进来的。哦，快别叫了，汉尼巴尔。回来。”

汉尼巴尔听到声音，扭过头，表情异常严肃。它看了图彭丝一眼，往回走了几步，又把注意力投向银苇丛，开始凶猛地吠叫起来。

“有什么东西让它不安，”汤米说，“过来，汉尼巴尔。”

汉尼巴尔晃动身体、摇摇头，看看汤米、又看看图彭丝，大声狂吠着，猛然向银苇丛扑过去。

突然响起了声音。两声刺耳的枪声。

“天哪，一定是有人射兔子。”图彭丝喊道。

“回去。回到KK里去，图彭丝。”汤米说。

不知什么东西从他耳边飞过。汉尼巴尔现在极其警觉，集中精神在银苇周围跑来跑去。汤米跟在它后面奔跑。

“它在追人，”他说，“有人向山冈下逃去。汉尼巴尔发疯般追去了。”

“是谁——怎么回事？”图彭丝说。

“你没事吧，图彭丝？”

“哦，不太好，”图彭丝说，“不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打中这里，就在肩膀下面。是——是怎么回事？”

“有人向我们开枪，藏在那银苇丛里。”

“有人在偷看，看我们在做什么，”图彭丝说，“你认为也许真有这种事情？”

“我猜是爱尔兰那批人，”克拉伦斯满有把握地说，“是爱尔兰共和军。他们一直想把这地方炸掉。”

“我想这并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图彭丝说。

“回屋里去，”汤米说，“快，回屋里去。克拉伦斯，你最好也来。”

“你不认为那只狗会咬我吗？”克拉伦斯不安地说。

“不会的，”汤米说，“我想它现在正忙着呢。”

他们刚拐个弯穿过庭院的门，汉尼巴尔就突然出现了。它顺着山冈又跑了上来，气喘吁吁的。用狗说话的方式对汤米说话：它跑到汤米身旁，扭动身子，一只前腿扑在汤米的裤腿上，想拉汤米往它刚来的方向去。

“它要我跟它一起去追刚才那家伙。”汤米说。

“哦，你别去，”图彭丝说，“如果是有人拿着步枪或手枪什么的，我可不想让你遭到枪击。想想你的年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来照顾我呢？走吧，我们回屋里去。”

他们快步走进屋去。汤米到大厅去打电话。

“你在干什么？”图彭丝说。

“打电话给警察，”汤米说，“不能放过这种事。如果及时通知，警察也许能抓到凶手。”

“我想，”图彭丝说，“我必须处理一下这肩膀。最好的茄克被血弄脏了。”

“别在乎你的茄克了。”汤米说。

这时，艾伯特拿来了急救所需的一切物品。

“哎呀，真想不到，”艾伯特说，“你是说竟然有个混蛋向太太开枪？这国家还会发生什么事啊？”

“你不认为你该去医院吗？”

“不，不必，”图彭丝说，“我还好，不过要绑上急救带，先要涂上复方安息香酊才行。”

“有碘酒。”

“不用碘酒，火辣辣的。再说，医院的人说不应该用碘酒

的。”

“我以为复方安息香酊是用吸入器吸的。”艾伯特说。

“那是一种用法，”图彭丝说，“不过，轻微的擦伤、抓伤或小孩子割伤时，涂上安息香酊，很有效。那东西你收好了没有？”

“什么东西，你指的是什么，图彭丝？”

“我们刚从剑桥——罗英格林里取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挂在钉子上的，那也许很重要。刚才那些人看见我们了。因此，要是他们想杀我们——想夺得那东西——那东西就一定非常重要！”

第十一章　汉尼巴尔采取行动

在警督办公室里，汤米与警督相对而坐。诺里斯警督轻轻地点着头。

“我希望我们能幸运地查个水落石出，贝雷斯福特先生。”他说，“你是说，克罗斯菲尔德大夫正在给你妻子治疗。”

“是的，”汤米说，“我想，并不严重。只是被子弹擦伤了，流了很多血，不过，她会好起来的。克罗斯菲尔德大夫说，不会有什么危险。”

“可她已不年轻了。”诺里斯警督说。

“她已年过七十，”汤米说，“我们俩年纪都越来越大了。”

“是的，的确如此。”诺里斯警督说，“自从你们搬到这里，我从地方上听到她的很多故事。她很受欢迎呀。我们听

说了她以前大显身手的事情，还有你的。”

“哪里，”汤米说。

“过去的事总是挥之不去，不管是好是坏，”诺里斯警督友好地说，“若是罪犯，不能摆脱这经历；若是英雄，过去的事迹也挥之不去。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会竭尽全力弄清真相。我想你不能描述凶手的相貌吧？”

“不能，”汤米说，“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被我家的狗追着逃走了。我敢说他年纪并不老，因为他跑得很快。”

“十四五岁，顶难对付的年龄？”

“比这大。”汤米说。

“没有接到电话或收到信，要钱之类？”警督说，“要求你们搬出现在的房子？”

“没有，”汤米说，“没有这种事。”

“你们到这里——多久了？”

汤米告诉了他。

“噢，不太久。我想，你每周大部分时间都去伦敦。”

“是的，”汤米说，“如果你要知道详情——”

“不，”诺里斯警督说，“不用，详情就不必说了。我要建议你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唔，你最好不要经常离开。如果能留在家里，亲自照顾贝雷斯福特太太……”

“我早就这么想过，”汤米说，“我想这件事是个很好的借口，不必常常出席我在伦敦的各种会议。”

“好啦，我们会尽力监视的，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凶手……”

“你觉得——也许我不该问这个——”汤米说，“你觉得

知道这是谁干的？你知道他的名字或理由？”

“哦，我们对这一带的某些人知道很多，常常比他们所认为的要多。有时我们并不暴露出我们知道了多少，因为那是最后关头抓住他们的最好办法。这样你就能查出他们与谁有关系，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是由谁付的钱，或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犯罪计划。但是我想——嗯，我想这一案件可能不是我们辖区内的人干的。”

“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汤米问。

“啊，怎么说呢。有消息，你知道，从各地警察局得来的消息。”

汤米和警督互相看着。足足五分钟，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互相看着对方。

“哦，”汤米说，“我——我明白了。是的，也许我明白了。”

“如果我可以说件事，”诺里斯警督说。

“呃？”汤米有点疑惑地问。

“你们的庭院。我知道，需要有人帮忙。”

“我们的园丁被杀了，你可能知道吧。”

“是的，我全都知道了。老伊萨克·博德利科特，是不是？很好的老头。时常谈起他过去春风得意的时候，有时是夸口吹嘘。不过，他是这里很有名的人物，也值得信赖。”

“我想象不出他为什么被杀，又是谁干的，”汤米说，“似乎没有人知道或清楚。”

“你是说我们警察还没有查清吧？哎，这种事情要花点时间，并不是在验尸时就能查出凶手。验尸官下结论说‘为

不明人物所杀。'有时那只是刚刚开始。唔,我刚才想说的是可能有人会来问你是不是要雇一个干庭院工作的人。他会说他可以每周来两三天,也许更多天。提到资历,他会告诉你,他曾为所罗门先生工作过好多年。你记住这名字,好吗?"

"所罗门先生。"汤米说。

诺里斯警督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

"是的,当然他已去世了。我指的是所罗门先生。但他以前确实住在这村里,也确实雇过好几位打零工的园丁。我不太肯定去见你的人会说他叫什么名字,可以说我不太记得。也许是几个名字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克里斯平。年纪在三十至五十之间,他曾为所罗门先生工作过。如果有人来找你,说他能做打零工的园丁,而不提及所罗门先生,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我,就不会雇用他。这一点要提醒你多注意。"

"我明白,"汤来说,"是的,我明白了。至少,我想我抓住了重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诺里斯警督说,"你领悟得很快,贝雷斯福特先生。我想,你在过去的活动中常常如此吧。还有什么你想知道而我们又能告诉你的?"

"我想没有了,"汤米说,"我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我们会调查的,不一定限于这个村子。我可能会到伦敦或其他地方调查。我们都会帮助调查。哦,你明白吗?"

"我要尽力不要图彭丝——不要我的妻子介人太深,因为——但这很难。"

"女人往往很难应付。"诺里斯警督说。

汤米过后不久又重复了这句话，那是在他坐在图彭丝床边，看着她吃葡萄的时候。

"你真的把葡萄籽都吃下去吗？"

"通常都这样，"图彭丝说，"要把葡萄籽都剔出来，多费事呀。我想，吃了也没害处。"

"哦，如果你现在也没觉得怎么样，而且你一直都这样，我想大概不会有害。"汤米说。

"警察说些什么？"

"就像我们预料的那样。"

"他们知道凶手可能是谁吗？"

"他们说可能不是本地人。"

"你见的是谁？是沃森警督，是吗？"

"不，是诺里斯警督。"

"哦，那位我不认识。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女人往往很难应付。"

"真是的！"图彭丝说，"他知道你回来会告诉我吗？"

"可能不知道，"汤米说。他站起来，"我必须打一两个电话到伦敦。这一两天我不去了。"

"你完全可以去嘛。我在这里很安全！有艾伯特照顾我。还有克罗斯菲尔德大夫对我特别地好，像母鸡孵蛋一样地关心我。"

"我要出去，代艾伯特买东西。你要点什么？"

"哦，"图彭丝说，"给我买个甜瓜回来。我特别想吃水果，只想吃水果。"

“好的。”汤米说。

汤米拨了一个伦敦的号码。

“派克威上校吗?”

“是我。喂。啊,是你,托马斯·贝雷斯福特,是吗?”

“啊,你听出了我的声音。我想告诉你——”

“图彭丝的事,我已都听说了,”派克威上校说,“不必说了。你就在家待一两天或一个星期吧,别到伦敦来了。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报告。”

“有点东西我们可能应该带给你。”

“哦,暂时放一段时间。告诉图彭丝,找个地方好好藏起来。”

“她最擅长这种事啦,就像我家的狗一样。它在庭院里藏骨头。”

“我听说它追逐向你俩开枪的人,还看到他逃跑——”

“你似乎什么都知道。”

“我们这里总能知道些事情。”派克威上校说。

“我家的狗还咬了凶手一口,衔着凶手裤子的碎片回来了。”

第十二章　牛津、剑桥和罗英格林

“你来了，”派克威上校喷着烟说，“这么急促地要你来，实在很抱歉。不过，我想最好还是见见你。”

“我猜你知道，”汤米说，“我们那儿最近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啊！你怎么认为我会知道。”

“因为你往往什么都知道。”

派克威上校笑了。

“哎呀！你不是在学我说的话吧？不错，这话是我说的。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干的就是这种工作。她险些丧命是吗？我说的是你妻子。”

“并没有那么惊险，不过，差点变得很严重。我想，详情大致你已经了解，还要我告诉你吗？”

“那你就简单说一下，还有一些我没听到，”派克威上校

说,“关于罗英格林。格林——亨——罗。你妻子,她的感觉真敏锐,决不会漏失关键问题。乍看起来似乎是无聊的东西,其实不然。”

“我今天把那东西带来了,”汤米说,“我们藏在装面粉的容器里,直到我来见你为止,我不想用邮寄。”

“那当然不行——”

“放在锡容器里——啊,不是锡,是比那盒子更好的金属容器,而且挂在罗英格林里。淡蓝的罗英格林,就是剑桥,维多利亚时代户外用的瓷凳子。”

“我记得以前也见过。住在乡下的婶婶也曾有一对。”

“盒子用防水油布包着,保存得很好,里面是信件,信有些损坏了,但我想如果由专家——”

“是的。这种事,我们可以处理得很好。”

“那就给你吧。”汤米说,“还有,图彭丝与我把记下的事项列成了表,也交给你,都是别人提到或告诉我们的事。”

“是名字吗?”

“是的。有三四个。牛津和剑桥的线索,以及提到住在村里的牛津与剑桥学生的故事——我以为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所谓‘牛津’、‘剑桥’只是指瓷凳子罗英格林而已。”

“嗯,有一两件非常有趣。”

“我们遭到枪击后,”汤米说,“我立即向警方报告了。”

“做得对。”

“第二天,我被传到警察局,跟诺里斯警督见了面。我以前没有见过他。我想,他一定是新来的。”

“是的,可能是派出执行特别任务的。”派克威上校说。

他喷了更多的烟。

汤米咳嗽了。

“我想你对诺里斯警督很了解。”

“非常了解，”派克威上校说，“因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他绝对没有问题，这个案子由他负责侦办。要寻找那个跟踪你们、探查你们的人，地方警察也许更合适。贝雷斯福特，你和夫人最好离开现在住的地方一般时间，怎么样？”

“我想绝对不可能。”汤米说。

“你是说夫人不同意？”派克威上校说。

“我又要再说一遍了，”汤米说，“你似乎什么都知道。图彭丝这个人固执得很，根本就拉不走的。她认为她既未受重伤又没有生病，而且，现在——嗯，她觉得我们总算找到线索了，虽然我们还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现什么或要干什么。”

“到处查探，”派克威上校说，“在这类案件中，能做的就这些。”他用指甲敲敲那个金属盒，“不过，这盒子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一些我们一直就想知道的事情。许多年前，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做出很多肮脏的事情。”

“可是想必——”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不管是谁，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千真万确。可这盒子无论如何会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是如何进行的，有谁帮助、谁唆使，由谁继承或在以后继续进行同样的勾当。有些人物似乎不大重要，其实可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而且有人跟同一团体——近来不管什么都叫团体——一直有接触。这团体的成员现在也

许不同了，但想法仍一样，都同样喜欢暴力和邪恶，与外面同样的人员和团体相互勾结。有些团体没有问题，有些就因为是团体而愈发难以控制。这是一种手段，你知道。哦，在过去的五十至一百年间，这一点我们已深有感触：但凡人聚在一起成为一小撮暴徒，就能自己下手或唆使其他人做出任何事情来。"

"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人总可以问问题的，"派克威上校说，"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未必会回答，我要先提醒你这一点。"

"所罗门这个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啊，"派克威上校说，"所罗门先生，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个名字的？"

"诺里斯警督提到的。"

"原来如此。嗯，如果你照着诺里斯所说的去做，就没错，这是我可以告诉你的。你不会见到所罗门本人，老实说，他已经去世了。"

"哦，"汤米说，"我明白了。"

"你还没有完全明白，"派克威上校说，"我们有时用他的名字。有可以借用的名字，很有用处。实际存在的人物，即使去世了仍受到附近居民的尊敬，这种人的名字最好用了。你们搬到'月桂庄园'纯粹是出于巧合，我们希望这会给我们带来好运。但我不想给你或你的夫人带来什么不幸。怀疑任何人和任何事，这是最好的办法。"

"在那儿，我只相信两个人，"汤米说，"一个是艾伯特，他为我家工作很久了——"

"嗯,我记得艾伯特。红头发的年轻人,是不是?"

"不再年轻了——"

"另一个是谁?"

"我的狗汉尼巴尔。"

"嗯。不错——对你也许会很有用。是谁呢——沃茨博士吧?他写过一首赞美诗,开头是:'狗以吠叫咬人为乐,那是它们的本性。'是条什么狗,阿尔萨斯狼狗吗?"

"不,不是,是曼彻斯特㹴犬。"

"啊,古老的英国狗,黑色和褐色的家伙,没有多贝曼短毛猎犬个头大,可很懂自己该干什么。"

第十三章　马林斯小姐来访

图彭丝正在花园小路上散步，艾伯特突然疾步从屋里出来，走上前来对她说：

“有位女士想见你。”

“女士？哦，是谁呀？”

“她说她是马林斯小姐。是村里的一位女士让她来见你的。”

“哦，当然了，”图彭丝说，“是关于庭院的事，对吧？”

“是的，她提到了庭院。”

“我想你最好请她到这里来。”图彭丝说。

“是的，太太。”艾伯特以有经验的管家的口气说。

他回到屋里，过了一会，领着一个穿花呢裤和杂色套头衫，长着男人模样，个子高大的女人走来。

“今早风很冷。”她说。

她说话的声音低沉，有些沙哑。

"我叫艾丽丝·马林斯。格里芬太太建议我来见你。庭院里需要人帮忙，是吗？"

"早上好。"图彭丝说着，与她握手。"我很高兴见到你。是的，我们确实需要人帮忙做庭院里的工作。"

"刚搬进来吧？"

"哎呀，似乎觉得已经好几年了，"图彭丝说，"因为工人的工作才刚刚全部完工。"

"啊，是的，"马林斯小姐以其低沉沙哑的声音笑着说，"我知道工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不过，你们搬来住而没有等着工人先完工，做得很对。主人搬进来之前，任何事情都不会完工；即使搬进来了，往往还要请工人回来完成他们忘记做的事情。你们的庭院挺漂亮的，只是有些荒芜了。"

"是的，我想前住户对庭院不大在意。"

"是叫琼斯的那家人吗？我还真不认识他们。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镇子的另一边，原野的那边。我定期去那里的两户人家工作。一家，一周去两天，另一家去一天。说真的，要把院子整理好，一天可实在不够。你原来雇老伊萨克在这儿工作，是吧？好老头。真叫人难过，他竟然被随意袭击人而不择对象的残暴的游击队之类给杀了。验尸审讯是大约一个星期前举行的，是不是？我听说还没有发现凶手。那些家伙组成小团体，四处游荡，还从背后袭击和抢劫。坏得很，常常是年纪越轻就越坏。是索兰吉娜(Soulangeana)吧？这是最好的品种。人们总是想要比较奇异的品种，但依我看来，要是种木兰，还是种熟悉的品种好。"

“其实，我们更想种一些蔬菜。”

“哦，你是想弄个好菜园吧？以前似乎对菜园不大在意。大家都偷懒，认为蔬菜最好还是买来吃，而不是自己想着种来吃。”

“我一直就想种新鲜的土豆和豌豆，”图彭丝说，“还想种扁豆，这样就可以吃到鲜嫩的菜了。”

“是啊。还可以加种红花菜豆。大多数园丁都以自己种植的红花菜豆为荣，可长达一英尺呢。他们认为那才是好豆，在地区品评会上常常获奖。哦，你想的确实很对，鲜嫩的蔬菜，真的非常好吃。”

艾伯特突然出现。

“雷德克利夫太太来电话，”他说，“问你明天能不能去吃午饭。”

“告诉她我很抱歉，不能去。”图彭丝说，“明天也许非得去伦敦不可。哦——等一下，艾伯特，等我写一两句话。”

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写了几句话，交给艾伯特。

“告诉贝雷斯福特先生，”图彭丝说，“告诉他马林斯小姐在这里。我们在院子里。我忘记做他要我做的事了。他正写信呢，把名字和地址告诉他。我已写在这里了——”

“是，太太。”艾伯特说完，就走开了。

图彭丝又回到蔬菜的话题上来。

“我想你很忙吧，”她说，“一个星期已出来工作三天。”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在镇子的另一边。我住在镇子的另一边，在那儿有间小房子。”

就在这时候，汤米从屋子那边走了过来。汉尼巴尔跟着他，绕着大圈子奔跑着。汉尼巴尔先跑到图彭丝身边，它停住脚步只片刻功夫，伸出前腿，猛然凶狠地吠着向马林斯小姐扑过去。她吓得倒退了一两步。

“这是我家可怕的狗，”图彭丝说，“它并不真正咬人，至少极少咬人。一般它只喜欢咬邮差。”

“所有的狗都咬邮差，或想咬邮差。”马林斯小姐说。

“它是一条很好的看门狗，”图彭丝说，“是曼彻斯特㹴犬，这种犬都是非常好的看门狗。它以一种特别好的方式看家，不让任何人靠近房子或走进屋里，它还非常细心地照顾我。它显然认为保护我，是它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

“哦，不错，我想如今有狗看家当然好了。”

“是的。到处都有抢劫，”图彭丝说，“我们的许多朋友家都遭窃了。有些甚至是在大白天，以最不寻常的方式进人屋内的。他们搭起梯子，取下窗框，或化装成擦窗工人——哦，用尽了各种手段。所以让所有人都知道家里有恶犬，也是件好事。”

“我想你说得不错。”

“这是我先生，”图彭丝说，“这位是马林斯小姐。汤米，格里芬太太好意告诉她我们需要人做庭院工作。”

“马林斯小姐，这工作也许对你来说太苦了吧？”

“当然不重，”马林斯小姐以她低沉的声音说，“哦，挖土掘地，我可以和任何人相比。挖的时候有诀窍的。不仅香豌豆要挖土，所有的东西都要挖土施肥。土地也要预先准备好。这样，一切都会不同了。”

汉尼巴尔继续吠着。

“我想，汤米，”图彭丝说，“你真的最好先把汉尼巴尔带回屋里去。今天早晨，它似乎保护性太强了。”

“好的。”汤米说。

“请到屋里坐坐，”图彭丝对马林斯小姐说，“喝点什么？天有点热，喝点东西会比较舒服，好吗？我们也许还能一起商量一下计划的事。”

汉尼巴尔被关进了厨房。马林斯小姐喝了一杯雪利酒，提了几个建议之后，马林斯小姐看了看手表，说她必须赶快回去。

“我与人有约，不能迟到。”她解释道。她匆匆忙忙地与他们道了别，就离开了。

“她看来很不错。”图彭丝说。

“我知道，”汤米说——“但谁都不能太肯定——”

“可以问问题吧？”图彭丝怀疑地说。

“你在庭院里走来走去，一定累了。今天下午的调查就改天再去吧——你要乖乖地休息。”

第十四章　庭院之战

“艾伯特，你明白了？”汤米说。

他和艾伯特在餐具室，艾伯特正在清洗刚从图彭丝卧室里端出来的茶具。

“是的，先生，”艾伯特说，“我明白。”

“你知道的，我认为你会得到一点警示——从汉尼巴尔那里。”

“在某些方面，它真是条好狗，”艾伯特说，“当然，它不是对每个人都好。”

“不，”汤米说，“那不是它的工作。它不是那种欢迎强盗和向不认识的人摇尾巴的狗。汉尼巴尔懂得一些事情。我曾经向你很清楚地说明过这一点，是不是？”

“是的。如果太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嗯，是按太太说的去做，还是按你说的去做，要么——”

“我认为你应该随机应变，”汤米说，“我要她今天躺在床上，就得麻烦你照顾她了。”

艾伯特打开前门，一个穿斜纹软呢服，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站在那里。

艾伯特满怀疑惑地望着汤米。来客走进屋内，向前跨了一步，脸上挂着友善的笑容。

“贝雷斯福特先生吧？我听说你想找人帮忙做庭院的事——你是刚搬来的吧？从车道走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庭院有些荒芜了。我两年前曾在这一带工作过——为所罗门先生——你可能听到过他的名字。”

“所罗门先生，是的，有人的确提过他。”

“我叫克里斯平，安格斯·克里斯平。也许我们应该去看看庭院里有什么活要干。”

“是该有人来修整一下这庭院了，”克里斯平在汤米带他参观花坛和菜园时说。

“在这条菜园小径两旁曾经种过菠菜。后面是一些温室，过去也种甜瓜。”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哦，人会听到许多过去的事情。老太太们告诉你关于花坛的事，而亚历山大·帕金森告诉你他的朋友有关指顶花叶子的事。”

“他一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孩子。”

“喔，他很有主意，而且对犯罪很感兴趣。他在史蒂文森的一本书中，即《黑箭》中留下了暗码。”

“那本书相当不错，对吧？我五年前读过。在那之前，我只看过《绑架》。当时我正在工作，为——”他犹豫了一下。

“为所罗门先生工作吗？”汤米接茬说。

“是的，是的，就是叫这个名字。我听到了一些事情，是从老伊萨克那里听说的。要是我听到的消息没有错，我猜测，老伊萨克肯定已经将近百岁，而且到你这里来工作过。”

“是的，”汤米说，“在他那个年纪，他的确相当不错。他知道许多事情，也告诉了我们，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的事情也告诉了我们。”

“是的，但他喜欢过去的传闻。他还有亲属住在这里，他们都听过和核查过他的故事。我想你自己也听了不少。”

“一切都似乎做成了姓名一览表。都是些从过去挑出来的名字，不过，这些名字对我自然没有什么意义，不会有什么意义。”

“都是听说的？”

“大多数是。我的妻子听到了许多，就制成了一览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意思。我自己也有一张表。实际上，我昨天才收到。”

“哦，你的是什么表？”

“人口普查，”汤米说，“你知道，曾有过一次人口普查，是在——我已记下了日期，会给你的——那天晚上住在这里的人，名字都登记下来了。当晚曾举行过盛大的晚会，是宴会。”

“所以你知道那天——那天也许很有意思——都有谁在这里？”

“是的。”汤米说。

“可能很有价值，很重要。你们刚搬进来吧？”

“是的，”汤米说，“不过可能我们还想搬出去。”

“你们不喜欢这里？房子很好啊，而这庭院——嗯，这庭院也可以修整得很漂亮。有一些很不错的灌木——需要清除一些多余的树木和灌木，以及不开花的花树。看来有些树已不会再开花啦。哎，我真不懂你们为什么想搬走。”

“这里与过去的联系，让人感觉不舒服。”汤米说。

“过去，”克里斯平先生说，“过去与现在怎么会连在一起呢？”

“人们都认为那无关紧要，都已过去了。可总有人留了下来，你知道。我不是说那些人仍在四处走动，但是当人们告诉你她或他的事情，这些人就从过去苏醒了过来。你真的准备做一点——”

“为你们做一点打零工的庭院工作？是的，这会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庭院工作是——我的一项爱好。”

“昨天，有位马林斯小姐也来了。”

“马林斯？她是园丁吗？”

“我猜大概是吧。是一位太太——我想是格里芬太太——向我夫人提起并叫她来见我们的。”

“你们已决定雇用她了吗？”

“还没有确定，”汤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条非常忠实的看门狗，是曼彻斯特猎犬。”

“是啊，曼彻斯特猎犬对主人非常忠心。我想你家的狗一定认为保护你妻子是它的责任，从不让她独自一人出门，

从不随便离开左右吧。"

"的确如此,"汤米说,"要是有人敢用手指头碰我妻子,它会把那人撕成碎片的。"

"真是好狗,既情深又忠诚,固执又齿利。我最好也小心一点。"

"现在没关系,它在屋里。"

"马林斯小姐,"克里斯平边沉思边说,"是的,不错,这很有趣。"

"为什么有趣?"

"哦,我想是因为——嗯,当然要是她叫马林斯,我也不认识。她有五六十岁了吧?"

"是的,穿着粗花呢衣服,男人气十足,又很土里土气。"

"是的。她与这地方上的人还有些关系。要是伊萨克还活着,会告诉你关于她的事。我听说她已回到这里居住,是在不久之前,与很多事情有关联。"

"我猜,你对这房子似乎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汤米说。

"我可不这么认为。不过伊萨克本来可以告诉你许多事,他知道很多。都是古老的故事,可他记性好,大家又常常谈起。是的,在老人俱乐部里,总谈起一些往事,夸张的故事——有些不是真的,有些则是事实。嗯,都非常有趣。而且——我想伊萨克也许知道得太多。"

"伊萨克真可怜,"汤米说,"我要抓住杀他的人,替他报仇。他是个好老头,对我们很好,总是尽力帮助我们。走吧,我们去看看庭院。"

第十五章　汉尼巴尔与克里斯平先生积极配合

艾伯特轻轻敲着卧室的门，一听到图彭丝说“请进”就从门的一侧伸出头来。

“前几天早上来访的女士，”他说，“马林斯小姐，又来了。她想和你谈一会儿。想必是关于花园的事。我说，你躺在床上，不知道能不能见她。”

“你的用词，艾伯特，”图彭丝说，“很好。我见见她。”

“我正要把你早上的咖啡端给你。”

“哦，你拿来吧，再拿一个杯子来。就这样。咖啡够两个人喝吧？”

“哦，够，太太。”

“这样很好。拿来了就放在那边的桌于上，然后请马林斯小姐进来。”

“汉尼巴尔怎么办？”艾伯特说，“我把它带下去关在厨

房里，行吗？"

"它不喜欢被关在厨房里。不。把它推进浴室，关上门就行了。"

汉尼巴尔对此侮辱非常不满，很不情愿地让艾伯特把它推进浴室关上了门。它大声狂吠了几声。

"别叫！"图彭丝对它嚷道，"别叫！"

竭力狂吠一阵后，汉尼巴尔终于同意安静下来。它伸出前腿趴在地上，把鼻子抵在门下的空隙处，发出冗长而不合作的嗥叫声。

"哦，贝雷斯福特太太，"马林斯小姐说道，"我恐怕打扰你了，但我想你一定很想看看我这本园艺书。它里而有一些这个季节该种植什么的建议。有人说，有些非常稀有而又富有情趣的灌木，不适合这里特殊的土质。其实非常适合……哎呀——啊，你真好。是的，我想喝杯咖啡。请让我帮你倒，你躺在床上，很不方便。我想，也许——"马林斯小姐望着艾伯特，艾伯特礼貌地搬来一把椅子。

"小姐，这样行吗？"他问道。

"噢，行，你真好。哦，是楼下的铃又响了吗？"

"我想是送牛奶的，"艾伯特说，"也可能是食品店的，今天早上是食品店来送东西的时候。对不起。"

他走出房间，随手关上门。汉尼巴尔又嗥了一声。

"那是我的狗，"图彭丝说，"不让它参加我们的聚会，它很恼怒，可放出来又很吵闹。"

"你要放白糖吗，贝雷斯福特太太？"

"只要一块。"图彭丝说。

马林斯小姐倒了一杯咖啡。图彭丝说："黑糖也行。"

马林斯小姐把咖啡放在图彭丝身边，然后去给自己倒一杯。

她突然绊倒，抓住附近的桌子，惊慌地叫了一声，跪在地板上。

"伤着自己没有？"图彭丝问。

"没有，啊，没有，但我打破了你的花瓶。我的脚绊到了什么——这么笨——你的漂亮花瓶破了。贝雷斯福特太太，不知你会怎么看我？我向你保证，这是一个意外。"

"当然是个意外，"图彭丝温和地说，"让我看看，哦，看起来好像不太糟。它破成了两块，这就是说我们还可以把它粘起来。我敢说，接头处不会很明显。"

"我还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马林斯小姐说，"我知道你一定不高兴，我今天不该来，但我实在想告诉你——"

汉尼巴尔又开始吠叫。

"唉，可怜的狗，"马林斯小姐说，"要我把它放出来吗？"

"最好不要放，"图彭丝说，"它有时会做出些蠢事来。"

"哎呀，楼下的门铃又响了吧？"

"不，是电话，"图彭丝说，"艾伯特会去接的。要是有事，他会转告我。"

但是，接电话的是汤米。

"喂，"他说，"是吗？哦，我明白了。谁？啊——知道了。哦，是敌人，肯定是敌人。好，就这样。我们已经采取了对策。好，非常感谢你。"

他挂上电话，望着克里斯平先生。

“是警报吗?”克里斯平说。

“是的。”汤米说。

他继续看着克里斯平先生。

“很难知道吧? 我是说,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有时,你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命运之门,灾难之洞。”汤米说。

克里斯平先生有点惊讶地望着他。

“对不起,”汤米说,“住进这所房子后,我们不知怎么养成了说话时爱引用诗句的习惯。”

“弗莱克,是吗? ‘巴格达之门’还是‘大马士革之门’?”

“你愿意上楼去吗?”汤米说,“图彭丝只是在休息,她并没有生什么病,甚至连伤风头痛也没有。”

“我已把咖啡送上去了,”艾伯特突然出现,说,“还给在那儿的马林斯小姐拿了一个杯子,她带来了本园艺书。”

“我知道,”汤米说,“好,好,一切都很好。汉尼巴尔在哪里?”

“关在浴室里。”

“你把门关得很紧吗? 你知道它不喜欢被关起来。”

“不,先生,我就是按你说的那样做的。”

汤米上楼,克里斯平先生紧随其后。汤米轻轻敲了敲卧室的门,然后走进去。汉尼巴尔在浴室里发出更加具有挑衅性的吠叫声,从里面扑到门上。门栓一取下,它就飞奔直人卧室。它望了一眼克里斯平先生,就从他身旁掠过,凶猛地嗥叫着,猛然扑向马林斯小姐。

“哎呀,”图彭丝说,“哎呀,干什么!”

“好样的，汉尼巴尔，”汤米说，“好孩子。你不这样认为吗？”

他扭头望着克里斯平先生。

“认识它的敌人，对不对——以及你的敌人。”

“哦，”图彭丝说，“汉尼巴尔咬到你了吗？”

“狠狠地咬了一口。”马林斯小姐说，她站起来怒视着汉尼巴尔。

“这是它第二次咬你吧？”汤米说，“它曾把你从我们的银苇丛中追出来，是吧？”

“它什么都知道，”克里斯平先生说，“对不对，多多，啊？我好久没有见到你了，多多，是不是？”

马林斯小姐站起来，扫视了一下图彭丝、汤米和克里斯平先生。

“马林斯，”克里斯平先生说，“对不起，我赶不上时代。我不知道这是你结婚后的名字还是像现在这样被叫做马林斯小姐？”

“我向来就叫艾丽丝·马林斯。”

“噢，我原以为你叫多多，我一直以为你叫多多。哦，亲爱的，我想——很高兴能见到你，不过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快点离开这里。请喝咖啡。我希望这一杯没问题。贝雷斯福特太太，我很高兴见到你。要是你听我劝告，决不能喝你那杯咖啡。”

“啊，那我就来把这杯子拿开。”

马林斯小姐急忙向前走去。就在这时，克里斯平站到了她和图彭丝之间。

"不，多多，我可不能让你那么做，"他说，"我还是自己来拿吧。这杯子属于这房子，而且，现在就来正确分析一下杯中有什么，自然很有意思。你可能带来了一点毒药，是不是？把杯子递给病人或被认为生病的人时放点毒药，容易得很。"

"我向你保证，我没这么做。啊，把这狗叫走。"

汉尼巴尔非常热切地想把她赶下楼去。

"它想看着你离开这房子，"汤米说，"它对这种事相当特别。它喜欢咬正踏出前门的人。啊，艾伯特，你来了。我想你就在那扇门外，你碰巧看到发生什么了吧？"

艾伯特回首望着房间对面化妆室的门。

"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从铰链的空隙中看着她。是的。她确实在太太的杯子里放了些什么。动作非常麻利，可以和魔术师相比，不过她确实放了东西进去。"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马林斯小姐说，"我——哎呀，我得走了。我还有个约会，非常重要。"

她奔出房间，跑下楼梯。汉尼巴尔望了一眼就追踪而去。克里斯平先生不动声色，但也快步追出去。

"我希望她跑快点，"图彭丝说，"否则汉尼巴尔会追上她。我是说，它是一条好看门狗，对吧？"

"图彭丝，那是克里斯平先生，所罗门先生派来的。他来得正是时候，是不是？我想他一直在等待机会想看看可能会发生什么。在我们拿来瓶子或什么东西装之前，不要打破杯子把咖啡洒了出来。拿去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放了什么。穿上你最好的梳洗衣，图彭丝，下楼到起居室，我们

在午餐前喝点东西。"

"现在，我猜，"图彭丝说，"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非常沮丧地摇摇头，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壁炉走去。

"你是想添木柴吗？"汤米说，"让我来。医生叫你不要动得太厉害。"

"我的手臂现在完全好了，"图彭丝说，"你这样，别人会认为我的手臂断了。只不过是擦破了皮。"

"你别这么说，"汤来说，"那总是枪伤，你是在战争中受的伤。"

"不错，这简直就像战争，"图彭丝说，"真的！"

"不要紧，"汤米说，"我想我们对付那个马林斯对付得不错。"

"汉尼巴尔在那儿干得很不错，是吧？"图彭丝说。

"是的，"汤米说，"它告诉了我们，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它扑向银苇丛。我想可能是它的鼻子告诉它的。它的鼻子真灵。"

"我的鼻子却没有告诉我什么，"图彭丝说，"我反而认为她是上天赐给我的。我完全忘了我们只能请曾为所罗门先生做过事的人帮忙。克里斯平先生告诉你什么了吗？我猜，他的名字不一定真是克里斯平。"

"也许不是。"汤米说。

"他来这里是不是也想侦探点什么？如果是，我们这里秘密倒真不少。"

“不，”汤米说，“他不完全是侦探。我想他是为了防卫而被派来的，是为了照顾你。”

“为了照顾我，”图彭丝说，“我想也包括你，他现在在哪儿？”

“我想是在处理马林斯小姐的事。”

“是的，哦，奇怪，这次大骚动倒使我饿了起来。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饿极了。你知道吗，我真是特别想吃香鲜的热螃蟹，配上咖喱调味的奶油酱。”

“你又好起来了，”汤米说，“听到你对食物有这种感觉，我很高兴。”

“我根本没生病，”图彭丝说，“我只是受了伤。两者不大相同。”

“唔，”汤米说，“不管怎么说，在汉尼巴尔出去告诉你有个敌人在走近银苇丛的时候，你一定跟我一样清楚。你当时一定知道，女扮男装地藏在那里袭击你的人就是马林斯小姐——”

“不过当时，”图彭丝说，“我们都认为她会再试一次。我受伤被迫躺在床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安排。是不是这样，汤米？”

“很对，”汤米说，“很对。我想她要不了多久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她的一颗子弹已经打中你，而你肯定躺在床上。”

“于是她就洋溢着女性的关怀来看望我。”图彭丝说。

“我认为我们安排得很好，”汤米说，“艾伯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

"而且,"图彭丝说,"他用盘子给我端来一杯咖啡,还为来访者另备了一份。"

"你看见马林斯——或克里斯平称呼的多多——在你的咖啡里放什么东西了吗?"

"没有,"图彭丝说,"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见。你知道,她似乎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抓住我们放那美丽花瓶的小桌子,不停地道歉,而我的眼睛自然只望着那打破的花瓶,想着是不是可以修好,所以我根本没有看见。"

"艾伯特却看见了,"汤米说,"他把铰链的空隙放大了,再从那儿偷看。"

"而且,把汉尼巴尔关在浴室,却只闩了一半门,实在是个好主意。因为我们知道,汉尼巴尔很会开门。如果门闩得很紧,它自然无法打开,但如果门只是看上去或感觉像闩住了,它就会猛力直扑出来,就像——唔,就像一只孟加拉虎。"

"不错,"汤米说,"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

"我猜,那个叫什么克里斯平的人现在该结束调查了,尽管他认为马林斯小姐跟玛丽·乔丹或只存在于过去的乔纳森·凯恩这种危险人物有什么关系——"

"我不认为乔纳森·凯恩只存在于过去,我认为他的新生代后人、他的接班人,也许如你所说还存在。有许多年轻人,是不惜一切代价从事暴力活动的暴力团成员,或是默默无闻却沾沾自喜的抢匪团体成员,或是怀念希特勒及其团体的光辉时代的新法西斯分子。"

"我正在看《汉尼巴尔伯爵》,"图彭丝说,"斯坦利·韦

曼的。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在楼上亚历山大的书中。”

“这书怎么样?”

“哦,我正在想,现在跟那个时代很像。也许都这样。那些去参加少年十字军的可怜的孩子们都洋溢着喜悦、满足与虚荣,他们都认为是上帝派遣他们去解放耶路撒冷,以为他们前面的大海会分开,自己可以像《圣经》里的摩西那样渡过去。现在,美丽的姑娘和年轻小伙子都经常在法庭上出现,原因是他们攻击了靠年金过着寒酸生活的老年人或从银行里取出一点点钱的老人。过去发生过圣·巴塞洛缪之夜[1]的屠杀。你看,这一切再度发生。前几天提到的新法西斯分子甚至同一所相当受人尊敬的大学扯上了关系。哦,我猜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这类事情。你真的以为克里斯平先生还会找到一个没人发现的隐藏处吗?蓄水池。你知道,银行抢匪常常把东西藏在蓄水池。我想,在那里藏东西也许太潮湿了。你认为克里斯平先生侦查结束后会回来继续照顾我——和你吗,汤米?”

“我不需要他照顾。”汤米说。

“啊,真是傲慢。”图彭丝说。

“我想他会来说声再见的。”汤米说。

“哦,是的,他非常有礼貌,是不是?”

“他要来确定一下你是不是完全复原了。”

---

① 圣·巴塞洛缪之夜:一五七二年发生于八月二十四日圣·巴塞洛缪节前夜和凌晨的大屠杀。天主教徒在巴黎杀死胡格诺派教徒二千余人。——译注。

“我只是受了伤，医生也已诊断过了。”

“他其实对园艺很感兴趣，”汤米说，“我知道这一点。他以前曾为一个朋友工作过，那个朋友就是若干年前去世的所罗门先生。但我想那正好用来做护身符。因为他可以说他曾为所罗门先生工作过，人们也会这样认为。所以他才能以相当诚实的身份出现。”

“不错，我想人们必须考虑到那些情况。”图彭丝说。

前门铃响了，汉尼巴尔像猛虎般地飞奔出去，准备咬死那想侵人它守护的这块圣地的人。汤米拿回了一封信。

“给我们俩的，”汤米说，“我把它拆开吗？”

“拆开吧。”图彭丝说。

他拆开信。

“哦，”他说，“又有希望啦。”

“是什么？”

“是鲁滨逊先生的邀请函，邀请你和我。他希望你下下个星期会完全痊愈，所以邀请你共进晚餐。在他乡下的家里，我想是在苏塞克斯。”

“你认为他到那时会告诉我们什么吗？”图彭丝说。

“我想他会。”汤米说。

“我要带一览表去吗？”图彭丝说，“我已经背下来了。”

她很快地念着：

“《黑箭》、亚历山大·帕金森、维多利亚时代的瓷凳牛津和剑桥、格林——亨——罗、KK、马蒂尔德的肚子、凯恩和埃尔布、特鲁洛夫……”

“够了，”汤米说，“听起来像疯了一样。”

“哦，是疯了，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像疯了一样。到鲁滨逊家去的还有别人吧？”

“也许还有派克威上校。”

“要是那样，”图彭丝说，“我最好要带上止咳药，是吗？不管怎么说，我倒真想去见见鲁滨逊先生。我不相信他像你说的那样肥大而又泛黄——哦！——但是，汤米，下下个星期黛波拉不是要带孩子们来跟我们一起住吗？”

“不是，”汤米说，“早就说好是下个星期。”

“好极了，这样就好了。”图彭丝说。

第十六章　鸟 南 飞

“是车子来了吗?”

图彭丝走出前门,充满期待地望着车道的拐弯处,焦急地等着女儿黛波拉和三个外孙的来临。

艾伯特从边门走出来。

“他们还没到。不,那是食品店的车子,太太。你不会相信的——鸡蛋又涨价了。我再也不投这届政府的票了。我要给自由党投一票。”

“今晚的大黄加草莓那道菜准备好了没有?”

“我已经准备好了,太太。我常常看你做菜,知道怎么做这道菜。”

“你会成为一位大厨师的,艾伯特,”图彭丝说,“珍妮特非常喜欢这道菜。”

“是的,我还做了蜜糖馅饼——安德鲁少爷喜欢蜜糖馅

饼。”

“房间收拾好了吗？”

“是的。今天早上碰巧沙克尔伯里太太来了。我在黛波拉小姐的房间放好了格兰·桑德尔伍德肥皂。我知道她喜欢这种肥皂。”

图彭丝得知一切都已就绪，只等女儿一家来临之后，舒了一口气。

汽车喇叭响了，几分钟后，汤米驾着汽车从车道开过来。不一会儿，客人们都聚集在石阶前——女儿黛波拉虽年将四十但仍风姿绰约，安德鲁已十五岁，珍妮特十一岁，罗莎莉七岁。

“外婆，你好！”安德鲁叫道。

“汉尼巴尔在哪儿？”珍妮特说。

“我要喝茶。”罗莎莉像要哭出来似地说。

一家人互致问候。艾伯特接过了全家的宝贝，包括一只鹦鹉、一缸金鱼和一笼白鼠。

“这就是新家，”黛波拉拥抱着母亲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

“我们可以到院子里去吗？”珍妮特问。

“喝完茶再去。”汤米说。

“我要喝茶。”罗莎莉以“先要者先喝”的表情重复说。

他们走进餐厅，茶已准备好，大家都很满意。

“我已听到过你的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妈妈？”黛波拉问道。大家喝完茶，走到户外——孩子们在汤米的参与下跑来跑去，充分享受着院子的乐趣。汉尼巴尔也跑过去，分

享他们的欢乐。

黛波拉对待母亲的态度总是很严厉，她认为有必要细心保护母亲，便问道："你到底做了什么？"

"啊，我们现在已经安定下来，相当舒服了。"图彭丝说。

黛波拉露出并不相信的表情。

"你们一直在干以前做的事情。妈妈还是和以前一样，是不是，爸爸？"

汤米肩上骑着罗莎莉走回来，珍妮特在仔细观察着自己的新领地，而安德鲁则以一副大人的模样在环视着四周。

"你又在做以前的事情，"黛波拉又开始攻击，"你又在做扮演布伦金索普太太的游戏。你最糟糕的事就是管不住你自己——所以N或M——又开始了。德里克听到一些事情，写信告诉了我。"她一面提到哥哥的名字，一面点头。

"德里克——他能知道什么？"图彭丝问。

"德里克向来什么都知道。"

"爸爸，你也是，"黛波拉转向她父亲，"你也卷进去了。我原以为你们俩退休搬到这里来，会过上平静的生活——享受生活。"

"本来是这么想的，"汤米说，"但命运却另有安排。"

"命运之门，"图彭丝说，"灾难之洞，恐怖之塞——"

"是弗莱克的，"安德鲁有意显示他的博学。他沉湎于诗歌，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成为诗人。他继续把全诗念完：

大马士革城有四扇大门……

命运之门——毁灭之门……

不要穿越其下，啊，商队啊——也别唱着歌穿越。

你是否听见鸟群死亡的沉寂中，

还有鸟鸣般的声音？

奇妙的巧合发生了，一群鸟突然从屋顶飞起。

“那些是什么鸟，外婆？”珍妮特问。

“那是燕子向南方飞去。”图彭丝说。

“它们不会再回来吧？”

“会回来，它们明年夏天还会回来。”

“还会穿越命运之门！”安德鲁得意地说。

“这所房子以前叫‘燕窝庄园’。”图彭丝说。

“但你们不会继续住在这里吧？”黛波拉说，“爸爸写信说你们正在找别的房子。”

“为什么？”珍妮特问道——她是家中的“好问者”——“我喜欢这所房子。”

“我告诉你几个原因，”汤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大声念道：

“《黑箭》

亚历山大·帕金森

牛津与剑桥

维多利亚时代的瓷凳

格林——亨——罗

KK

马蒂尔德的肚子

凯恩和埃布尔

勇敢的特鲁洛夫”

“别念了，汤米——这是我的一览表。它跟你无关。”图彭丝说。

“但这是什么意思啊？”珍妮特继续追问道。

“听起来好像是侦探小说的线索一览表，”安德鲁说，他在还没有喜欢上诗时，曾经很醉心于这种文学形式。

“这的确是线索一览表。这就是我们想另找一所房子的原因。”汤米说。

“但我喜欢这里，”珍妮特说，“它很可爱。”

“它是座漂亮的房子，”罗莎莉说，“巧克力饼干。”她想起刚喝过的茶，又加了一句。

“我喜欢。”安德鲁说，他说话的口气像俄国的专制沙皇。

“你为什么不喜欢，外婆？”珍妮特问。

“我很喜欢，”图彭丝以一种出人意料的热情说，“我要住在这里——一直在这里住下去。”

“命运之门，”安德鲁说，“这是个很令人兴奋的名字。”

“这儿以前叫‘燕窝庄园’，”图彭丝说，“我们可以再这么叫——”

“那些线索，”安德鲁说，“你可以用它们写成一篇故事——甚至一本书。”

“名字太多，太复杂，”黛波拉说，“谁会读那种书？”

“你会吃惊的，”汤米说，“人们要读什么——享受什么！”

汤米和图彭丝相互对望。

“我明天可以去买些油漆吗?”安德鲁问,“要么艾伯特可以去买点油漆来帮帮我。我们该在门上漆上新名字。”

“这样,燕子就知道明年夏天可以回到这里来。”珍妮特说。

她望着她母亲。

“这主意不坏。”黛波拉说。

“承蒙女王陛下敕许!”汤米说着,并向女儿鞠躬,因为女儿一向认为这个家庭中作出最后决定是她的特权。

第十七章　最后的话：与鲁滨逊先生共进晚餐

“菜真是好极了。”图彭丝说。她环视着同桌的客人。

他们离开餐桌，来到书房，围着咖啡桌坐着。

比图彭丝想象中更黄更宽大的鲁滨逊先生坐在乔治二世时代的美丽的大咖啡壶后面微笑着——他旁边是克里斯平先生，他现在似乎叫作霍斯汉。派克威上校坐在汤米旁边，汤米相当犹豫地给上校递上一支烟。

派克威上校颇感吃惊地说：“我晚饭后从不抽烟。”

科洛登小姐——图彭丝觉得她有点吓人——说：“派克威上校，是真的吗？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她转过头来对图彭丝说，“你有一条非常有教养的狗，贝雷斯福特太太！”

正在桌子下面把头放在图彭丝脚上睡觉的汉尼巴尔，这时带着它那骗人的最好的天使般表情伸出头来，轻轻地摇着尾巴。

“我听说它非常凶猛，”鲁滨逊先生说着，以开玩笑的目光望了图彭丝一眼。

“你应该看看它战斗时的情景，”克里斯平先生——别名叫霍斯汉——说。

“它应邀出去参加晚宴时，懂得宴会礼节。”图彭丝解释说，“它喜欢参加宴会，觉得自己确实是一条出入上流社会的有威望的狗。”她转向鲁滨逊先生说，“真的非常感谢你邀请它来，并且为它准备了一满盘肝脏。它喜欢肝脏。”

“所有的狗都喜欢肝脏，”鲁滨逊先生说，“我知道——”他望着克里斯平——霍斯汉——“如果我到贝雷斯福特夫妇的家去拜访他们，我可能会被撕成碎片。”

“汉尼巴尔非常尽职尽责，”克里斯平先生说，“它是一条教养良好的看门狗，它决不会忘记这一点。”

“作为治安官员，你当然了解它的感觉。”鲁滨逊先生说。他的眼睛眨个不停。

“你和你丈夫做了一件非常不错的工作，贝雷斯福特太太，”鲁滨逊先生说，“我们感谢你，派克威上校告诉我说你是这件事的开始者。”

“纯属偶然，”图彭丝感到难为情地说，“我——唔——有好奇心。我想找出——某些东西——”

“是的，我猜是这样。现在，也许你对这件案子同样感到很好奇，对吧？”

图彭丝变得越来越难为情，她的话也变得有点没有条理了。

“啊——当然——我的意思是——我确实知道这一切

都是机密——我是说一切都非常隐蔽——而且我们不能问问题——因为你无法告诉我们情况。这我完全理解。”

“正好相反，我正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我，给我提供信息，我会非常感谢。”

图彭丝瞪大眼睛望着他。

“我无法想象——”她停住不说。

“你有张一览表——你丈夫告诉我的。他没有告诉我是张什么一览表。很对。那张表是你的秘密所有物。但是，我也知道忍受好奇心很痛苦。”

他的眼睛又眨了一下。图彭丝突然感到自己很喜欢鲁滨逊先生。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咳了一声，并打开自己的晚会用皮包。

“非常愚蠢，”她说，“事实上，不只是愚蠢，简直是疯狂。”

鲁滨逊很意外地回答说：“‘疯狂，疯狂，整个世界就是疯狂。’汉斯·萨克斯在《迈斯特辛格》——我最喜爱的歌剧——中坐在他的老树下这样说过。他说得真对。”

他接过图彭丝递过来的那张一览表。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大声念，”图彭丝说，“我真的不介意。”

鲁滨逊先生浏览了一遍，然后递给克里斯平。“安格斯，你的声音比我清晰。”

克里斯平先生接过纸片，以令人愉快的男高音清晰地念起来：

"《黑箭》

亚历山大·帕金森

玛丽·乔丹并非自然死亡

牛津与剑桥、陶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凳子

格林——亨——罗

KK

马蒂尔德的肚子

凯恩和埃布尔

特鲁洛夫"

他停下来,望着东道主鲁滨逊先生,而鲁滨逊先生则转过头去对着图彭丝。

"啊,"鲁滨逊先生说,"恭喜你——你一定智力超群。从这些线索一览表完成你的最终发现,真是相当了不起。"

"汤米也很努力。"图彭丝说。

"我是被你唠唠叨叨拖进去的。"汤米说。

"你的调查确实不错。"派克威上校很欣赏地说。

"那人口普查的日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示。"

"你们是才智双全的一对。"鲁滨逊先生说。他又看了图彭丝一眼,并冲她微笑。"我仍然在假定,尽管你没有表露轻率的好奇,但你其实很想知道这件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啊,"图彭丝叫了起来,"你真的要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太好了!"

"这件案子，就像你猜测的那样，部分是从帕金森家开始的，"鲁滨逊先生说，"就是说，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我的曾祖母是帕金森家的人，有些事我是从她那里听来的——"

"那个被认为是玛丽·乔丹的女孩是我们部门的人。她在海军里有些关系——她母亲是奥地利人，所以她本人德语说得很流利。

"你也许知道，你丈夫肯定已经知道了，有份文件不久将会公诸于众。

"现在政治思想的趋势是，基于一时需要作为高度机密的事情，不可能被无限期地保留下去。记录中有些事情，显然应该作为我国历史的一部分公诸于众。

"在未来两三年内，将会有三四本用文件来作证的书出版。

"'燕窝庄园'（这是你现在住的地方在那时的名字）附近发生的事肯定会收进去。

"过去有过泄密事件——在战争期间或可能爆发战争的时期，常有泄密事件。

"有既有威望又极受人称道的政治家，有一两个极具影响力却不善加利用的新闻界巨头，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阴谋反对自己祖国的人。战后，有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是狂热的信徒，并且经常是秘密的共产党活跃分子。更危险的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提出一个与希特勒最后联合的非常'进步'的方案，伪装成'和平爱好者'并使战争很快结束，而赢得了人心。

"事例不胜枚举，幕后活动不新进行。这种情况在以前

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今后还会经常发生：由那些信徒们——还有那些贪图钱财的人，那些企图最终掌权的人所控制的第五纵队仍然很活跃而且很危险。其中有些可以写成有趣的读物。同样的套话一定经常被善意地加以利用：骗子？叛徒？这些全是胡说。那个人决不会这样！绝对可以相信！

“这完全是信用欺诈。是个老掉牙的故事，总是情节相同。

“商业界、军界、政界，莫不如此。这种人常常有一副诚实的面孔——你不得不喜欢、信任，毫无怀疑之处。‘那个人决不会这样！’等等。有些是干这事的天才，就像那个可以在‘里茨’饭店外面卖给你金砖的人一样。

“贝雷斯福特太太，你现在住的那个村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成为某个团体的总部。那是旧世界留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村庄——好人常常住在那里——全是爱国者，从事各种不同的战争工作。一个海军良港——一个英俊年轻的海军中校——出身名门，其父曾任海军上将。一位好医生在那里行医——很受病人们的敬爱——人们都乐于向他倾诉自己的烦恼。仅仅是一般性的开业行医——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曾受过化学武器——毒瓦斯的特殊训练。

“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凯恩先生——有个字母念 K——住在港口边的一所漂亮茅屋中，有特殊的政治思想——不是法西斯分子——噢，不是！为拯救世界和平的思想绝对占主导地位——这种思想在欧洲大陆和许多其他海外国家都很快赢得了信奉者。

“你真正想知道的不是这种事吧，贝雷斯福特太太——但是你首先必须了解背景，极其精心设计的背景。就是玛丽·乔丹被送到那里尽其可能刺探情报的背景。

“玛丽在我这个时代以前出生。我听到她的故事时很佩服她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我很想认识她——她显然很有个性。

“玛丽是她的教名，但她一般被人称为莫利。她干得很好。不幸的是，她年纪轻轻就死了。”

图彭丝一直在望着挂在墙上的一张有点眼熟的画像。那是一个男孩头部的简单素描。

“那——一定是——”

“是的，”鲁滨逊先生说，“那是亚历山大·帕金森。他那时只有十一岁。他是我一个姨婆的孙子。莫利因此才到帕金森家做保姆。那似乎是一个很安全的监视职位，绝不会有人想到——”他停了一下，“它会带来什么。”

“凶手不是——帕金森家的人？”图彭丝问。

“噢，不是，亲爱的。我知道帕金森家的人完全没有卷入。但有其他的人——客人和朋友——那天晚上呆在那里。你的托马斯已经查明，那天晚上是人口普查申报日。凡是在帕金森家住的人的名字都必须跟普通居民一样登记。这些名字中有一个跟案件有密切关系。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当地医生，他的女儿像往常一样来拜访。那晚她带来了两个朋友，要求住在帕金森家。她的朋友没有问题——但后来人们发现她的父亲跟当时村里所进行的所有事情都有密切关系。她自己似乎在几个星期前也帮帕金森家做过庭院工作，

当时正好负责种植指顶花和菠菜的工作。在那个不幸的日子，正是她把指顶花和菠菜叶子混在一起拿到厨房去的。就像有时发生不幸事故一样，所有吃饭的人都中毒了。那个医生解释说，他知道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他在审讯时的证词导致陪审团判决该案为意外事故。实际上，当晚有一杯鸡尾酒意外地从桌子上掉落摔破，却没有引起注意。

“贝雷斯福特太太，也许你对历史本身会重演有兴趣。你被人从银苇丛中射伤，后来那个自称马林斯小姐的女人又试图在你的咖啡中下毒。我知道她其实就是那个不可饶恕的医生的孙女或侄孙女。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她是乔纳森·凯恩的信徒。自然，克里斯平是这样才知道她的事。你家的狗对她也极端不信任，并立即采取行动。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用混棒打老伊萨克的就是她。

“现在，我们必须说到一个更邪恶的人。那个混和仁慈的医生被村里的有些人当作偶像崇拜，但证据表明，似乎就是那个医生最有可能应对玛丽·乔丹的死负责，不过当时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他对科学有广泛的兴趣，有毒药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在细菌学领域做过开拓性工作。六十年后，才真相大白。当时，只有还是小学生的亚历山大·帕金森开始有所察觉。”

“‘玛丽·乔丹并非自然死亡。’”图彭丝轻柔地说，“‘凶乎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她问，“是那个医生发现玛丽·乔丹在干什么吗？”

“不。那个医生没有怀疑过，但有人有感觉。在这之前，她干得非常成功。那位海军中校按计划跟她合作。她送给

他的情报货真价实，而他并不知道那些情报大部分已并不重要——尽管它似乎很重要。他给她的所谓海军计划和秘密，她总是每个假日按照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到伦敦来传送。我想摄政王公园里的玛丽女王花园是一个接头地点——肯辛顿公园的彼得·潘塑像边也是一个接头地点。我们从这些会面和某大使馆的下级职员那里知道了许多东西。

"不过，一切都过去了，贝雷斯福特太太，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派克威上校咳了一下，突然接过话来："但历史会重演，贝雷斯福特太太。大家迟早都会认识到这一点。最近，霍洛圭又有一个核心组织成立。那些知道过去那件事的人又开始活动了。这也许是马林斯小姐回来的原因。某个隐蔽处所又开始启用，并举行秘密聚会。金钱再度变得重要——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鲁滨逊先生又被召到这里来了。而这时，我们的老朋友贝雷斯福特先生来访，并开始给我带来一些非常有趣的情报。这些情报跟我们已经有所察觉的完全一致。背景已经预先准备好。未来则准备由我国某一政治人物来控制和操纵。那是一个既有某种名望又逐日增加皈依者和信徒的人物。信用欺诈又开始了。正直之士——和平爱好者，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哦，不！只是看起来有点像法西斯主义者。给众人带来和平——给合作者以金钱上的报酬。"

"你是说这种事还在继续？"图彭丝瞪大眼睛。

"哦，我们或多或少知道了我们想知道的和必须知道的。而这部分是由于你们两位的贡献——那个摇摆木马的

外科手术给我们更多情报——”

“马蒂尔德!”图彭丝叫道,“我真高兴! 我简直不敢相信。马蒂尔德的肚子竟然这么有用!”

“马真了不起,”派克威上校说,“它们决不会知道自己会不会有用。从特洛伊木马以来就是如此。”

“我希望特鲁洛夫也有帮助,”图彭丝说,“不过,我是说,如果这种事情还会继续下去的话。关于孩子们——”

“不会再继续下去,”克里斯平说,“你不用担心。英国的那个地方很纯洁——蜂窝已经扫除;又可以过平静的生活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人已经把活动转到贝里·圣·埃德门附近去了。我们会照顾好你,所以你根本不必担心。”

图彭丝舒了一口气:“谢谢你告诉我。你知道,我女儿黛波拉经常来住,还带着三个孩子——”

“你不必担心,”鲁滨逊先生说,“顺便问一下,在‘N和M’事件以后,你们是不是领养了那个案件当事人的孩子——那个有‘呆头呆脑大笨鹅’或其他什么童谣书的孩子?”

“贝蒂?”图彭丝说,“是的。她在大学时成绩非常好,现在到非洲去调查当地人的生活——干那类事情去了。有许多年轻人热衷于那种事。她很可爱——也很快乐。”

鲁滨逊先生清清喉咙,站起来。“我提议干杯。感谢贝雷斯福特先生和太太对国家作出的贡献。”

大家热烈地干杯。

“如果可能,我建议再干一杯,”鲁滨逊先生说,“为汉尼巴尔干杯。”

“哦,汉尼巴尔,”图彭丝抚摩着它的头说,“大家都为你

的健康干杯呢。这跟被封为骑士或荣获勋章一样好。我前几天刚看过斯坦利·韦曼的《汉尼巴尔伯爵》。”

“我记得孩提时看过，”鲁滨逊先生说，“‘伤害我哥哥的人就是伤害塔凡纳的人。’是这样吧。派克威，你认为怎么样？汉尼巴尔，我可以拍拍你的肩膀吗？”

汉尼巴尔向他走近一步，让他轻轻拍拍肩膀，并礼貌地摇摇尾巴。

“我特此封你为这个王国的伯爵。”

“汉尼巴尔伯爵，是不是很可爱？”图彭丝说，“你该是一条多么自豪的狗啊！”



汤米和塔彭丝仍在寻求冒险，仍在寻找过去的秘密——早已被人遗忘的过去的危险。



ISBN 7-221-04706-5/I·1040 定价：20.50